

金聖嘆先生手批



大字  
是奉  
三國志演義

上海春明書局印行

8075 (920) 1

第一才子書卷四 聖嘆外書

黃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第四十六回 用奇謀孔明借箭

戲謔黃蓋受刑

周瑜欲斷北軍之糧。明知其斷不成。智也。孔明欲造江東之箭。明知其造不成。亦智也。乃周瑜不斷糧。不能使北軍無糧。而孔明不造箭。却能使江東有箭。則孔明之智爲奇矣。周瑜欲借曹操之刀以殺孔明。早被孔明識破。而孔明借曹操之箭以與周瑜。却使周瑜不知。則孔明之智爲尤奇矣。十日之限。已可畏。偏要縮至三日。三日之限。已甚危。偏又放過兩日。令讀者閱至第三日之夜。爲孔明十分着急。十分擔憂。幾於水盡山窮。徑斷路絕。而不意奏功。俄頃報命。一朝真乃妙事。妙文。

借箭之計。其利有三。使東吳得十萬箭之用。一利也。既得十萬箭之用。而又省造十萬箭之費。是以二十萬箭之利。與江東也。二利也。我有所得。則利在我。我縱無所得。而使敵有所失。則利亦在我。今我得十萬箭之用。省造十萬箭之費。而又令曹軍有十餘萬箭之失。是以三十餘萬箭之利。與江東也。三利也。在孔明不過施一小計耳。而其利至於如此。真不愧軍師之稱哉。

孔明用計之妙。善於用借。破北軍者。既借江東之兵。而助江東者。卽借北軍之箭。是借

於東。又借於北也。取箭者。既借魯肅之舟。而疑操者。復借一江之霧。是借於人。又借於天也。兵可借。箭可借。於是乎。東風亦可借。荊州亦無不可借矣。周瑜以蔡瑁張允之假書。賺曹操。而曹操卽以蔡中蔡和之假降。賺周瑜。此相報之巧也。曹操以二蔡之詐。降賺周瑜。而周瑜卽假二蔡之詐。降賺曹操。又相報之巧也。乃蔡瑁張允實實未嘗叛曹操。而操誤信其事。蔡和明明是來降周瑜。而周瑜已知其非。則操之巧。不如瑜。操使游說之客於敵國。適以殺吾軍得力之人。瑜納詐降之將於彼軍。遂借以通我將。詐降之信。則瑜之巧。過於操。兩智相欺。兩詐相敵。寫來真足動心悅目。

孔明掌中之字。與周瑜掌中之字。不約而同。此合掌文字也。又參之以黃蓋之言。是三人之文。皆爲合掌矣。孔明新野之火。與博望之火。大同小異。此重複文字也。又將繼之以赤壁之火。是一人之文。而三番重複矣。然必文如公瑾。方許其合掌。文如孔明。方不厭其重複。每怪今人作文。動手便合。落筆便重。彼此只是一般。前後更無添換。則何不取周瑜孔明之文。而讀之耶。

黃蓋苦肉之計。苟非黃蓋之所自願。此豈周瑜之所能使哉。周瑜深欲用此計。而恨未得黃蓋之一人。惟黃蓋真能舍此身而後可行。苦肉之一計耳。作者於此。不是寫周瑜。

之智。止是寫黃蓋之忠。亦只是寫黃蓋之忠。不是寫黃蓋之智。周瑜反間之謀。只好黑夜裏騙蔣幹。黃蓋苦肉之計。偏要白日裏瞞衆人。蓋不瞞衆人。恐瞞不得曹操也。曹操之殺蔡張。是真周瑜偏識二蔡之降。爲假黃蓋之忤周瑜。是假二蔡已信周瑜之怒。爲真蓋欲瞞曹操。又必須先瞞二蔡也。乃衆人可瞞。二蔡可瞞。曹操可瞞。而獨孔明必不可瞞。不但公瑾不能瞞孔明。而孔明反囑子敬。以瞞公瑾。則孔明之智。又高於公瑾數頭。

吾嘗觀黃蓋苦肉之計。而嘆其計之行。亦有天意焉。蓋此計之可慮者有三。使黃蓋受棒太毒。而至於死。雖捐軀而無補於國事。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一可慮也。使衆將不知有憤激而生變者。則弄假成真。未圖彼軍而先致我軍之叛。二可慮也。又使曹操懲於蔣幹之被欺。拒蓋之降而不納。則黃蓋徒然受刑。周瑜枉自裝喬。適爲曹操所笑。三可慮也。乃黃蓋不死。諸將不叛。曹操不疑。而周郎竟以此成功。豈非天哉。

却說魯肅領了周瑜言語。逕來舟中相探孔明。孔明接入小舟對坐。肅曰：連日措辦軍務。有失聽教。孔明曰：便是。亮亦未與都督賀喜。妙奇肅曰：何喜。孔明曰：公瑾使先生來探亮。知也。不知便是這件事。可賀喜也。妙在不等他開口先自說出不嚇想黑化之事孔明早已知之矣



得魯肅失色問曰先生何由知之孔明曰這條計只好弄蔣幹曹操雖被一時瞞過必然便省悟只是不肯認錯耳隔江之事孔明又已知之矣今蔡張二人既死江東無患矣如何不賀喜吾聞曹操換毛玠于禁爲水軍都督在這兩個手裏好歹送了水軍性命爲後文赤壁伏線魯肅聽了開口不得蔣幹見周瑜開口不得魯肅見孔明亦開口不得把些言語支吾了半晌別孔明而回孔明囑曰望子敬在公瑾面前勿言亮先知此事公瑾要誦孔明孔明又恐公瑾心懷妒忌又要尋事害亮魯肅應諾而去回見周瑜把上項事只得實說了寫魯肅忠厚瑜大驚曰此人決不可留吾決意斬之肅勸曰若殺孔明却被曹操笑也寫魯肅忠厚瑜曰吾自有公道斬之教他死而無怨前欲使曹操殺之此直欲自殺之肅曰何以公道斬之瑜曰子敬休問來日便見妙在不即說出次日聚衆將於帳下教請孔明議事孔明欣然而至坐定瑜問孔明曰即日將與曹軍交戰水路交兵當以何兵器爲先孔明曰大江之上以弓箭爲先此語反是明說出妙瑜曰先生之言甚合愚意但今軍中正缺箭用敢煩先生監造十萬枝箭以爲應敵之具此係公事先生幸勿推却前使周瑜今使造箭前要斬權是周瑜自說今要用箭却待孔明先說妙甚孔明曰都督見委自當效勞敢問十萬枝箭何時要用瑜曰十日之內可完辦否限期已促矣孔明曰操軍即日將至若候

十日必誤大事

不以爲怪反以爲極奇妙

瑜曰先生料幾日可完辦孔明曰只消三日便可拜

納十萬枝箭

不惟不積寬期反欲自已立限真奇妙絕

瑜曰軍中無戲言孔明曰怎敢戲都督願納軍令

狀三日不辦甘當重罰

受罰不待明瑜說編是孔明自說其妙

瑜大喜喚軍政司當面取了文書置酒

相待曰待軍事畢後自有酬勞

不說罰編說酬其妙孔明曰今日已不及來日造起至第三

日可差五百小軍到江邊搬箭

已算定飲了數杯辭去魯肅曰此人莫非詐乎

瑜曰他自送死非我逼他今明白對衆要了文書他便兩脅生翅也飛不

去飛知乃是萬古我只分付軍匠人等教他故意遲延凡應用物件都不與齊備如

此必然誤了日期那時定罪有何理說全編讀者至此當爲孔明着急公今可去探他虛實却來回

報肅領命來見孔明孔明曰吾曾告子敬休對公瑾說他必要害我不想子

敬不肯爲我隱諱今日果然又弄出事來三日內如何造得十萬箭子敬只

得救我

不知者謹至此又爲孔明着急

肅曰公自取其禍我如何救得你孔明曰望子敬借我二十

隻船每船要軍士三十人船上皆用青布爲幔各束草千餘個分佈兩邊吾

別有妙用

箭料其奇不知如何造法

第三日包管有十萬枝箭妙奇只不可又教公瑾得知若彼

知之吾計敗矣

此却是切囑

肅應諾却不解其意回報周瑜果然不提借箭之事

不痛不癢是若實處今不忍不痛問是忠厚感

只言孔明並不用箭竹翎毛膠漆等物自有道理瑜大疑曰且

看他三日後如何回覆我却說魯肅私自撥輕快船二十隻各船三十餘人

并布幔束草等物盡皆齊備候孔明調用第一日却不見孔明動靜放過第一日第

二日亦只不動又放過第二日至第三日四更時分放過兩日至第三日又四更時分數到沒去處矣孔明密請魯肅到船

中肅問曰公召我何意孔明曰特請子敬同往取箭正不知箭在何處奇甚肅曰何處去取

孔明曰子敬休問前去便見與周瑜對子敬語同遂命將二十隻船用長索相連徑望北岸

進發是夜大霧漫天長江之中霧氣更甚對面不相見此是預先算定孔明促舟前進

果然是好大霧前人有篇大霧垂江賦曰

大哉長江西接岷峨南控三吳北帶九河匯百川而入海歷萬古以揚波

至若龍伯海若江妃水母長鯨千丈天蜈九首鬼怪異類咸集而有蓋夫

鬼神之所憑依英雄之所戰守也時而陰陽既亂昧爽不分訝長空之一

色忽大霧之四屯雖輿薪而莫覩惟金鼓之可聞初若溟濛纔隱南山之

豹漸而充塞欲迷北海之鯤然後上接高天下垂厚地渺乎蒼茫浩乎無

際鯨鯢出水而騰波蛟龍潛淵而吐氣又如梅林收溽春陰釀寒溟溟漠

摸浩浩漫漫。東失柴桑之岸。南無夏口之山。戰船千艘。俱沉淪于巖壑。漁舟一葉。驚出沒于波瀾。甚則穹昊無光。朝陽失色。返白晝爲昏黃。變丹山爲水碧。雖大禹之智。不能測其淺深。離婁之明。焉能辨乎咫尺。于是馮夷息浪。屏翳收功。魚鼈遁跡。鳥獸潛蹤。隔斷蓬萊之島。暗闔閭之宮。恍惚奔騰。如驟雨之將至。紛紜雜沓。若寒雲之欲同。乃能中隱毒蛇。因之而爲瘴癘。內藏妖魅。憑之而爲禍害。降疾厄于人間。起風塵于塞外。小民遇之。大傷大人。觀之感慨。蓋將返元氣于洪荒。混天地爲大塊。

當夜五更時候。

三日之

船已近曹操水寨。孔明教把船隻頭西尾東。一帶擺開。

就船上擂鼓吶喊。

眼已滿。取箭之法甚奇。

魯肅驚曰。倘曹兵齊出。如之奈何。孔明笑曰。吾料曹

操于重霧中。必不敢出。吾等只顧酌酒取樂。待霧散便回。

酌酒是實箭。亦是實霧。

却說曹寨

中聽得擂鼓吶喊。毛玠于禁二人慌忙飛報。曹操傳令曰。重霧迷江。彼軍

忽至。必有埋伏。切不可輕動。可撥水軍弓弩手亂箭射之。又差人往旱寨內

喚張遼徐晃各帶弓弩軍三千。火速到江邊助射。

擄東吳江。比及號令到來。毛玠

于禁怕南軍搶入水寨。已差弓弩手在寨前放箭。

先是一起

少頃旱寨內弓弩手

比及號令到來。毛玠

亦到。又是一起送箭的約一萬餘人盡皆向江中放箭。箭如雨發。孔明教把船回頭。東尾

西逼近水寨受箭。彼送來我受之一面擂鼓吶喊。待至日高霧散。孔明令收船急回。二

十隻船兩邊束草上排滿箭枝。不消箭枝孔明令各船上軍士齊聲叫曰：謝丞

相箭。曹操這具來申孔明則萬領謝帖交與極難極比及曹操寨內報知曹操時。這裏船輕水急。已放回二十

餘里。追之及不。曹操懊悔不已。却說孔明回船。謂魯肅曰：每船上箭約五六

千矣。不費江東半分之力。已得十萬餘箭。明日即將來射曹軍。却不甚便。此是

肅曰：先生真神人也。何以知今日如此大霧？孔明曰：為將而不通天文。不

識地理。不知奇門。不曉陰陽。不看陣圖。不明兵勢。是庸才也。天文一句是主下幾句暗說亮于三

日前已算定。今日有大霧。因此敢任三日之限。曹操正噴在孔明雲霧中公瑾教我十日完辦

工匠料物。都不應手。將這一件風流罪過。明是要殺我。我命係于天。公瑾焉

能害我哉？此時孔明說破魯肅拜服。船到岸時。周瑜已差五百軍在江邊等候搬箭。孔

明教于船上取之。可得十萬餘枝。都搬入中軍帳交納。魯肅入見周瑜。備說

孔明取箭之事。瑜大驚。慨然嘆曰：孔明神機妙算。吾不如也。後人有詩讚曰：

一天濃霧滿長江。遠近難分水渺茫。驟雨飛蝗來戰艦。孔明今日服周郎。

少頃孔明入寨見周瑜瑜下帳迎之稱羨曰先生神算使人敬服孔明曰詭

譎小計何足爲奇

自謙處正

瑜邀孔明入帳共飲瑜曰昨吾主遣使來催督進兵

瑜未有奇計願先生教我

前問用何兵器是假問今問用何計策是真問

孔明曰亮乃碌碌庸才安有妙計瑜

曰某昨觀曹操水寨極其嚴整有法非等閒可攻思得一計不知可否先生

幸爲我一決之孔明曰都督且休言各自寫於手內看同也不同瑜大喜教

取筆硯來先自暗寫了却送與孔明孔明亦暗寫了兩個移近坐榻各出掌

中之字互相觀看皆大笑

八十三萬大軍已書於兩人掌中矣

原來周瑜掌中字乃一火字孔明掌中

亦一火字

以箭射船是金銀木以火燒兵是火社命○二火相合則成雖非難看而也周郎正當見孔明相附隨而成功

瑜曰既我二人所見相同更無疑矣

幸勿漏泄孔明曰兩家公事豈有漏泄之理吾料曹操雖兩番經我這條計

又將博望新野事一提

然必不爲備今都督儘行之可也

操成料之于陸不能料之于水

飲罷分散諸將皆不知其

事却說曹操平白折了十五六萬箭

江東得箭十餘萬曹操失箭十五六萬蓋大牛射在船上小牛射落水

中矣若曹操亦擊擊只失百十萬箭不惟無此等文力却此等事也

中氣悶荀攸進計曰江東有周瑜諸葛亮二人用計急切難破可差人去東

吳詐降爲奸細內應以通消息方可圖也操曰此言正合吾意汝料軍中誰

可行此計攸曰蔡瑁被誅蔡氏宗族皆在軍中瑁之族弟蔡中蔡和現爲副

將丞相可以恩結之。差往詐降。東吳必不見疑。

二無詐降以殺兄為名使人易信

操從之。當夜密喚

二人入帳。囑付曰：汝二人可引些少軍士去東吳詐降。但有動靜，使人密報。

事成之後，重加封賞。休懷二心。二人曰：吾等妻子俱在荊州，安敢懷二心。丞

相勿疑。

曹操之不疑者在此。此間論之不信者亦在此。

某二人必取周瑜諸葛亮之首獻於麾下。

正與前文取人頭之首相應。

操厚

賞之。次日二人帶五百軍士

病幹許說客只帶一小童。恐有細作乃有五百軍士。

駕船數隻，順風望着南岸來。且

說周瑜正理會進兵之事，忽報江北有船來到江口，稱是蔡瑁之弟蔡中、蔡

和特來投降。瑜喚入二人，哭拜曰：吾兄無罪，被曹賊所殺。吾二人欲報兄仇，

特來投降。

殺蔡瑁者周瑜也。欲報兄仇則不當投降矣。

望賜收錄，願為前部。瑜大喜。

大喜者非喜其真降，正喜其詐降也。

重賞二人，即

命與甘寧引軍為前部。二人拜謝，以為中計。瑜密喚甘寧分付曰：此二人不

帶家小，非真投降。

正與二蔡對曹操語相應。

乃曹操使來為奸細者。吾今欲將計就計，教他通

報消息。

為黃蓋伏線。

汝可懇懇相待，就裏隄防。至出兵之日，先要殺他兩個祭旗。

後文事先

此子汝切須小心，不可有誤。甘寧領命而去。魯肅入見周瑜，曰：蔡中、蔡和之降，

多應是詐，不可收用。

此非高警慮非從，正是驚警慮也。

瑜叱曰：彼因曹操殺其兄，欲報仇而來降，何

詐之有。你若如此多疑，安能容天下之士乎。

蔡中、蔡和即史詐。

肅默然而退，乃往告孔明。

孔明笑而不言。明更難肅曰：孔明何故哂笑？孔明曰：吾笑子敬不識公瑾用計。

耳。大江遠隔，細作極難。往來操使，蔡中、蔡和詐降，竊探我軍中事。公瑾將計

就計，正要他通報消息。一二都說兵不厭詐，公瑾之謀是也。非顯看替者所肅方纔省悟，

却說周瑜夜坐帳中，忽見黃蓋潛入軍中。來見周瑜，問曰：公覆夜至，必

有良謀見教。蓋曰：彼衆我寡，不宜久持，何不用火攻之？孔明公瑾軍中之瑜曰：誰教

公獻此計？前此孔明句編淨令以此一蓋曰：某出自己意，非他人之所教也。非非及否瑜曰：吾

正欲如此，故留蔡中、蔡和詐降之人，以通消息。但恨無一人爲我行詐降計

耳。白次中人詐降故深喜敵人來詐降及蓋曰：某願行此計。瑜曰：不受些苦，彼如何肯信？與上作苦

苦肉計，則江東之萬幸也。苦肉計則江東之萬幸也蓋曰：某死亦無怨，遂謝而出。次日，周瑜

鳴鼓大會，諸將於帳下。孔明亦在坐。周瑜曰：操引百萬之衆，連絡三百餘里，

非一日可破。今令諸將各領三個月糧草，準備禦敵。下文說敵只在一月言未訖，黃

蓋進曰：莫說三個月，便支三個月糧草，也不濟事。若是這一個月能破，便破

若是這一個月不能破，只可依張子布之言，棄甲倒戈，北面而降之耳。說破降爲詐

耳。說破降爲詐



曹文表語

周瑜勃然變色大怒曰吾奉主公之命督兵破曹敢有再言降者必斬

將前文

今兩軍相敵之際汝敢出此言慢我軍心不斬汝首難以服衆喝左右

將黃蓋斬訖報來引知在將必斬蓋亦怒曰吾自隨破虜將軍縱橫東南已歷三世

那有汝來前設降曹與張昭相應此以瑜大怒喝令速斬意裝此花而甘寧進前告曰公覆乃東吳

舊臣望寬恕之瑜喝曰汝何敢多言亂吾法度先叱左右將甘寧亂棒打出

且記罪破曹之後斬亦未遲瑜怒未息感裝衆官苦苦哀求瑜曰若不看衆官

面皮決須斬首今且免死命左右拖翻打一百脊杖以正其罪隔夜商量主衆官

又告免瑜推翻案桌叱退衆官喝教行杖感裝將黃蓋剝了衣服拖翻在地打

了五十脊杖衆官又復苦苦求免瑜躍起指蓋曰汝敢小覷我耶王對那有汝來一

且寄下五十棍再有怠慢二罪俱罰恨聲不絕而入帳中此時苦肉計已畢若不有此餘衆

官扶起黃蓋打得皮開肉綻鮮血迸流扶歸本寨昏絕幾次動問之人無不

下淚魯肅也往看問了來至孔明船中謂孔明曰今日公瑾怒責公覆我等

皆是他部下不敢犯顏苦諫先生是客何故袖手旁觀不發一語

在魯肅口中補寫孔明通關光景

孔明笑曰：子敬欺我。不以者實梓子敬却以虛覺持子敬早疑是出耶仲來相試也肅曰：肅與先生渡江以來，未嘗一事相

欺。今何出此言？孔明曰：子敬豈不知公瑾今日毒打黃公覆，乃其計耶？如何

要我勸他。甘冒知之而勸動亦是詐孔明知之而不動不動是真肅方悟，孔明曰：不用苦肉計，何能瞞過曹操？今必

令黃公覆去詐降，却教蔡中、蔡和報知其事矣。見切子敬見公瑾時，切勿言亮

先知其計，只說亮也，埋怨都督便了。公瑾瞞不得孔明孔明知又瞞公瑾妙肅辭去，入帳見周瑜，瑜邀入

帳後，肅曰：今日何故痛責黃公覆？瑜曰：諸將怨否？肅曰：多有心中不安者，瑜

曰：孔明之意若何？肅曰：他也埋怨都督忒薄情。瑜笑曰：今番須瞞過他也。反被

肅曰：何謂也？瑜曰：今日痛打黃蓋，乃計也。吾欲令他詐降，先須用苦肉計。

他所謂也瞞過曹操，就中用火攻之，可以取勝。前言二條之降非詐是欺子敬今言黃蓋之打非真却不瞞子敬肅乃暗思：孔明之高

見，却不敢明言。出耶不瞞了敢耶知子敬反瞞焉耶且說黃蓋臥於帳中，諸將皆來動問，蓋不言語，但

長吁而已。忽報參謀闕澤來問，蓋令請入臥內，叱退左右。闕澤曰：將軍莫非

與都督有仇？蓋曰：非也。澤曰：然則公之受責，莫非苦肉計乎？不用黃蓋說明先蓋曰：

何以知之？澤曰：某觀公瑾舉動，已料着八九分。惟孔明便識得十分蓋曰：某受吳侯三世厚

恩，無以爲報，故獻此計，以破曹操。肉雖受苦，亦無所恨。吾遍觀軍中無一人

可爲心腹者。惟公素有忠義之心。敢以心腹相告。澤曰。公之告我。無非要我。獻詐降書耳。又不用黃蓋說明先蓋曰。實有此意。未知肯否。闕澤欣然領諾。正是

勇將輕身思報主。謀臣爲國有同心。

未知闕澤所言若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四十七回 闕澤密獻詐降書

龐統巧授連環計

欺庸人易欺。奸雄難黃蓋受杖。猶可不死於杖。闕澤獻書。宜其必死於書。而卒能不死。而成功者。以得說奸雄之法也。說奸雄之法。與說英雄之法。皆不當用順而常用逆。英雄所自負者義耳。張遼之說關公。妙在責其輕死之非。義奸雄所自負者智耳。闕澤之說曹操。妙在笑其料事之不明。所謂用逆而不用順者也。若使遼而甘言卑說。則公之拒愈峻。若使澤而伏地陳乞。則澤之死愈速矣。前卷寫甘甯。此卷寫闕澤。而極寫闕澤。必先極寫曹操。不寫曹操之奸。不顯闕澤之巧。若彼不知爲苦肉計。而欺之不難。惟彼既知爲苦肉計。而欺之爲難也。彼不知爲詐降書。而中之不足奇。惟彼既知爲詐降書。而我終能中之爲奇也。計雖巧。而無行計之人。則亦拙計。雖庸而有行計之人。則不庸耳。

蔡和蔡中之詐降。兩人同來者也。黃闕二人之詐降。妙在一來而一未來。二蔡之詐降。竟以身來而不必先以書來者也。黃蓋之詐降。妙在身不來而書來。二蔡之詐降。來而不返者也。闕澤之詐降。妙在速返。又妙在初時不肯復返。而次後乃欲速返。一似速返。則得返。不速返。則不得返者。一般是降。却有幾樣降法。一般是詐。却有幾樣詐法。愈出愈幻。非復讀者意計之所及。

文章之妙。有各不相照者。二蔡現在。而黃蓋之降。書初不煩。二蔡爲誦。闕澤渡江。而二蔡之報信。不卽使闕澤爲寄。文章之妙。又有各不相照。而暗暗相照者。黃蓋但以其謀告闕澤。而闕澤獻降書之後。忽然添出一甘甯。闕澤未以其謀告甘甯。而甘甯欺二蔡之言。有如關會乎。闕澤寫來。真是變幻可喜。禦戰船之法。有彼方連。而我利其斷者。有彼方斷。而我利其連者。黃祖之舟。以大索相連。衝之不能入。甘甯以刀斷之。而纜纜遂橫。此則利其斷也。曹操之舟。散而不聚。燒之不能盡。龐統以環連之。而火攻始便。此則利其連也。兵法變化無窮。孫臏以減竈勝。而虞翊又以增竈勝。隨機而應。豈可執一論哉。連環計。一見於王允。再見於龐統。前之環。虛名也。後之環。實事也。王充以貂蟬雙鎖。董

呂二人如環之交互相連故名連環耳。每見近日演連環計者乃作呂布以玉連環贈與貂蟬此又是傳奇平空粧點出來豈連環命名之意乎。若龐統則不然實實以鐵連環鎖操船與取名連環者不同前以貂蟬爲環止有一環後以鐵環爲環乃有無數連環前虛後實前少前多各極其妙。

北兵多病而龐統以連環之方治之此藥母乃太毒乎雖然賣毒藥者不獨一龐統也黃蓋闕澤皆是也蓋之藥甚苦澤之藥甚甘統之藥甚辣合苦者甘者辣者共成一劑毒藥然後周郎煎之以火孔明扇之以風而八十三萬大軍遂無一人有起色矣。

却說闕澤字德潤會稽山陰人也家貧好學嘗借人書來看看過一遍便不遺忘。口才辨給少有膽氣。謂氣從膽書得來孫權召爲參謀與黃蓋最相善。百忙中略述闕澤生平不煩不略蓋

知其能言有膽故欲使獻詐降書澤欣然應諾曰大丈夫處世不能立功建業不幾與草木同腐乎公既捐軀報主澤又何惜微生。其子大有膽氣可見無膽氣者必不是能濟苦人黃蓋浪下牀來拜而謝之。黃蓋拜闕澤正與闕澤并黃蓋相對澤曰事不可緩即今便行蓋曰書已修下了。極高

而文字又省筆澤領了書只就當夜扮作漁翁。以著作翁以爲作賊而以八十三萬大軍爲魚也駕小舟望北岸而行是夜

寒星滿天。開筆點綴得妙三更時候。半夜扁舟機密之至早到曹軍水寨巡江軍士拏住連夜報知曹

操曰：莫非是奸細麼？軍士曰：「只一漁翁，自稱是東吳參謀，闕澤有機密事來見操，便教引將入來。」軍士引闕澤至，只見帳上燈燭輝煌。曹操憑几危坐，問曰：「汝既是東吳參謀，來此何幹？」澤曰：「人言曹丞相求賢若渴，今觀此問，甚不相合。」黃公覆曰：「汝又錯尋思了也。」開口便用反義語妙操曰：「吾與東吳旦夕交兵，汝私行到此，如何不問？」澤曰：「黃公覆乃東吳三世舊臣，今被周瑜於衆將之前，無端毒打，不勝忿恨，因欲投降丞相，爲報讎之計，特謀之於我。我與公覆情同骨肉，徑來爲獻密書，未知丞相肯容納否？」操曰：「書在何處？」闕澤把書呈上。操拆書，就燈下觀看，書略曰：

蓋受孫氏厚恩，本不當懷二心。此二句妙在先說然以今日事勢論之，用江東六郡之卒，當中國百萬之師，衆寡不敵，海內所共見也。東吳將吏，無論智愚，皆知其不可。周瑜小子，褊懷淺戇，自負其能，輒欲以卵敵石，兼之擅作威福，無罪受刑，有功不賞，蓋係舊臣，無端爲所摧辱，心實恨之。伏聞丞相誠心待物，虛懷納士，蓋願率衆歸降，以圖建功。雪恥糧草軍仗，隨船獻納。用計專在此二句泣血拜白，萬勿見疑。

曹操於几案上翻覆將書看了十餘次忽然拍案張目大怒曰黃蓋用苦肉計令汝下詐降書就中取事却敢來戲侮我耶二人機謀被他明道破者至此以黃蓋為文以關澤為文便教左右推出斬之左右將關澤簇下令讀者急殺澤面不改容仰天大笑寫關澤有膽操教牽回叱曰

吾已識破奸計汝何故哂笑澤曰吾不笑你吾笑黃公覆不識人耳笑黃公覆正是笑其黃公覆不識人耳

笑以笑黃公覆寫關澤真是能者操曰何不識人澤曰殺便殺何必多問寫關澤真有膽操曰吾自幼熟讀兵

書深知奸偽之道汝這條計只好瞞別人如何瞞得我奸婦白澤曰你且說書

中那件事是奸計操曰我說出你那破綻教你死而無怨你既是真心獻書

投降如何不明約幾時如今你有什么理說關澤待曹操問的說言說成亦關澤聽罷大笑曰

虧汝不惶恐敢自誇熟讀兵書還不及早收兵回去倘若交戰必被周瑜擒

矣無學之輩可惜吾屈死汝手自負有智偏才笑他無學純用反激語妙操曰何謂我無學澤曰汝不識機

謀不明道理豈非無學妙在不即說操曰你且說我那幾般不是處澤曰汝無待賢

之禮吾何必言但有死而已妙在不肯說操曰汝若說得有理我自自然敬服正恐逼他說此一句然後說耳

澤曰豈不聞昔主作竊不可定期倘今約定日期急切下不得手這裏反來

接應事必泄漏但可觀便而行豈可預期相訂乎汝不明此理欲屈殺好人

真無學之輩也。

高蘭澤原是沈慶者人。○方見孔明激孫權激周瑜又見關澤曹激操愈出愈奇。

操聞言改容下席而謝曰某見事不明

誤犯尊威幸勿掛懷。

惟聰明人能轉弱亦能強。○人偏看弱耳。既已道破又被騙過。

澤曰吾與黃公覆傾心投降如嬰兒之

望父母豈有詐乎操大喜曰若二人能建大功他日受爵必在諸人之上澤

曰某等非爲爵祿而來實應天順人耳。

先罵後說罵則極其罵則極其說。

操取酒待之少頃有人入

帳於操耳邊私語操曰將書來看其人以密書呈上操觀之顏色頗喜闕澤

暗思此必蔡中蔡和來報黃蓋受刑消息操故喜我投降之事爲真實也。

妙在曹操

不才關澤亦不問大家心裏明白如蔣幹在周瑜帳中離間外人語一假一真各各入妙。

操曰煩先生再回江東與黃公覆約定先通消息過

江吾以兵接應。

可見不善

澤曰某已離江東不可復還望丞相別遣機密人去。

去竟似干真萬真。操曰若他人去事恐泄漏澤再三推辭良久乃曰若去則不可久停便

當行矣。

妙在欲洩去又似千真萬真。

操賜以金帛澤不受辭別出營再駕扁舟重回江東來見黃

蓋細說前事蓋曰非公能辯則蓋徒受苦矣。

黃蓋捨身關澤掉舌然關澤亦惟能捨身故能掉舌耳不似今人之不肯捨身但能掉舌也。

澤曰吾

今去甘寧寨中探蔡和蔡中消息。

先在曹操座中識得再向甘寧寨裏看來前後緊密相接。

蓋曰甚善澤至寧寨寧接

入澤曰將軍昨爲救黃公覆被周公瑾所辱吾甚不平。

妙在反言以試之。寧笑而不答。

正話間蔡和蔡中至澤以目送甘寧。

甘寧以笑關澤以目以試之。寧會意乃曰周

解人兵者與關澤會意也不答者關着二蔡也。

正話間蔡和蔡中至澤以目送甘寧。



公瑾只自恃其能全不以我等爲念我今被辱羞見江左諸人說罷咬牙切

齒拍案大叫像一個澤乃虛與寧耳邊低語寧低頭不言長嘆數聲兩個都無聲蔡

和蔡中見寧澤皆有反意以言挑之曰將軍何故煩惱先生有何不平了來澤

曰吾等腹中之苦汝豈知耶妙在假蔡和曰莫非欲背吳投曹耶蔡和此時闕澤失

色甘寧拔劍而起曰吾事已爲窺破不可不殺之以滅口一個失驚一個作怒各蔡和

蔡中慌曰二公勿憂吾亦當以心腹之事相告了又來寧曰可速言之蔡和曰吾

二人乃曹公使來詐降者二公若有歸順之心吾當引進關他兩個自改寧曰汝言

果眞乎妙在詐二人齊聲曰安敢相欺寧佯喜曰若如此是天賜其便也前已寫過

果寫甘寧故一語二蔡曰黃公覆與將軍被辱之事吾已報知丞相矣不打自招正與關澤於

澤曰吾已爲黃公覆獻書丞相今特來見與竊相約同降耳此處方用寧曰大丈夫

既遇明主自當傾心相投將假假相投此又於是四人共飲同論心事二蔡即時

寫書密報曹操說甘寧與某同爲內應闕澤另自修書遣人密報曹操妙在各

書中具言黃蓋欲來未得其便但看船頭插青牙旗而來者卽是也爲後文亦

却說曹操連得二書心中疑惑不定聚衆謀士商議曰江左甘寧被周瑜所

辱願爲內應黃蓋受責令闕澤來納降俱未可深信寫實操奸情誰敢直入周瑜寨

中探聽實信不是又使一個人去那得又引一個人來蔣幹進曰某前日空往東吳未得成功深懷慚愧今

願捨身再往務得實信回報丞相操大喜即時令蔣幹上船幹駕小舟徑到

江南水寨邊將幹第一番渡江只說兩個水軍都督第二番渡江却說了八十三萬大軍便使人傳報周瑜聽得幹又到大喜曰吾

之成功只在此人身上遂囑付魯肅請龐士元來爲我如此如此前番送去一封假書今番又要送去一個

人數原來襄陽龐統字士元因避亂寓居江東魯肅曾薦之於周瑜統未及往

見瑜先使肅問計於統曰破曹當用何策統密謂肅曰欲破曹兵須用火攻

伏龍鳳雛所見略同又是一期合掌文字矣但大江面上一船着火餘船四散除非獻連環計教他釘作一

處然後功可成也曹操作他練兵以名玄武誰知遇着連環則爲勾陳必着火攻則爲朱雀平肅以告瑜瑜深服其論因謂肅曰爲

我行此計者非龐士元不可肅曰只怕曹操奸猾如何去得周瑜沉吟未決

正尋思沒個機會忽報蔣幹又來實得機巧稱幹之功不小瑜大喜一面分付龐統用計一面

坐於帳上使人請幹幹見不來接心中疑慮教把船於僻靜岸口繫纜乃入

寨見周瑜瑜作色曰子翼何故欺我太甚前番說數有書欺之妙今番變面有變面之妙實得周瑜真是可愛蔣幹笑曰吾想

與你乃舊日弟兄特來吐心腹事何言相欺也瑜曰汝要說吾降除非海枯

石爛前番吾念舊日交情請你痛飲一醉留你共榻你却盜吾私書不辭而去歸報曹操殺了蔡瑁張允致使吾事不成正該與他反去今日何故又來必不懷好意吾不看舊日之情一刀兩段正要用他反去本來送你過去爭奈吾一二日問便要破曹操待留你在軍中又必有泄漏他絕妙機變便教左右送子翼往西山庵中歇息待吾破了曹操那時渡你過去未遲若不見他渡江蔣幹再欲開言周瑜已入帳後去了左右取馬與蔣幹乘坐送到西山背後小庵歇息撥兩個軍人伏侍幹在庵內心中憂悶寢食不安是夜星露滿天與關公連江時一箭放致獨步出庵後只聽得讀書之聲信步尋去見山巖畔有草屋數椽內射燈光在水邊一在山邊各有開地獨步出庵幹往窺之只見一人挂劍燈前誦孫吳兵書幹思此必異人也叩戶請見其人開門出迎儀表非俗幹問姓名答曰姓龐名統字士元幹曰莫非鳳雛先生否統曰然也在三十四卷出名却於此處方纔出現幹喜曰久聞大名今何僻居此地答曰周瑜自恃才高不能容物吾故隱居於此龐統燈下之語與周瑜紙中之言一是一是公乃何人幹曰吾蔣幹也統乃邀入草庵共坐談心幹曰以公之才何往不利如肯歸曹幹當引進統曰吾亦欲離江東久矣公既有引進之心即今便當一行如遲則周瑜

聞之必將見害

甘肅關漢二蔡廟統又驕弄幹都是一片假話將後正復相對

於是與幹連夜下山至江邊尋着原來船

隻飛棹投江北既至操寨幹先入見備述前事操聞鳳雛先生來

只道鳳雛後來那知却是火老鴉

親自出帳迎入分賓主坐定問曰周瑜年幼恃才欺衆不用良謀操久聞先

生大名今得惠顧乞不吝教誨

曹操見關澤則前倨而後恭見關統則前後俱恭妙在相類而相反

統曰某素聞丞相用兵有

法今願一觀軍容

聞開而來

操教備馬先邀統同觀旱寨統與操並馬登高而望統

曰傍山依林前後顧盼出入有門進退曲折雖孫吳再生穰苴復出亦不過

此矣

先以美言誘之似更無計之可取

操曰先生勿得過譽尙望指教於是又與同觀水寨見向南

分二十四座門皆有艨艟戰艦列爲城郭中藏小船往來有巷起伏有序統

笑曰丞相用兵如此名不虛傳

又以美言誘之似更無計之可取○前看旱寨是著此看水寨是主

因指江南而言曰周郎周

郎尅期必亡操大喜回寨請入帳中置酒共飲同說兵機統高談雄辯應答

如流操深敬服慙懃相待

妙在尙不歇只說閑話

統佯醉曰敢問軍中有良醫否

明操問何凡統曰水軍多疾須用良醫治之

方纔說明其意却妙在尙不即說連環時操軍因不服水土

俱生嘔吐之疾多有死者操正慮此事忽聞統言如何不問統曰丞相教練

水軍之法甚妙但可惜不全

關澤見曹操先激而後說關統見曹操先說而後激又妙在相類而相反

操再三請問統曰某有一策



可速進兵。休待周郎知覺。龐統雖別備有許多計詭關操然之。統拜別。至江邊。正欲下船。

忽見岸上一人道。袍竹冠。一把扯住。統曰。你好大膽。黃蓋用苦肉計。闕澤下

詐降書。你又來獻連環計。只恐燒不盡絕。你們把出這等毒手來。只好滿曹

操也。須滿我不得嚇得龐統魂魄飛散。每於終篇故作驚人正是

莫道東南能制勝。誰云西北獨無人。

畢竟此人是誰。且看下文分解。

### 第四十八回 宴長江曹操賦詩

### 鎖戰船北軍用武

前於闕澤賺曹操一段正文之後。又有賺二蔡一段旁文以綴之。今於龐統獻連環一

段正文之後。又有救徐庶一段旁文以綴之。所重在正文。而旁文不重也。然以賺二蔡

帶寫甘甯。不但甘甯一邊不冷落。而又使黃蓋一邊加縮。染以救徐庶。照出馬騰。不但

徐庶一邊不疎漏。而又使馬騰一邊不遺忘。有此天然妙事。湊成天然妙文。固今日作

稗官者。構思之所不能到也。

天下有最失意之事。必有一最快意之事。以為之前焉。將寫赤壁之敗。則先寫其舳艫

千里。旌旗蔽空。將寫華容之奔。則先寫其南望武昌。西望夏口。蓋志不得意。不滿趾不

高氣不揚。則害不甚。而禍不速也。寫吳王者。極寫蓮採之樂。非爲採蓮寫也。爲甬東寫耳。寫竊王者。極寫夜宴之樂。非爲夜宴寫也。爲烏江寫耳。然則曹操之橫槊賦詩。其夫差之採蓮。項羽之夜宴乎。

曹操當橫槊作歌之時。正志得意滿之時也。而其歌曰。憂思難忘。又曰。何以解憂。又曰。憂從中來。何其宜樂而憂耶。蓋樂者憂之所伏。櫓弓之言曰。樂斯陶。陶斯詠。詠斯舞。舞斯愜。愜斯戚。戚斯嘆矣。淳于之諷齊王。亦曰。樂不可極。樂極生悲。是不獨烏鵲南飛。爲南征失利之兆。而卽其醮酒臨江。固知其憂必及之耳。古人亦有善用古人之文者。橫槊之歌。多引風雅之句。而坡公赤壁賦一篇。亦取曹操歌中之意。而用之。其曰。如怨如慕。如泣如訴。卽所謂憂從中來。不可斷絕也。其曰。哀吾生之須臾。卽所謂譬若朝露。去日無多也。其曰。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卽所謂皎皎如月。何時可輟也。取古人之文。以爲我文。亦視其用之何如耳。苟其善用。豈必如今人之杜撰哉。

凡計之妙。欲使敵用我計而敗。必有不用我計而敗者。以擊敵之心。則焦觸張南之敗。是也。吳所以愚操者。連環之計耳。焦觸張南敗於無環之舟。使操知不用連環之不利。而用連環之志愈決矣。凡計之妙。我欲行此計而勝。必有不用此計而亦勝者。以杜敵。

之疑。則韓當周泰之勝是也。吳所欲用者。火攻之計耳。韓當周泰勝以不火之舟。使操知東吳之不必用火。而後之用火。乃爲操所不及料矣。人但知前卷之獻連環。後卷之燒赤壁。爲周郎破曹之事。而此卷則似乎閒文之無當於前後也者。孰知乃前後之關目也耶。

火攻之策。不但孔明公瑾龐統黃蓋之所知。而亦徐庶程昱荀攸之所知也。徐庶不爲操言之。而攸與昱則爲操言之矣。爲操言之。而操亦未嘗不知之矣。知之而終不免於犯之。其故何哉。蓋操知風之不東。而不知風之可借。知火之不利於南。而不知火之可轉於北。有回天之人。而天亦不可知。有助人之天。而人不可知耳。

事有與下文相反者。又有與下文相引者。如操之臨江而歌。瑜之觸風而倒。此與文下相反者也。劉馥以烏鵲之詠爲不祥。周瑜以黃旗之折爲預兆。此與下文相引者也。不相反。則下文之事不奇。不相引。則下文之事不現。可見事之幻文之變者。出人意外。未嘗不在人意中。

却說龐統聞言吃了一驚。急回視其人。原來却是徐庶。徐庶一向冷落至此忽然出現統見是故人心下方定。回顧左右無人。乃曰。你若說破我計。可惜江南八十一州百姓皆



是你送了也。庶笑曰：此間八十三萬人，性命如何？這是兩位菩薩法統曰：元直真欲破

我計耶？庶曰：吾感劉皇叔厚恩，未嘗忘報。曹操送死吾母，吾已說過，終身不

設一謀。又將三十六卷中事一提今安肯破兄良策？只是我亦隨軍在此，兵敗之後，玉石不分

豈能免難？君當教我脫身之術。我即緘口遠避矣。統以幾十萬牛欄馬，今只圖逃却一身矣統笑曰：元直

如此高見遠識，諒此有何難哉？庶曰：願先生賜教，統去徐庶耳。邊略說數句

妙在不敘明庶大喜，拜謝。龐統別却徐庶下船，自回江東。且說徐庶當晚密使近人

去各寨中，暗布謠言。附耳低言之計於此始見次日，寨中三三五五交頭接耳而說：早有探事

人報知曹操說軍中傳言，西涼州韓遂、馬騰謀反，殺奔許都來。二人一向冷淡，於此處提起果有此事，真是快事

即無此事亦是決文操大驚，急聚眾謀士商議曰：吾引兵南征，心中所憂者，韓遂、馬騰耳。軍

中謠言雖未辨虛實，然不可不防。不便信又不得不信言未畢，徐庶進曰：庶蒙丞相收錄，恨

無寸功，報効請得三千人馬，星夜往散關把住隘口。如有緊急，再行報告。不是防兵

却操喜曰：若得元直去，吾無憂矣。散關之上，亦有軍兵，公統領之。目下發三

千馬步軍，命臧霸爲先鋒，星夜前去，不可稽遲。帶了三千人，又帶擊了一個賊，想是火星不照命耳徐庶辭了曹

操，與臧霸便行。此便是龐統救徐庶之計。此處州寫一旬以結上文後人有詩曰：

曹操征南日日憂馬騰韓遂起戈矛鳳雛一語教徐庶正似遊魚脫釣鉤  
曹操自遣徐庶去後心中稍安遂上馬先看沿江旱寨次看水寨乘大船一  
隻於中央上建帥字旗號兩傍皆列水寨船上埋伏弓弩千張操居於上時  
建安十二年冬十一月十五日天氣晴明平風靜浪寫一風字巧操令置酒設樂  
於大船之上吾今夕欲會諸將天色向晚東山月上皎皎如同白日長江一  
帶如橫素練如畫亦操坐大船之上左右侍御者數百人皆錦衣繡袍荷戈執  
戟文武衆官各依次而坐操見南屏山色如畫東視柴桑之境西觀夏口之  
江南望樊山北觀烏林四顧空闊寫江景心中歡喜謂衆官曰吾自起義兵以  
來與國家除凶去害誓願掃清四海削平天下所未得者江南也今吾有百  
萬雄師更賴諸公用命何患不成功耶收服江南之後天下無事與諸公共  
享富貴以樂太平寫曹操願文武皆起謝曰願得早奏凱歌我等終身皆賴丞相  
福蔭操大喜命左右行酒飲至半夜操酒酣遙指南岸曰周瑜魯肅不識天  
時今幸有投降之人爲彼心腹之患此天助吾也寫曹操願荀攸曰丞相勿言恐  
有泄漏寫荀攸等細以操大笑曰座上諸公與近侍左右皆吾心腹之人也言之何

礪不是寫其田馬正是寫其驕盈又指夏口曰劉備諸葛亮汝不料螻蟻之力欲撼泰山何其愚耶

既笑江東又笑其口寫其驕盈之甚願謂諸將曰吾今年五十四歲矣如得江南竊有所喜昔日喬公

與吾至契吾知其二女皆有國色後不料爲孫策周瑜所娶吾今新構銅雀

臺於漳水之上如得江南當娶二喬置之臺上以娛暮年吾願足矣亦知孔明之言不是說謙

之怒亦不是錯怪言罷大笑唐人杜牧之有詩曰

折戟沉沙鐵未消自將磨洗認前朝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

曹操正笑談間忽聞鴉聲望南飛鳴而去只怕是操問曰此鴉緣何夜鳴左右

答曰鴉見月明疑是天曉故離樹而鳴也鴉啼未鳴左操又大笑時操已醉乃取

槩立於船頭上以酒奠於江中滿飲三爵橫槩謂諸將曰吾持此槩破黃巾

擒呂布滅袁術收袁紹深入塞北直抵遼東縱橫天下頗不負大丈夫之志

也對曰計中略也字平雖高其揚志得意滿寫曹操驕盈之甚今對此景甚有慷慨吾當作歌汝等和之歌曰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當歌當字多有誤解者如云對自守歌則非也當非該當之當乃臨當之當耳如響如朝露

去日無多慨當以慷憂思難忘慨字一何以解憂惟有杜康又着一青青子衿

悠悠我心呦呦鹿鳴食野之萍我有嘉賓鼓瑟吹笙皎皎如月何時可輟

憂從中來不可斷絕

又一個憂字箇中對着此對憂字  
道安神生悲已爲後文預兆矣

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闊談讌心

念舊恩月明星稀烏鵲南飛遠樹三匝無枝可依山不厭高水不厭深周

公吐哺天下歸心

自此周公  
騎盈極矣

歌罷衆和之共皆歡笑忽座間一人進曰大軍相當之際將士用命之時丞

相何故出此不吉之言操視之乃揚州刺史沛國相人姓劉名馥字元穎馥

起自合淝創立州治聚逃散之民立學校廣屯田興治教久事曹操多立功

績夾敘劉馥生平開筆妙甚當下操橫槊問曰吾言有何不吉馥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遠樹

三匝無枝可依此不吉之言也

蘇子瞻赤壁賦亦引此四句以爲孟德之困於周郎蓋兩飛鳥可無依止應其兩征而無所得耳

操大怒曰汝安敢

敗吾興手起一槊刺死劉馥解後驕傲其衆皆驚駭遂罷宴次日操酒醒悔恨不已

馥子劉熙告請父屍歸葬操泣曰吾昨因醉誤傷汝父悔之無及可以三公

厚禮葬之又撥軍士護送靈柩即日回葬臨江飲酒操賦詩忽然刺殺一人夫是殺  
風景况曠夜即張明日則泣亦是不吉之兆次日水軍

都督毛玠于禁詣帳下請曰大小船隻俱已配搭連鎖停當旌旗戰具一一

齊備請丞相調遣尅日進兵極寫北軍壯盛操至水軍中央大戰船上坐定喚集諸將

各各聽令水旱二軍俱分五色旗號

黃赤白黑按水火金木土  
正與後文無影火字映刺

水軍中央黃旗毛玠于

禁前軍紅旗張郃後軍皂旗呂虔左軍青旗文聘右軍白旗呂通

極高水

馬步

前軍紅旗徐晃後軍皂旗李典左軍青旗樂進右軍白旗夏侯淵

極高水軍嚴整○以下軍為主故中央有

黃旗而早路則無之其餘各分前後左右者按東西南北也乃前軍皆用紅旗正與夾攻相映射

水陸路都接應使夏侯惇曹洪護衛往來監戰使

許褚張遼

九旗之後又有二旗嚴整之極

其餘驍將各依隊伍令畢水軍寨中發擂三通各隊伍戰

船分門而出是日西北風驟起

寫西北風正與後文東風反照

各船拽起風帆衝波激浪穩如平地

北軍在船上踴躍施勇刺槍使刀前後左右各軍旗旛不雜又有小船五十

餘隻往來巡警催督

為下文曹操下小船送命曹人

操立於將臺之上觀看調練心中大喜以為必

勝之法

勝之法之甚

教且收住帆幔各依次序回寨操升帳謂眾謀士曰若非天命助

我安得鳳雛妙計鐵索連舟果然渡江如履平地程昱曰船皆連鎖固是平

穩但彼若用火攻難以迴避不可不防

北軍未嘗無人

操大笑曰程仲德雖有遠慮却

還有見不到處苟攸曰仲德之言甚是丞相何故笑之

北軍未嘗無人

操曰凡用火攻

必藉風力方今隆冬之際但有西風北風安有東風南風耶吾居於西北之

上彼兵皆在南岸彼若用火是燒自己之兵也吾何懼哉

正與後文周瑜發病孔明寫方張本

若是十

月小春之時吾早已隄備矣

若賊人嘗不計

諸將皆拜伏曰丞相高見衆人不及操願

諸將曰青徐燕代之衆不慣乘舟今非此計安能涉大江之險

曹操與西人因欲乘此又

備行二

只見班部中二將挺身出曰小將雖幽燕之人也能乘舟今願請巡船

二十隻直至江南口奪旗鼓而還以顯北軍亦能乘舟也

二時舍其所乘而爭

月所短不亦病乎

乃袁紹手下舊將焦觸張南也操曰汝等皆生長北方恐乘舟不便江南之

兵往來水上習練精熟汝勿輕以性命爲兒戲也焦觸張南大叫曰如其不

勝甘受軍法操曰戰船盡已連鎖惟有小舟每舟可容二十人只恐未便接

戰觸曰若用大船何足爲奇乞付小舟二十餘隻某與張南各引一半只今

日直抵江南水寨須要奪旗斬將而還

多大言者少成事

操曰吾與汝二十隻船差撥精

銳軍五百人皆長槍硬弩到來日天明將大寨船出到江面上遠爲之勢更

差文聘亦領三十隻船接應汝回

寫曹操亦其周密

焦觸張南欣喜而退次日四更造飯

五更結束已定早聽得水寨中擂鼓鳴金戰船皆出寨分布水面長江一帶

青紅旗號交雜焦觸張南領哨船二十隻穿寨而出望江南進發却說南岸

隔日聽得鼓聲喧震遙望曹操調練水軍探事人報知周瑜瑜往山頂觀之

操軍已收回

備教隔日一筆不漏

次日忽又聞鼓聲震天軍士急登高觀望見有小船衝波

而來。飛報中軍。周瑜問帳下誰敢先出。韓當周泰二人齊出曰。某當權爲先。

鋒破敵。

因黃蓋病故二八權巧先鋒填前後文相應。

瑜喜傳令各寨嚴加守禦。不可輕動。韓當周泰各引哨

船五隻分左右而出。却說焦觸張南憑一勇之氣。飛棹小船而來。韓當獨披

掩心手執長槍立於船頭。焦觸船先到。便命軍士亂箭望韓當船上射來。當

用牌遮隔。焦觸執長鎗與韓當交鋒。當手起一鎗刺死焦觸。張南隨後大叫

趕來。隔斜裏周泰船出。張南挺槍立於船頭。兩邊弓矢亂射。周泰一臂挽牌

一手提刀。兩船相離七八尺。泰即飛身一躍直躍過張南船上。手起刀落砍

張南於水中。

有此二人之死。愈令操信連環之妙。而更不疑連環之不可用也。

亂殺駕舟軍士。衆船飛棹急回。韓當周泰催

船追趕到半江中。恰與文聘船相迎。兩邊便擺定船廝殺。却說周瑜引衆將

立於山頂遙望江北水面。鱉艦戰船排合江上。旗幟號帶皆有次序。回看文

聘與韓當周泰相持。韓當周泰奮力攻擊。文聘抵敵不住。回船而走。

文聘之敗又在周瑜眼中曾見。

韓周二人急催船追趕。周瑜恐二人深入重地。便將白旗招颺。令衆鳴金

二人乃揮棹而回。

此寫南軍第二次小勝亦是伯瑤之兆。

周瑜於山頂看隔江戰船盡入水寨。瑜顧謂衆

將曰。江北戰船如蘆葦之密。操又多謀。當用何計以破之。衆未及對。忽見曹

操寨中被風吹折中央黃旗飄入江中。曹軍折旗在周泰帳中望見被士變換○將寫周泰與角拂面先寫曹操軍中折旗藏樂總住不祥之兆也。寫周瑜大笑反視下文大叫正觀之際忽狂風大作江中波濤拍岸一陣風過刮起旗角於周瑜臉上拂過瑜猛然想起一事在心。試思這想是何想一事是何事解人必已猜二大叫一聲往後便倒口吐鮮血諸將急救起時却早不省人事。終篇又忽作活人之筆令人疑惑不定正是

一時忽笑又忽叫難使南軍破北軍

畢竟周瑜性命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 第四十九回

七星壇諸葛祭風

三江口周瑜縱火

曹操假病吉平以藥藥之而不死不知其假也周郎真病孔明以不藥藥之而得生獨識其真也北軍之病病在畏水龐統鎮以金而平其水至水症平而火症發則水不能制矣周郎之病病在畏風孔明順其氣而疏其風使寒風息而溫風生則風適爲用矣病若周郎人所莫識醫如孔明亦世所罕聞

吾嘗讀易觀風火之爲家人火風之爲鼎竊以爲可與赤壁之戰相况也惟孫劉合爲一家而鼎足爲形成孫之合於劉亦如火之合於風風因火力而風愈揚火藉風力而火乃烈瑜之不可無亮猶亮之不可無瑜耳



孔明之祭風。其孔明之用兵乎。仗劍登壇。號令嚴肅。彷彿與命將相似。按二十八宿與六十四卦。彷彿與布陣相似。下一層以青紅黑白。分列四方旗幟。彷彿與四路奇兵相似。中一層又以五色間雜。分布八方。彷彿與八路奇兵相似。上一層以四人分左右兩翼。又彷彿與兩隊奇兵相似。雖未用兵。而有同於用兵者。只一百二十人。不異千軍萬馬之勢。其視彼八十三萬大軍。不啻如腐草敗葦。摧而折之。真不費力矣。寫周瑜用兵。不於既戰時寫之。正於將戰未戰時寫之。一寫其東風未發之前。各處打點。各人准備。秣馬厲兵。治舟束甲。未戰而已。勃勃乎有欲戰之勢。一寫其東風既發之後。諸將聽令。各軍赴敵。按部分班。星馳電走。將戰而已。森森然有必勝之形。蓋用兵之勝。決之於將戰未戰之時。而不待於既戰之後也。若但觀其戰。不過某人射某人。于水中某人砍某人於馬下而已。又何以見江東士氣之壯。而周郎兵略之善哉。周郎赤壁一戰。未調破曹操之兵。而先調取孔明之兵。以水陸十二隊。分取八十三萬人。而獨以兩隊當孔明一人。蓋以孔明一人爲大敵。又在八十三萬人之上也。乃八十三萬人可勝。而孔明終不可勝。忌其不可勝。而欲殺之人。以病周郎之刻。知其不可勝。而強欲殺之。吾以笑周郎之愚。

赤壁之火不自赤壁始也。其下種在二回之前矣。以大江爲竈。以赤壁爲爐。而黃蓋其擔柴者也。闕澤其送炭者也。龐統其添油者也。况更有蔣幹之乞薪於人以佐其炊。二蔡之採樵於外以資其爨者乎。迨乎孔明執扇而從之。周瑜因人而熱之。而風伯施威。祝融憑怒。殆又其後事云。

周郎調兵分作兩段。諸葛調兵亦分作兩段。如周郎於調兵之先。另取孔明。而孔明亦於調兵之後。別命雲長是也。然周郎既不知玄德之當結。又不知孔明之不死。則不知人而亦不知天。孔明既知曹操之不死。而又知雲長之必釋。則能知天而更能知人。由是觀之。則周郎之不及孔明也遠甚。

寫風寫火。此卷可謂奇矣。而定謀之初。則機密之至。周郎命各書一字於掌中。孔明亦暗寫一字於紙上。而不知紙上之風。風之始也。掌中之火。火之原也。從來燎原之威。必始於炎炎之細。土囊之口。必始於青蘋之末。其猶此夫。

此卷寫風之將來。有無數曲折。寫風之既至。又有無數點染。所云曲折者。如孔明上壇三次。下壇三次。並無動靜是也。又如等到天晚。不見起風。周瑜疑惑。言此時安得有東風是也。又如等到三更。先聽風聲。響出帳視之。旗帶忽飄。西北是也。又如周瑜嘆詫爲

奇而曹操一邊見之。又以為一陽初生。偶亦有之。不足為奇是也。所云點染者。如丁奉徐盛迎風而走。守壇將士當風而立是也。又如趙雲扯篷。其船如飛。小校望見遠帆。忽而孔明已到是也。又如曹操見月射波浪。金蛇萬條是也。又如黃蓋隔二里放火。又如風聲正大。不聽得弓弦響是也。至於此卷有風。却於前卷先寫霧。於後卷又寫雨。其餘寫月寫星寫雲不一而足。俱與風相映射。吾嘗嘆今之善畫者能畫花畫雲畫月而獨不能畫風。今讀七星壇一篇而如見乎丹青矣。

却說周瑜立於山頂觀望良久。忽然望後而倒口吐鮮血。不省人事。左右救回帳中。諸將皆來動問。盡皆愕然。相顧曰。江北百萬之衆。虎踞鯨吞。不料都督如此。倘曹兵一至。如之奈何。慌忙差人申報吳侯。一面求醫調治。

北軍中醫周瑜亦求醫

却說魯肅見周瑜臥病。心中憂悶。來見孔明。言周瑜猝病之事。孔明曰。公以為何如。肅曰。此乃曹操之福。江東之禍也。孔明笑曰。公瑾之病。亮亦能醫。

北軍之病

肅統醫之周瑜之病必須孔明治之

肅曰。誠如此。則國家萬幸。即請孔明同去看病。肅先入見周瑜。瑜

以被蒙頭而臥。肅曰。都督病勞若何。

肅請是

周瑜曰。心腹攪痛。時復昏迷。肅曰。

曾服何藥。餌瑜曰。心中嘔逆。藥不能下。肅曰。適來去望孔明。言能醫。都督之

病現在帳外請來醫治如何瑜命請入教左右扶起坐於牀上孔明曰連日

不晤君顏何期貴體不安孔明是瑜曰人有旦夕禍福豈能自保孔明笑曰天

有不測風雲人又豈能料乎一語道著心瑜聞失色乃作呻吟之聲孔明曰都督

心中似覺煩積否瑜曰然孔明曰必須用涼藥以解之瑜曰已服涼藥全然

無效孔明曰須先理其氣氣若順則呼吸之間自然可痊都是陰瑜料孔明必

知其意乃以言挑之曰欲得順氣當服何藥大家借病說陰謀孔明笑曰亮有一方

便教都督氣順此等順氣方試用不着瑜曰願先生賜教孔明索紙筆屏退左右密書

十六字曰欲破曹公宜用火攻萬事俱備只欠東風直是四句藥性款款難釋寫畢遞

與周瑜曰此都督病源也此等病源直傳瑜見了大驚暗思孔明真神人也早已

知我心事只索以實情告之乃笑曰先生已知我病源將以何藥治之事在

危急望即賜教教更方孔明曰亮雖不才曾遇異人傳授奇門遁甲天書可以

呼風喚雨雲從龍風從虎孔明都督若要東南風時可於南屏山建一臺名曰七星

壇高九尺作三層用一百二十人手執旗幡圍繞亮於臺上作法借三日三

夜東南大風助都督用兵何如初設騙風今以風治病蓋瑜曰休道三日三夜只一夜

大風大事可成矣。只是事在目前不可遲緩。

不欲遲而多值顯速而少今人服藥往往如此

孔明曰：十一月二十

日甲子祭風，至二十二日丙寅風息。如何？

周以甲子開村以甲子亡亦聖之戰幾同牧野之師

瑜聞言大喜，覆然

而起。

只因其風肆好遂爾勿藥有喜

便傳令差五百精壯軍士往南屏山築壇，撥一百二十人執

旗守壇，聽候使令。孔明辭別出帳，與魯肅上馬來南屏山相度地勢，令軍士

取東南方赤土築壇。

東南築壇風相取其色向赤與火相照

方圓二十四丈，每一層高三尺，共是九尺，下

一層插二十八宿旗，東方七面青旗，按角亢氏房心尾箕布蒼龍之形，北方

七面皂旗，按牛斗女虛危室壁作玄武之勢，西方七面白旗，按奎婁胃昂畢

皆參踞白虎之威，南方七面紅旗，按井鬼柳星張翼軫成朱雀之狀。

前卷曹操調兵用五色旗，並以

按五方今孔明祭風亦用四方

旗說以按列宿前後正相映射

第二層週圍黃旗六十四面，按六十四卦分八位而立。

白列前後左右而以黃旗立於中央孔明祭風以黑白青紅列垂下四面而以黃旗立於中解前後又復映射

上一層用四人，各人戴束髮冠，穿皂羅袍，鳳衣

博帶，朱履，方裙，前左立一人，手執長竿，竿尖上用雞羽爲葆，以招風信，前右

立一人，手執長竿，竿上用七星號帶，以表春色，後左立一人，捧寶劍，後右立

一人，捧香爐。

曹操調兵分水也二處孔明祭風分上中下三層曹操水軍五隊每隊四隊之外又添設兩隊孔明於二十八宿六十四卦之上又分立四人前後又作映射

壇下二十四人，各執

旌旗寶蓋大戟長矛黃旛白鉞朱幡皂纛環遠四面。

第一層用四人第二層六十四人第三層二十八人今又加以二十四人恰好是一百二十人

之數看他調度井然不亂筆必有法或按八方或按七星雖一百二十人如有千軍萬馬之勢

孔明於十一月二十日甲子吉辰沐浴齋戒身披道

衣跣足散髮來到壇前

巖即新雨

分付魯肅曰子敬自往軍中相助公瑾調兵倘

亮所祈無應不可有怪

反說一句意魯肅別去孔明囑付守壇將士不許擅離方

位不許交頭接耳

不許失驚打怪如違令者斬

孔明望壇衆皆領命孔明緩步登壇觀瞻方位已定焚香於爐注水于盂仰天暗

祝下壇入帳中少歇令軍士更替喫飯孔明一日上壇三次下壇三次却並

不見有東南風

先反寫且說周瑜請程普魯肅一班軍官在帳中伺候只等東

南風起便調兵出

寫周郎一面等一面關報孫權接應

黃蓋已自準備火船二十

隻船頭密布大釘船內裝載蘆葦乾柴灌以油油上鋪硫黃焰硝引火之物

各用青布油單遮蓋船頭上插青龍牙旗船尾各繫走舸在帳下聽候只等

周瑜號令

又寫黃蓋一面准甘寧闕澤窩盤蔡和蔡中在水寨中每日飲酒不放一

卒登岸

打週圍盡是東吳兵馬把得水泄不通只等帳上號令下來

周瑜正在帳中坐議探子來報吳侯船隻離寨八十五里停泊只等都督

好音

又寫孫權一面等瑜卽差魯肅遍告各部下官兵將士俱各收拾船隻軍器帆

櫓等物號令一出時刻休違倘有違誤卽按軍法又寫魯遺傳命通告又早十分聲勢衆兵將得令一個個磨拳擦掌准備廝殺又寫樂兵將一是日看看近夜天色清明微風不動再反寫一

文之奇近日道十折兩反所出喻來此不忙學七星壇上下牛夜之孔明只得學上牛日之孔明也瑜謂魯肅曰孔明之言謬矣隆冬之時怎得東南

風乎再借周瑜口中極力反寫一句以見下文之奇○萬一升時無風奈何或笑曰從來南風壇暮不必慮也肅曰吾料孔明必不謬談將近三更時分

忽聽風聲嚶旗旛轉動瑜出帳看時旗脚竟飄西北霎時間東南風大起將寫

先寫驚聲次寫旗脚以無而來甚瑜駭然曰此人有奪天地造化之法鬼神不測之術若留此人乃

東吳禍根也及早殺却免生他日之憂機借得風來便欲殺借風之人固即可謂與矣不知風尚能借殺豈不能避乎急喚帳前護軍

校尉丁奉徐盛二將各帶一百人徐盛從江內去丁奉從旱路去都到南屏

山七星壇前休問長短拏住諸葛亮便行斬首將首級來請功未謂各路尋曹操之兵先期兩路殺孔明之兵

問瑜之視孔明重於曹操重於八十二萬大兵也○今日道士求得雨來便謝將孔明借得東風來問瑜却以斬首代謝將可發一笑

槳丁奉馬上一百弓弩手各跨征駒往南屏山來讀書至此爲孔明提一把汗於路正迎着東南

風起但於有火處爲風不於無火處爲風則雖安今去殺孔明初不顧風力而於比處開寫一句正見欲求棄法之密後人有詩曰

七星壇上臥龍登一夜東風江水騰不是孔明施妙計周郎安得逞才能

丁奉馬軍先到見壇上執旗將士當風而立又寫一句風妙甚丁奉下馬提劍上壇不見

孔明

先牛符亦化作船風去矣

慌問守壇將士答曰恰纔下壇去了

守壇下路一半軍用

丁奉忙下壇尋時徐

盛船已到二人聚在江邊小卒報曰昨晚一隻快船停在前面灘口適間却

見孔明披髮下船那船望上水去了周瑜水路丁奉徐盛便分水陸兩路追襲徐

盛教拽起滿帆搶風而使遙望前船不遠徐盛在船頭上高聲大叫軍師休

去都督有請說書至此又為孔明一急只見孔明立於船尾大笑曰上覆都督好好用兵諸葛

亮暫回夏口異日再容相見孔明從容徐盛曰暫請少住有緊要話孔明曰吾

已料定都督不能容我必來加害預先叫趙子龍來相接將軍不必追趕第一

說破第二次方纔說破妙甚徐盛見前船無篷妙只顧趕去看看至近趙雲拈弓搭箭立於船尾

大叫曰吾乃常山趙子龍也奉令特來接軍師你如何來追趕本待一箭射

死你來顯得兩家失了和氣教你知我手段孔明妙在第二次方說破趙子龍妙在第三次方出來言訖箭到處射

斷徐盛船上篷索那篷墮下落水其船便橫趙雲却教自己船上拽起滿帆

更乘順風而去其船如飛追之不及不是寫字早寫風行風破曹兵岸上丁奉喚徐盛船近

岸言曰諸葛亮神機妙算人不可及更兼趙雲有萬夫不當之勇汝知他當

陽長坂時否又將前吾等只索回報便了於是二人回見周瑜言孔明預先約



趙雲迎接去了。周瑜大驚曰：此人如此多謀，使吾曉夜不安矣。周瑜第一大調撥兩路軍，出五丁徐二人空身，以

見危無功，是曹操可勝人，十三萬此處按孔明一邊以人兵可勝而孔明一人不可勝。下單敘出孔明調撥之事

喚集諸將聽令，先教甘寧帶了蔡中，其並降卒沿南岸而走，只打北軍旗號，

直取烏林地，面王當曹操屯糧之所，深入軍中舉火為號。第一夜早只留下蔡和

一人在帳下，我有用處。只整由蔡和二人分第二喚太史慈分付：你可領三千兵直

奔黃州地界，斷曹操合淝接應之兵，就逼曹兵放火為號，只看紅旗便是。吳

侯接應兵到。第二夜早這兩隊兵最遠先發。又及夜一頓第三喚呂蒙領三千兵去烏

林接應，甘寧燒曹寨柵。第一夜早第四喚凌統領三千兵直截彝陵界首，只

看烏林起火，以兵應之。第四夜早第五喚董襲領三千兵直取漢陽，從漢川殺奔

曹操寨中，看白旗接應。第五夜早第六喚潘璋領三千兵，盡打白旗往漢陽接應。

董襲第六夜早六隊軍兵各自分路去了。又連說一頓却令黃蓋安排火船，使小卒馳書

約曹操今夜來降。此上先列早路放火之軍，此處一面撥戰船四隻，隨於黃蓋船後接應。下

若下小船說第一隊領兵軍官韓當，第二隊領兵軍官周泰，第三隊領兵軍官蔣

欽，第四隊領兵軍官陳武，四隊各引戰船三百隻，前面各擺列火船二十隻。

水路火軍四隊一齊殺出又換一校法

周瑜自與程普在大艨艟上督戰徐盛丁奉爲左右護衛

以上事軍六隊水軍

黃蓋與周瑜亦是六隊共是十二隊也

只留魯肅共闕澤及衆謀士守寨程普見周瑜調軍有

法甚相敬服忙中又與

却說孫權差使命持兵符至說已差陸遜爲先鋒直抵

黃地面進兵吳侯自爲後應

此處將孫權又是兩隊只五六萬兵瑜又差人西山放火炮南屏

山舉旗號各各準備停當只等黃昏舉動

劉玄德在夏口專候孔明回來忽見一隊船到乃是公子劉琦自來探聽消

息玄德請上敵樓坐定說東南風起多時子龍去接孔明至今不見到吾心

甚憂小校遙指樊口港上一帆風送扁舟來到必軍師也

琦下樓迎接須臾船到孔明子龍登岸玄德大喜問候畢孔明曰且無

暇告訴別事前者所約軍馬戰船皆已辦否

候軍師調用孔明便與玄德劉琦升帳坐定謂趙雲曰子龍可帶三千軍馬

渡江徑取烏林小路揀樹木蘆葦密處埋伏

然從那條路奔走

絕也殺他一半

州不知向那條路來。孔明曰：「南郡勢迫，曹操不敢往，必來荊州。然後大軍投許昌而去。」科雲領計去了。又喚張飛曰：「翼德可領三千兵渡江截斷彝陵。這條路去葫蘆谷口埋伏。」第二本亦一條曹操不敢走南彝陵，必望北彝陵去。來日雨過，必然來埋鍋造飯。預知有雨者是非只看烟起，便就山邊放起火來。雖然捉不得曹操，翼德這場功勞也不小。第二陣早踏火軍飛領計去了。又喚麋竺、麋芳、劉封三人各駕船隻，遠江剿擒敗軍，奪取器械。第一陣三人領計去了。孔明起身謂公子劉琦曰：「武昌一望之地，最爲緊要。公子便請回率領所部之兵，陳於岸口。操一敗，必有逃來者，就而擒之，却不可輕離城郭。」第二陣劉琦便辭玄德，孔明去了。孔明謂玄德曰：「主公可於樊口屯兵，凭高而望，坐看今夜周郎成大功也。」前道玄德軍路水軍却於此處故作一頓。蜀將一隊早軍在後與前關關關攔大是不開時雲長在側，孔明全然不睬。水軍重用他，却不睬他，妙甚。雲長忍耐不住，乃高聲曰：「關某自隨兄長征戰許多年來，未嘗落後。今日逢大敵軍師，却不委用，此是何意？」持關公自問其甚，所以孔明笑曰：「雲長勿怪，某本欲煩足下把一個最要緊的隘口，怎奈有此遠礙處，不敢教去。」不如此出就甚，所以雲長曰：「有何遠礙，願卽見諭。」孔明曰：「昔日曹操待足下甚厚，足下當有以報之。今

日操兵敗必走華容道。若令足下去時，必然放他過去。因此不敢教去。謂公必於其必不肯不放也。

雲長曰：軍師好心多。當日曹操果是重待某某，已斬顏良、誅文醜。

解白馬之圍，報過他了。今日撞見，豈肯輕放？前既憤激此又釋白愈顯伊文之奇。孔明曰：倘若放了時，

却何如？雲長曰：願依軍法。孔明曰：如此立下軍令。雲長便與了軍令狀。此寫孔明之爽。

雲長曰：若曹操不從那條路上來，如何？孔明曰：我亦與你軍令狀。此寫孔明之智。雲長

大喜。孔明曰：雲長可於華容小路高山之處堆積柴草，放起一把火。烟引曹

操來。周郎既以火逐之，孔明又以火迎之。周郎善於用火，孔明更工於用火也。雲長曰：曹操望見烟，知有埋伏，如何肯來？孔明笑曰：

豈不聞兵法虛虛實實之論？操雖能用兵，只此可以瞞過他也。他見烟起，將

謂虛張聲勢，必然投這條路來。奇絕。將軍休得容情。前既留難此又切。雲長領了將令，

引關平、周倉並五百校刀手投華容道埋伏去了。前寫周郎調撥後寫孔明調撥至此方見孔明調撥之奇。玄德曰：吾弟義

氣深重，若曹操果然投華容道去時，只恐端的放了。不惟孔明料之，玄德亦料之矣。孔明曰：亮夜

觀乾象，操賊未合身亡，留這人情教雲長做了，亦是美事。孔明既知人又知天。玄德曰：先生

神算，世所罕及。孔明遂與玄德往樊口看周瑜用兵，留孫乾、簡雍守城。俗語所謂

昱入告曹操曰今日東南風起宜預隄防

隄防甚詳

操笑曰冬至一陽生來復之

時安得無東南風何足爲怪

者曹操見風前臂使不奇矣正妙在處之泰然乃見後文之出其不意也軍士忽報江東一隻小船來

到說有黃蓋密書操急喚入其人呈上書書中訴說周瑜關防嚴緊因此無

計脫身今有鄱陽湖新運到糧周瑜差蓋巡哨已有方便好歹殺江東名將

獻首來降只在今晚三更船上插青龍牙旗者卽糧船也

火軍當插紅旗而用青旗者何也曰水火也曹軍黃旗居中以青旗

標之木操大喜遂與衆將來水寨中大船上觀望黃蓋船到且說江東天色向

晚周瑜喚出蔡和令軍士縛倒和叫無罪瑜曰汝是何等人敢來詐降吾今

缺此福物祭旗願借你首級

送箭人情已令江東拜將祭旗福物又承曹操魏家

和抵賴不過大叫曰汝家鬪澤

甘寧亦曾與謀可發瑜曰此乃吾之所使也蔡和悔之不及瑜令捉至江邊皂

纛旗下奠酒燒紙一刀斬了蔡和用血祭旗畢便令開船黃蓋在第三隻火

船上獨披掩心甲手提利刃旗上大書先鋒黃蓋蓋乘一天順風望赤壁進

發周郎既獻了活三牲黃蓋便去燒燬風城矣是時東風大作波浪洶湧操在中軍遙望隔江看看月上照

耀江水如萬道金蛇翻波戲浪隔江間擊寫月寫波以點安風勢操迎風大笑自以爲得志此時考好向在影中忽一軍指說江南隱隱一簇帆幔使風而來操凭高望之報稱皆插青龍牙旗

內中有大旗上書先鋒黃蓋名字操笑曰公覆來降此天助我也來船漸近

程昱觀望良久謂操曰來船必詐且休教近寨北軍未嘗無人操曰何以知之程昱曰

糧在船中船必穩重今觀來船輕而且浮更兼今夜東南風甚緊倘有詐謀

何以當之可惜知覺得遲了操省悟有曹操者悟見下文之奇便問誰去止之文聘曰某在水上頗

熟願請一往言畢跳下小船用手一指十數隻巡船隨文聘船出聘立於船

頭大叫丞相鈞旨南船且休近寨就江心拋住衆軍齊叫快下了篷言未絕

弓弦響處文聘被箭射中左臂倒在船中受了十萬枝箭後先有此一篇回禮船上大亂各自奔回南

船距操寨止隔二里水面黃蓋用刀一招前船一齊發火火趁風威風助火

勢船如箭發烟焰障天二十隻火船撞入水寨寫火猛風猛船猛人猛十分聲勢曹寨中船隻一時

盡着又被鐵環鎖住無處逃避方見其計之妙隔江礮響四下火船齊到但見三江面

上火逐風飛一派通紅漫天徹地通曉見萬道金蛇此時却變作千條火龍矣曹操回觀岸上營寨幾處烟

火黃蓋跳在小船上背後數人駕舟冒烟突火來尋曹操操見勢急方欲跳

上岸忽張遼駕一小脚船扶操下得船時那隻大船已自着了前以五十隻小船爲往來

救命之用張遼與十數人保護曹操飛奔岸口黃蓋望見穿絳紅袍者下船料是曹

操乃催船速進。手提利刃，高聲大叫：「曹賊休走！黃蓋在此！」操叫苦連聲，張遼拈弓搭箭，覷着黃蓋較近，一箭射去。此時風聲正大，黃蓋在火光中，那裏聽得弓弦響。正中肩窩，翻身落水。此寫曹操見火，急欲逃去，見此不救，意事亦人聞，此有得不急欲看後文也。正是

火厄盛時遭水厄，棒瘡愈後患金瘡。

未知黃蓋性命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 第五十回

諸葛亮智算華容

關雲長義釋曹操

凡計之中人必度彼之爲何，如人而後中之則未有不中者也。又度彼之料我爲何，如人而後中之則又未有不中者也。彼方自以爲智而我卽中之以其智則正迎乎彼之意，中彼方料我之智而我反中之以我之愚則又出乎彼之意。外如孔明之料曹操華容道是也，夫舉火於此而伏兵於彼，則智人之所爲而爲彼之所知，舉火在此而伏兵卽在此，此愚人之所爲而爲彼之不及料，操固熟知有兵家虛實之法而又熟知孔明之知有兵家虛實之法，此其所以爲孔明之所中與。

或疑關公之於操何以欲殺之於許田而不殺之於華容，曰：許田之欲殺忠也，華容之不殺義也。順逆不分不可以爲忠，恩怨不明不可以爲義。如關公者，忠可干霄，義亦貫

日真千古一人。

懷○惠○者○小○人○之○情○報○德○者○烈○士○之○志○雖○其○人○之○大○奸○大○惡○得○罪○朝○廷○得○罪○天○下○而○彼○能○不○害○我○而○以○國○士○遇○我○是○卽○我○之○知○己○也○我○殺○我○之○知○己○此○在○無○義○氣○丈○夫○則○然○豈○血○性○男○子○所○肯○爲○乎○使○關○公○當○日○以○公○義○滅○私○恩○曰○吾○爲○朝○廷○斬○賊○吾○爲○天○下○除○兇○其○誰○曰○不○宜○而○公○之○心○以○爲○他○人○殺○之○則○義○獨○我○殺○之○則○不○義○故○甯○死○而○有○所○不○忍○耳○曹○操○可○以○釋○陳○宮○而○不○釋○關○公○可○以○殺○曹○操○而○不○殺○是○關○公○之○仁○異○於○曹○操○蔡○邕○哭○董○卓○而○王○允○罪○之○關○公○釋○曹○操○而○孔○明○諒○之○則○孔○明○之○見○高○於○王○允○矣○

孔○明○旣○知○關○公○之○不○殺○操○則○華○容○之○役○何○不○以○翼○德○子○龍○當○之○曰○孔○明○知○天○者○也○天○未○欲○殺○操○則○雖○當○之○以○翼○德○子○龍○必○無○成○功○故○孔○明○之○使○關○公○者○所○以○成○關○公○之○義○而○其○不○使○翼○德○子○龍○者○亦○以○掩○翼○德○子○龍○之○短○也○然○則○關○公○之○釋○操○非○公○釋○之○而○孔○明○釋○之○又○非○孔○明○釋○之○而○實○天○釋○之○耳○

前○回○寫○江○中○之○火○此○回○寫○岸○上○之○火○前○回○止○寫○周○郎○之○火○此○回○續○寫○孔○明○之○火○前○回○是○寫○帆○櫓○之○風○此○回○是○寫○林○木○之○風○前○回○是○寫○孔○明○之○以○風○助○火○此○回○是○寫○孔○明○之○以○火○繼○風○而○至○於○風○止○火○息○之○後○又○有○風○之○餘○勢○火○之○餘○威○以○點○綴○之○於○風○之○後○而○遇○雨○火○



之。後。而。見。煙。煙。與。雨。正。風。與。火。之。餘。也。且。其。後。文。又。有。與。前。文。相。反。者。衣。甲。盡。溼。又。當。燥。之。以。風。軍。士。乏。食。又。當。炊。之。以。火。蓋。卽。一。回。之。中。而。前。之。風。爲。害。後。之。風。爲。利。前。之。火。爲。讎。後。之。火。又。爲。恩。云。

操。之。習。水。戰。而。鑿。池。於。北。方。其。名。則。玄。武。也。其。象。則。習。坎。也。而。龐。統。進。之。以。勾。陳。周。郎。則。應。之。以。朱。雀。孔。明。當。之。以。重。巽。周。郎。則。應。之。以。重。離。至。於。走。彝。陵。奔。華。容。則。又。爲。騰。蛇。之。驚。白。虎。之。凶。明。夷。之。於。行。不。食。旅。人。之。先。笑。後。號。矣。

曹。操。於。舟。中。舞。槊。之。時。旣。大。笑。今。在。華。容。敗。走。之。前。又。大。笑。前。之。笑。是。得。意。後。之。笑。是。強。顏。前。之。笑。是。適。己。後。之。笑。是。罵。人。前。之。笑。旣。樂。極。生。悲。後。之。笑。又。非。苦。中。得。樂。前。之。笑。與。後。之。笑。都。無。是。處。千。古。而。下。又。當。笑。其。所。笑。

曹。操。前。哭。典。韋。而。後。哭。郭。嘉。哭。雖。同。而。所。以。哭。則。異。哭。典。韋。之。哭。所。以。感。衆。將。士。也。哭。郭。嘉。之。哭。所。以。愧。衆。謀。士。也。前。之。哭。勝。似。賞。後。之。哭。勝。似。打。不。謂。奸。雄。眼。淚。旣。可。作。錢。帛。用。又。可。作。槌。杖。用。奸。雄。之。奸。眞。是。奸。得。可。愛。

却說當夜張遼一箭射黃蓋下水救得曹操登岸尋著馬匹走時軍已大亂

舍大舟就小舟又舍水務  
無事路寫一時倉忙之甚

韓當冒煙突火來攻水寨忽聽得士卒報道後梢舵上一人高

叫將軍表字韓當細聽。但聞高叫公義救我。當日此黃公覆也。急教救起見。黃蓋負著箭傷。咬出箭桿。箭頭陷在肉內。韓當急爲脫去溼衣。用刀剗出箭頭。扯旗束之。脫自己戰袍與黃蓋穿了。先令別船送回大寨醫治。原來黃蓋深知水性。故大寒之時和甲墮江也。逃得性命。黃蓋名肉於前又苦肉於後。萬不測難極其忠。却說當日滿江火滾。喊聲震地。左邊是韓當蔣欽兩軍從赤壁西邊殺來。右邊是周泰陳武兩軍從赤壁東邊殺來。先鋒已去將四隊水軍合作兩隊。正中是周瑜程普徐盛丁奉大隊船隻都到。此是中軍一隊。火須兵應。兵仗火威。此正是三江水戰。赤壁鏖兵。曹軍着槍中箭。火焚水溺者不計其數。後人有詩曰：

魏吳爭鬪決雌雄。赤壁樓船一掃空。烈火初張雲照海。周郎曾此破曹公。又有一絕云。

山高月小水茫茫。追嘆前朝割據忙。南士無心迎魏武。東風有意便周郎。不說江中鏖兵。且說甘寧令蔡中引入曹寨。深處寧將蔡中一刀砍於馬下。只委中蔡和兩人却有兩段投法。就草上放起火來。此一隊早軍出現。呂蒙遙望中軍火起也。放十數處火接應。第三隊早軍出現。潘璋董襲分頭放火。吶喊。第五隊第六隊早軍出現。四下裏鼓聲大震。前已寫過水軍此處寫早軍却又先寫四隊。

曹操與張遼引百餘騎在火林內走。

火林二字甚新

看前面無一處不着。正走之間，毛

玠救得文聘，引十數騎到。

玠當救黃蓋即後在前三回救文聘補敘在後章法甚變

操令軍尋路。張遼指道：「只有烏林

地面空闊可走。」操徑奔烏林，正走間，背後一軍趕到，大叫：「曹操休走！」火光中

現出呂蒙旗號。

在曹操眼中看帶寫火中之盛

操催軍馬向前，留張遼斷後，抵敵呂蒙。却見前面火

把又起，從山谷中擁出一軍，大叫：「凌統在此！」

第四回早軍出現却在凌統口中叫出

曹操肝膽皆裂，忽刺

斜裏一彪軍到大，叫丞相休慌。徐晃在此，彼此混戰一場，一路望北而走。忽

見一隊軍馬屯在山坡前，徐晃出問，乃是袁紹手下降將馬延。張顛有三千

北地軍馬列寨在彼。當夜見滿天火起，未敢轉動，恰好接着曹操。

兩個都死鬼來了

操教

二將引一千軍馬開路，其餘留着護身。操得這枝生力軍馬，心中稍安。馬延

張顛二將飛騎前行，不到十里，喊聲起處，一彪軍出爲首一將，大呼曰：「我乃

東吳甘興霸也！」

甘當忽得忽現分兩番寫其聲勢

馬延正欲交鋒，早被甘寧一刀斬於馬下。張顛挺

槍來迎，寧大喝一聲：「顛措手不及，被寧手起一刀，翻身落馬。」後軍飛報曹操

操此時指望合淝有兵救應，不想孫權在合淝路口望見江中火光，知是我

軍得勝，便教陸遜舉火爲號。太史慈見了，與陸遜合兵一處，衝殺將來。

又是兩路舉軍

增補第二陣是太史慈令却於木後出現欲得差有致

操只得望彝陵而走。路上撞見張郃，操令斷後，縱馬加鞭走。

至五更，回望火光漸遠，操心方定。

不是寫曹操脫火正是寫曹操猛烈

問曰：此是何處？左右曰：此是烏

林之西，宜都之北。操見樹木叢雜，山川險峻，乃於馬上仰面大笑不止。

且不要笑

諸將問曰：丞相何故大笑？操曰：吾不笑別人，單笑周瑜無謀。諸葛亮少智，若

是吾用兵之時，預先在這裏伏下一軍，如之奈何？

不要忙孔明已先合着你了

說猶未了，兩邊鼓

聲震響，火光冲天而起。

前是關羽之火，此是孔明之火，前是孔明以風助火，此是孔明以火繼風。

驚得曹操幾乎墜馬，刺斜裏一

彪軍殺出，大叫：我趙子龍奉軍師將令在此等候多時了！

晃張郃雙敵趙雲，自己冒烟突火而去。子龍不來追趕，只顧搶奪旗幟。曹操

前孔明所撥第一陣於此出現

操教徐

得脫天色微明，黑雲罩地，東南風尚不息。

前寫風是孔有火處寫

忽然大雨傾盆，濕透

衣甲。

可謂水火既濟

操與軍士冒雨而行，諸軍皆有飢色。操令軍士往村落中劫掠糧

食，尋覓火種。

火能為利亦能為害方說其害又求其利則通地是火此處却要深究亦火之有處必有害也

方欲造飯，後面一軍趕到，操心甚慌。

原來却是李典、許褚保護着衆謀士來到。

寫曹軍七零八落降

操大喜，令軍馬且行。問

前面是那裏地面，人報一邊是南彝陵大路，一邊是北彝陵山路。操問那裏

搜求合殺法極佳

投南郡江陵去近，軍士稟曰：取南彝陵過葫蘆口去最便。操教走南彝陵，行

至葫蘆口軍皆饑餒行走不上馬亦困乏多有倒於路者操教前面暫歇馬上又帶得鑪鍋的也有村中掠得糧米的便就自邊揀乾處埋鍋造飯割馬肉燒喫

回思橫樂賦詩之時真所謂昨日今朝大不同

盡皆脫去濕衣於風頭吹晒馬皆摘鞍野放咽咬草根

操坐於疎林之下仰面大笑

實笑面笑耳亦哭不得而笑耳

衆官問曰適來丞相笑周瑜諸葛亮

引惹出趙子龍來又折了許多人馬

恰像笑出來的

如今爲何又笑操曰吾笑諸葛亮

周瑜畢竟智謀不足若是我用兵時就這個去處也埋伏一彪軍馬以逸待

勞我等縱然脫得性命也不免重傷矣彼見不到此我是以笑之

不要忙孔明又合着你了

正

說間前軍後軍一齊發喊

又笑出一個來了

操大驚棄甲上馬衆軍多有不及收馬者早

見四下火烟布合山口

又是孔明之火此時不消煙竟火種矣

一軍擺開爲首乃燕人張翼德橫矛立馬

大叫操賊走那裏去

此是孔明所推第二陣出現

諸軍衆將見了張飛盡皆膽寒許褚騎無鞍馬

來戰張飛張遼徐晃二將縱馬也來夾攻兩邊軍馬混戰做一團操先撥馬

走脫諸將各自脫身張飛從後趕來操迤邐奔逃追兵漸遠回顧衆將多已

受傷正行間軍士稟曰前面有兩條路請問丞相從那條路去操問那條路

近軍士曰大路稍平却遠五十餘里小路投華容道却近五十餘里只是地

窄路險坑坎難行操令人上山觀望回報小路山邊有數處烟起大路並無動靜操教前軍便走華容道小路

不向無火處走反向有火處走想尚燒得不快活也

諸將曰烽烟起處必有軍

馬何故反走這條路操曰豈不聞兵書有云虛則實之實則虛之諸葛亮多謀故使人於山僻燒烟使我軍不敢從這條山路走他却伏兵在大路等著

吾料已定偏不教中他計

不要忙却已中他計了

諸將皆曰丞相妙算人不可及

遂勒兵走華容道此時人皆饑倒馬盡困乏焦頭爛額者扶策而行中箭著槍者勉

強而走衣甲濕透個個不全

此時又巴不得以火燒之矣

軍器旗旛紛紛不整大半皆是彝陵

道上被趕得慌只騎得禿馬鞍轡衣服盡皆拋棄正值隆冬嚴寒之時其苦

何可勝言

寫曹操狼狽之狀

操見前軍停馬不進問是何故回報曰前面山僻小路

因早晨下雨坑塹內積水不流泥陷馬蹄不能前進

前苦于火今苦于水

操大怒

叱曰軍旅逢山開路遇水疊橋豈有泥濘不堪行之理傳下號令教老弱中

傷軍士在後慢行強壯者擔土束柴搬草運蘆填塞道路務要即時行動如

違令者斬衆軍只得都下馬就路傍砍伐竹木填塞山路操恐後軍來趕令

張遼許褚徐晃引百騎執刀在手但遲慢者便斬之

既死於敵之火又吃於我之刀操軍幾無子遺矣

操喝令

馬沿棧而行。死者不可勝數。號哭之聲於路不絕。操怒曰：生死有命，何哭之有？如再哭者，立斬。

只許自己笑，不許別人哭。

三停人馬，一停落後，一停填了溝壑，一停跟隨。曹操過了險峻路，稍平坦，操回顧止有三百餘騎。隨後並無衣甲袍鎧，整齊者

八十三萬大軍，只帶得三百餘騎。

操催速行。衆將曰：馬盡乏矣，只好少歇。操曰：趕到荊州將息未遲。

又行不到數里，操在馬上揚鞭大笑。

第三番又笑一發，笑得可笑。

衆將問丞相何故大笑。操曰：人

皆言周瑜諸葛亮足智多謀，以吾觀之，到底是一無能之輩。若使此處伏一旅

之師，吾等皆束手受縛矣。

有此一句，乃見下文關公之義。

言未畢，一聲砲響，兩邊五百校刀手擺

開爲首，大將關雲長提青龍刀，跨赤兔馬，截住去路。

又笑出一個來了，今番笑出此人，笑不似笑，不得哭亦哭不得矣。

操軍

見了，亡魂喪膽，面面相覷。操曰：既到此處，只得決一死戰。衆將曰：人縱然不

怯，馬力已乏，安能復戰？程昱曰：某素知雲長傲上而不忍下，欺強而不凌弱。

恩怨分明，信義素著，丞相舊日有恩於彼，今只親自告之，可脫此難。

不但孔明能料，雲長程昱亦能。

操從其說，卽縱馬向前，欠身謂雲長曰：將軍別來無恙。雲長亦欠身答曰：

關某奉軍師將令，等候丞相多時。

不獨曹操而關公，怕便有不殺之意。

操曰：曹操兵敗勢危，到此無路

望將軍，以昔日之情爲重。

可謂情重。

雲長曰：昔日關某雖蒙丞相厚恩，然已斬顏良。

誅文醜解白馬之圍以奉報矣今日之事豈敢以私廢公今日之事君事也此度公對備子之語耳關公效之便有不殺之意

操曰五關斬將之事還能記否此事在白馬解圍之後則公之未及報也大丈夫以信義爲重將軍深明

春秋豈不知庾公之斯追子濯孺子之事乎公明春秋即以春秋勸之小人之乞憐於君子必不以小人之情動君子而必以君子之道望君子也雲長

是個義重如山之人想起當日曹操許多恩義與後來五關斬將之事如何

不動心又見曹軍惶惶皆欲垂淚越發心中不忍妙在不實處寫於是把馬頭勒回謂

衆軍曰四散擺開這個分明是放曹操的意思操見雲長回馬便和衆將一

齊衝將過去雲長回身時曹操已與衆將過去了雲長大喝一聲衆軍皆下

馬哭拜於地雲長愈加不忍正猶豫間張遼驟馬而至雲長見了又動故舊

之情此處無言關公亦無言郭嘉在不言處寫長嘆一聲並皆放去一喝一嘆寫得有勢有情後人有詩曰

曹瞞兵敗走華容正與關公狹路逢只爲當初恩義重放開金鎖走蛟龍

曹操既脫華容之難行至谷口回顧所隨軍兵止有二十七騎三百餘騎殘兵只剩得二十七人比

及天晚已近南郡火把齊明一簇人馬攔路此處尚有火之餘威曹大驚曰吾命休矣操之見火而驚如牛

只見一羣哨馬衝到方認得是曹仁軍馬操纔安心曹仁接着言雖知

兵敗不敢遠離只得在附近迎接操曰幾與汝不相見也於是引衆入南郡



安歇隨後張遼也到說雲長之德操點將校中傷者極多操皆令將息曹仁

置酒與操解悶衆謀士俱在座操忽仰天大慟宜笑反笑宜笑反哭 奸雄哭笑與衆不同衆謀士曰丞相

於虎窟中逃難之時全無懼怯今到城中人已得食馬已得料正須整頓軍

馬復讎何反痛哭操曰吾哭郭奉孝耳若奉孝在決不使吾有此大失也遂

搥胸大哭曰哀哉奉孝痛哉奉孝惜哉奉孝哭死的興活的看吁甚 則那知二蔡之詐並非有人往江 北探來曹操信黃蓋之真自是有人到江東報去拾傷書之

引離江北不常哭郭惡惡笑自己衆謀士皆默然自慚次日操喚曹仁曰吾今暫回許都

收拾軍馬必來報讎汝可保全南郡吾有一計密留在此非急休開急則開

之依計而行使東吳不敢正視南郡中許伏線仁曰合淝襄陽誰可保守操曰

荊州託汝管領襄陽吾已撥夏侯惇把守合淝爲最緊要之地吾令張遼爲

主將樂進李典爲副將保守此地但有緩急飛報將來爲後文孫權 野張遼伏線操分撥已定

遂上馬引衆奔回許昌荊州原降文武各官依舊帶回許昌調用曹仁自遣

曹洪據守彝陵南郡以防周瑜以上放下曹操 以下接敘關公却說關雲長放了曹操引軍自回

此時諸路軍馬皆得馬匹器械錢糧已回夏口獨雲長不獲一人一騎空身

回見玄德關公無所得其 所得者盡耳孔明正與玄德作賀忽報雲長至孔明忙離坐席執盃相

迎曰。且喜將軍立此蓋世之功。除普天下之大害。合宜遠接慶賀。

台果然殺得曹操。當酌酒賀賀。交羅未

有此事。然不可無此文。

雲長默然。孔明曰。將軍莫非因吾等不曾遠接。故爾不樂。回顧左右

曰。汝等緣何不先報。孔明未必如此之許。而作文者不可無如此之文。雲長曰。關某特來請死。孔明曰。莫非曹操

不曾投華容道上來。若不肯歸曹操。便不是關公。若操不走華容。必不是孔明。雲長曰。是從那裏來。關某無能。因此被

他走脫。孔明曰。拏得其將士來。雲長曰。皆不曾拏。既失其上。何問其從。孔明曰。此是雲長想

曹操昔日之恩。故意放了。但既有軍令狀在此。不得不按軍法。遂叱武士推

出斬之。作呼。正是

拚將一死酬知己。致令千秋仰義名。

未知雲長性命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五十一回 曹仁大戰東吳兵

孔明一氣周公瑾

君子觀於南郡之戰。而嘆兵家勝負之不可知也。曹操於赤壁大敗之後。而遺計於曹仁。遂使周郎於赤壁大勝之後。而中箭於南郡。以八十三萬之衆。不能勝瑜。而一曹仁足以勝之。以江口烏林之兵。未嘗失利。而一南郡則失之。斯已奇矣。更可異者。由前而觀。則黃蓋之中箭。爲大勝中之小挫。周瑜之中箭。又爲大勝後之小挫。由後而觀。則曹

操之算周瑜爲大挫後之小勝。曹仁之失南郡。又爲小勝後之大挫。夫事之難料。至於如此。用兵者其何得以敗而沮勝。而驕乎。

讀前卷而見孫劉之合。讀此卷而見孫劉之離。蓋同患則相恤。同利則相爭。凡人之情。大抵然矣。常曹操之來。氣吞吳會。赤壁之戰。吳非爲劉實以自爲耳。迨乎曹操已破。北軍已還。而荊州九郡。劉備欲之。孫權又欲之。孔明欲爲玄德取之。周瑜魯肅又欲爲孫權取之。於是乃以破曹而德色於劉。因以索謝而取償於荆。遂致孫與劉終不得爲好相識。良可嘆也。

荊州之地。孔明讓吳先攻。而玄德患之。周瑜許劉後取。而魯肅又患之。蓋玄德之不欲奪劉表。不欲奪劉琮。與魯肅之不欲殺玄德。不欲殺孔明。同一仁人之心。而其不欲以荊州讓人。則皆仁者之智耳。然玄德不知孔明之已有定算。魯肅不知周瑜之假做人情。則智尙有所未及也。可見忠厚人乖覺。極乖覺處。正是極忠厚處。老實人使心。極使心處。正是極老實處。

呂布在濮陽開城賺曹操。曹仁在南郡亦開城賺周瑜。同一賺也。一則賺使入城而燒之一。則賺使入城而射之一。則使人詐降而賺之一。則以詐走而賺之。斯則其不同者。

矣。乃呂布使人詐降。其後乃至於真降。曹仁詐走。其後乃至於真走。是不同中。又有相同處。真妙事。妙文。

曹仁以詐走賺周瑜。周瑜卽以詐死賺曹仁。同一詐也。而曹仁之詐。是曹操之所教。周瑜之詐。則是周瑜之所自爲。斯則其不同者矣。且周瑜以詐死賺曹仁。曹操亦曾以詐死賺呂布。則曹仁之智不及周瑜。而周瑜之智同於曹操耳。乃曹操詐死。夫便真死。而周瑜之詐。則若有預兆焉。周瑜做假墮馬金瘡。假裂其後。至於真墮馬金瘡。真裂其初。佯怒佯病。佯死。後乃至於真怒。真病。真死。是相同中。更有不同處。真妙事。妙文。

觀孔明之襲南郡。其卽呂蒙襲荊州之事。由伏乎。周瑜力戰而任其勞。孔明安坐而享其利。瑜卽欲不怒。安得而不怒。吳卽欲不報。安得而不報。然而孔明則已有辭矣。孔明襲之于曹氏。非襲之于東吳。取東吳之所將取。非取東吳之所旣取。則雖同一襲。而孔明之襲。又大異于呂蒙之襲矣。

周瑜之失南郡。不當怒孔明。當自怨其計之疎耳。昔趙人空壁逐韓信。而信先使人立赤幟于趙城。今瑜當曹仁劫寨之時。預伏一軍于南郡之側。則何至爲子龍所襲乎。始之中箭。旣輕進于前。繼之失地。又遲發于後。是瑜之智。殆出韓信之下。

當周瑜戰曹仁之時。止孔明遣將取三城之時。妙在周瑜一邊實寫。孔明一邊虛寫。又妙在趙子龍一邊。在周瑜眼中實寫。雲長翼德兩邊。在周瑜耳中虛寫。此敘事虛實之法。

却說孔明欲斬雲長。玄德曰。昔吾三人結義時。誓同生死。又將首領中事一掃今雲長雖犯

法。不忍違却前盟。望權記過容將功贖罪。孔明方纔饒了。兩人先自以通此時。却一個好一個做惡。且說

周瑜收軍。點將各各敘功。申報吳侯。所得降卒。盡行發付渡江。大槁三軍。遂

進兵攻取南郡。前隊臨江下寨。前後分五營。周瑜居中。瑜正與衆商議征進

之策。忽報劉玄德使孫乾來與都督作賀。瑜命請入。乾施禮畢。言主公特命

乾拜謝都督大德。有薄禮上獻。劉謝孫亦皆謝對瑜問曰。玄德在何處。乾答曰。現移兵

屯油江口。瑜驚曰。孔明亦在油江否。此時吃驚誰知後來還要吃驚乾曰。孔明與主公同在油江。瑜

曰。足下先回某親來相謝也。劉謝孫謝南郡之火孫謝劉當謝孔明之風瑜收了禮物。發付孫乾先回。肅曰。

却纔都督爲何失驚。瑜曰。劉備屯兵油江。必有取南郡之意。我等費了許多

軍馬。用了許多錢糧。目下南郡反手可得。彼等心懷不仁。要就現成。却知後文編加倍現成

須放著周瑜不死。誰知後來就現成備在公活時肅曰。當用何策退之。瑜曰。我自去和他說話。好便

好不好時不等他取南郡先結果了劉備明不死肅曰某願同往于是瑜與魯

肅引三千輕騎徑投油江口來先說孫乾回見玄德言周瑜將親來相謝玄

德乃問孔明曰來意若何孔明笑曰那裏爲這些薄禮肯來相謝止爲南郡

而來一個玄德曰他若提兵來何以待之孔明曰他來便可如此如此應答

須知下文玄德之言皆於孔明之言遂於油江口擺開戰船岸上列著軍馬人報周瑜魯肅領兵到來

孔明使趙雲領數騎來接瑜見軍勢雄壯心甚不安須結果劉行至營門外玄德

孔明迎入帳中各敘禮畢設宴相待玄德舉酒致謝慶兵之事酒至數巡瑜

曰豫州移兵在此莫非有取南郡之意否只得直玄德曰聞都督欲取南郡故

來相助孰知乃是玄德欲取南郡周郎來相助乎若都督不取備必取之妙瑜笑曰吾東吳久欲併吞漢

江今南郡已在掌中如何不取只怕玄德曰勝負不可預定曹操臨歸令曹

仁守南郡等處必有奇計更兼曹仁勇不可當但恐都督不能取耳

瑜曰吾若取不得那時任從公取玄德曰子敬孔明在此爲證都督休悔反激一句

絕魯肅躊躇未對瑜曰大丈夫一言既出何悔之有孔明曰都督此言甚是

公論先讓東吳去取若不下主公取之有何不可於其瑜與肅辭別玄德孔明

上馬而去。玄德問孔明曰：「却纔先生教備如何回答？雖一時說了，展轉尋思，于理未然。我今孤窮一身，無立足之地，欲得南郡權且容身。若先教周瑜取了城池，已屬東吳矣。却如何得住？」一向不要荆州此孔明大笑曰：「當初亮勸主公取

荆州，主公不聽。

照劉表病時劉琮降時之事

今日却想耶？」

此

玄德曰：「前爲景升之地，故不忍取。

今爲曹操之地理，合取之。」孔明曰：「不須主公憂慮，儘著周瑜去廝殺。早晚教主公在南郡城中高坐。」

玄德是讓曹操先取而後取之。孔明是讓周瑜先取而後取之。第未識如何早晚，使得高坐令人不測。

玄德曰：「計將安出？」孔明

曰：「只須如此。」妙在此處不敘明，却于後文始見。

玄德大喜，只在江口屯筈，按兵不動。却說周瑜

魯肅回寨，肅曰：「都督如何？」

了亦許玄德取南郡。」

瑜曰：「吾彈指可得南郡。」

半克魯肅是實心人瑜曰：「吾彈指可得南郡。」

了落得虛做人情。誰知後來却實做了人情。

隨問帳下將士：「誰敢先取南郡？」一人應聲而出，乃

蔣欽也。瑜曰：「汝爲先鋒，徐盛、丁奉爲副將，撥五千精銳軍馬先渡江。吾隨後

引兵接應。且說曹仁在南郡分付曹洪守彝陵，以爲犄角之勢。人報吳兵已

渡漢江，仁曰：「堅守勿戰爲上。」

若終能堅守，則不于失矣。

驍騎牛金奮然進曰：「兵臨城下而不出

戰，是怯也。况吾兵新敗，正當重振銳氣。」照應亦某願借精兵五百，決一死戰。仁

從之，令牛金引五百軍出戰。丁奉縱馬來迎，約戰四五合，奉詐敗。牛金引軍

追趕入陣。奉指揮衆軍士，裹圍牛金於陣中。金左右衝突，不能得出。曹仁在城上望見，牛金困在垓心，遂披甲上馬，引麾下壯士數百騎出城，奮力揮刀，殺入吳陣。徐盛迎戰，不能抵當。曹仁殺到垓心，救出牛金。回顧尚有十數騎在陣，不能得出，遂復翻身殺入，救出重圍。寫曹仁如此之勇，以見下文周瑜之勝不易。正遇蔣欽攔路，曹仁與牛金奮力衝散。丁奉徐盛再欲三人點次鎗。仁弟曹純亦引兵接應，混戰一陣，吳軍敗走。曹仁得勝而回，蔣欽兵敗回見周瑜，瑜怒欲斬之。寫周瑜第一次失利，爲下文孔明張本。衆將告免，瑜卽點兵要親與曹仁決戰。甘寧曰：「都督不可造次。今曹仁令曹洪據守彝陵，爲犄角之勢。某願以精兵三千徑取彝陵，都督然後可取南郡。」計亦甚善。瑜服其論，先教甘寧領三千兵攻打彝陵。寫周瑜分兵，以此之勢，以見下文之勝不易。早有細作報知曹仁，仁與陳矯商議，矯曰：「彝陵有失，南郡亦不可守矣。宜速救之。」仁遂令曹純與牛金暗地引兵救曹洪。曹純先使人報知曹洪，令洪出城誘敵。將寫南郡空城誘敵先引，彝陵出城誘敵爲之作引。甘寧引兵至彝陵，洪出與甘寧交鋒，戰有二十餘合，洪敗走。寧奪了彝陵。至黃昏時，曹純牛金兵到，兩下相合圍了彝陵。寫周瑜第二次失利，爲下文孔明張本。探馬飛報周瑜，說甘寧困於彝陵，城中瑜大驚。程普曰：「可急分兵救之。」瑜曰：「此地正當衝要之處，若分兵去救，



倘曹仁引兵來襲。奈何？呂蒙曰：甘興霸乃江東大將，豈可不救？瑜曰：吾欲自往救之，但留何人在此代當吾任？蒙曰：留凌公績當之。蒙爲前驅，都督斷後，不須十日，必奏凱歌。瑜曰：未知凌公績肯暫代吾任否？凌統曰：若十日爲期，可當之。十日之外，不勝其任矣。又高周處分兵如此之勢，見下文之勝不易。瑜大喜，遂留兵萬餘，付於凌統。卽日起大兵投彝陵來，蒙謂瑜曰：彝陵南僻小路，取南郡極便可。差五百軍去砍倒樹木，以斷其路。彼軍若敗，必走此路。馬不能行，必棄馬而走。吾可得其馬也。得馬之利，恐不足，惟後文失地之辱。瑜從之。差軍去訖，大兵將至彝陵。瑜問誰可突圍而入，以救甘寧。周泰願往。卽時綽刀縱馬，直殺入曹軍之中，徑到城下。甘寧望見周泰，至自出城迎之。泰言都督自提兵至，寧傳令教軍士嚴裝飽食，准備內應。一面分兵拒敵。及吳兵至，曹兵迎之。比及交鋒，甘寧周泰分兩路殺出。曹兵大亂。吳兵四下掩殺。曹洪曹純牛金果然投小路而走。却被亂柴塞道。馬不能行，盡皆棄馬而走。吳兵得馬五百餘匹。兩次失得，纔得一勝。周瑜驅兵星夜趕到南郡，正遇曹仁軍來救彝陵。兩軍接着混戰一場。天色已晚，各自收兵。曹仁回城中。

與衆商議。曹洪曰：目今失了彝陵，勢已危急，何不拆丞相遺計觀之，以解此

危。此處妙在續寫。曹仁曰：汝言正合吾意。遂拆書觀之，大喜。便傳令教五更造飯，平明

大小軍馬盡皆棄城。城上遍插旌旗，虛張聲勢。軍分三門而出，却說周瑜救

出甘寧，陳兵於南郡城外。見曹兵分三門而出，瑜上將臺觀看，只見城牆邊

虛插旌旗，無人守護。又見軍士腰下各束縛包裹。此是曹操細謀之計，以詐走陳瑜，而方在赤壁萬走之後，又教曹仁詐走之法，有不變之真，故不

疑兩郡之詐耳。瑜暗忖：曹仁必先准備走路。遂下將臺號令，分兩軍爲左右翼。如前

軍得勝，只顧向前追趕。直待鳴金，方許退步。命程普督後軍，瑜親自引軍取

城對陣。鼓聲響處，曹洪出馬搦戰。瑜自至門旗下，使韓當出馬與曹洪交鋒。

戰到三十餘合，洪敗走。曹仁自出接戰，周泰縱馬相迎，鬪十餘合，仁敗走。陣

勢錯亂。本段以周瑜麾兩翼軍殺出，曹軍大敗。瑜自引軍馬追至南郡城下。曹

軍皆不入城，望西北而走。如竟似韓當周泰引前部盡力追趕。瑜見城門大開，

城上又無人，遂令衆軍搶城。數十騎當先而入。瑜在背後縱馬加鞭，直入甕

城。陳矯在敵樓上望見，周瑜親自入城來，暗暗喝采道：丞相妙策如神！一聲

梆子響，兩邊弓弩齊發，勢如驟雨。爭先入城的都擲入陷坑內。周瑜急勒馬

同時被一弩箭正射中左肋翻身落馬。

前受他十萬枝箭此一箭却受得不好

牛金從城中殺出來捉周

瑜徐盛丁奉二人捨命救去城中曹兵突出吳兵自相踐踏落塹坑者無數

程普急收軍時曹洪曹仁分兵兩路殺回吳兵大敗幸得凌統領一軍從刺

斜裏殺來敵任曹兵曹仁引得勝兵進城程普收敗軍回寨

將因寨第三次失利

丁

徐二將救得周瑜到帳中喚行軍醫者用鐵鉗子拔出箭頭將金瘡藥敷掩

瘡口疼不可當飲食俱廢

為周維之如此之醫又

醫者曰此箭頭上有毒急切不能痊

愈若怒氣沖激其瘡復發

伏後

程普令三軍緊守各寨不許輕出三日後牛金

引軍來搦戰程普按兵不動牛金罵至日暮方回次日又來罵戰程普恐瑜

生氣不敢報知至第三日牛金直至寨門之外叫罵聲只道要捉周瑜

既殺

周瑜雖患瘡痛心中自有主張已知曹兵常來寨前叫罵却不見眾將來稟

此文勢作一頓止應

却說

一日曹仁自引大軍擂鼓呐喊喊前來搦戰程普拒住不出周瑜喚眾將入帳

問曰何處鼓噪呐喊眾將曰軍中教演士卒瑜怒曰何欺我也吾已知曹兵

常來寨前辱罵程德謀既同掌兵權何故坐視遂命人請程普入帳問之普

曰吾見公瑾病瘡醫者言勿觸怒故曹兵搦戰不敢報知瑜曰公等不戰主意若何普曰衆將皆欲收兵暫回江東待公箭瘡平復再作區處瑜聽罷於牀上奮然躍起曰大丈夫既食君祿當死於戰場以馬革裹尸還幸也豈可爲我一人而廢國家大事乎語亦甚壯言訖卽披甲上馬寫周瑜如此之勇以見下文之勝不勇諸軍衆將無不駭然遂引數百騎出營前望見曹兵已成陣勢曹仁自立馬於門旗下揚鞭大罵曰周瑜孺子料必橫天再不敢正覷我兵罵猶未絕瑜從羣騎內突然出曰曹仁匹夫見周郎否妙甚曹軍看見盡皆驚駭曹仁回顧衆將曰可大罵之衆將厲聲大罵周瑜大怒使潘璋出戰未及交鋒周瑜忽大叫一聲口中噴血墜於馬下有此假怒以引下文真怒曹兵衝來衆將上前抵住混戰一場救起周瑜回到帳中程普問曰都督貴體若何瑜密謂普曰此吾之計也普曰計將安出瑜曰吾身本無甚痛楚吾所以爲此者欲令曹兵知我病危必然欺敵可使心腹軍士去城中詐降說吾已死今夜曹仁必來劫寨吾却於四下埋伏以應之則曹仁可一鼓而擒也寫周瑜實如此之計爲下文怒孔明張本程普曰此計大妙隨就帳下舉起哀聲衆軍大驚盡傳言都督箭瘡大發而死各寨盡皆挂孝赤壁江邊一片紅雨那城外一片白雲紅雲白正復相映

却說曹仁在城中與衆商議。言周瑜怒氣沖發，金瘡崩裂，以致口中噴血，墜於馬下，不久必亡。正論間，忽報吳寨內有十數個軍士來降。中間亦有二人，原是曹兵，被擄過去的。用其人曹仁忙喚入問之。軍士曰：「今日周瑜陣前金瘡破裂，歸寨卽死。今衆將皆已挂孝舉哀。我等因受程普之辱，故特歸降。便報此事。」曹仁大喜，隨卽商議。今晚便去劫寨，奪周瑜之屍，斬其首級，送赴許都。

不能殺活問那知  
欲殺死問那一笑

陳矯曰：「此計速行，不可遲誤。」曹仁遂令牛金爲先鋒，自爲中軍。曹

洪曹純爲合後，只留陳矯領些少軍士守城。其餘軍兵盡起。爲下文孔明擊  
住伏擊初更後

出城，徑投周瑜大寨。來到寨門，不見一人，但見虛插旗槍而已。情知中計，急

忙退兵。四下礮聲齊發，東邊韓當、欽殺來，西邊周泰、潘璋殺來，南邊徐盛

丁奉殺來，北邊陳武、呂蒙殺來。曹兵大敗，三路軍皆被衝散。以四面敵三將寫來，將如此勢  
否功高又爲下文孔明張本

首尾不能相救。曹仁引十數騎殺出重圍，正遇曹洪，遂領敗殘軍馬一同奔

走。殺到五更，離南郡不遠，一聲鼓響，凌統又引一軍攔住去路，截殺一陣。曹

仁引軍斜而走，又遇甘寧大殺一陣。四路之後又有兩路寫來，將如此  
勢苦功高又爲下文孔明張本曹仁不敢回南郡，

徑投襄陽大路而行。吳軍趕了一程，自回。周瑜程普收住衆軍，徑到南郡城

下見旌旗布滿敵樓上一將叫曰都督少罪吾奉軍師將命已取城了吾乃常山趙子龍也一向走了這幾時周瑜大怒便命攻城城上亂箭射下瑜命且回軍

商議使甘寧引數千軍馬徑取荊州凌統引數千軍馬徑取襄陽然後却再

取南郡未遲正分撥間忽然探馬飛來報說諸葛亮自得了南郡遂用兵符

星夜詐調荊州守城軍馬來救却教張飛襲了荊州荊州一路又一探馬飛來報

說夏侯惇在襄陽被諸葛亮差人賫兵符詐稱曹仁求救誘惇引兵出却教

雲長襲取了襄陽襄陽亦用虛寫二處城池全不費力皆屬劉玄德矣又總敘一句取者不費力教者亦不費筆周瑜

曰諸葛亮怎得兵符程普曰他拏住陳矯兵符自然盡屬之矣程普口中不敘陳矯却在

周瑜大叫一聲金瘡迸裂明是詐騙曹仁此正是

幾郡城池無我分一場辛苦爲誰忙

未知性命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五十二回 諸葛亮智辭魯肅 趙子龍計取枳陽

荊州者大漢之荊州而非劉表之荊州也非劉表之荊州何必劉表之子方可有即以

爲劉表之荊州而劉表之子可有劉表同宗之弟何不可有然使孔明執此語以謝魯

肅則東吳之攻我必速矣。東吳攻我則我勢危。曹操見我與吳之相攻而復乘我間以圖我則我愈危。故不若借劉琦以緩之。緩之而彼不肯緩則以將死之劉琦暫緩之。此孔明之明而熟於計也。

前卷玄德所取者荆州尚未半耳。周瑜卽能聽魯肅之言而不攻劉備安肯不分取荆州之半而遂去乎。周瑜之所以去者有吳侯之召也。吳侯之所以召者有合淝之戰也。人但知周瑜之戰曹仁適爲孔明取三郡之助而不知孫權之戰合淝又適爲孔明取四郡之助云。

三國人才絕異而其形貌亦多有異者。如大耳之玄德赤面長髯之關公虎鬚環眼之翼德碧眼紫鬚之仲謀及黃鬚之曹彰斯皆奇矣。而又有白眉之馬良至今稱衆中之尤者必曰白眉雖然形貌末耳。舜目重瞳耳重瞳項羽亦重瞳黃巢左目亦重瞳或聖而帝或好譎而霸而好勇而亡或好殺而亡人之賢不賢豈在貌之異不異哉。

馬良請表劉琦爲荆州牧以安衆心可見荆州之人未忘劉表其從曹操者迫於勢耳使玄德於劉表託孤之日而遂自取之則人心必不附人心不附則曹操來迫而內變必作故知玄德之遲於取荆州未爲失算矣。或曰荆州之人旣已未忘劉表益州之人

豈其不念劉璋。玄德不肯。劉表於死後而獨可奪劉璋於生前。其故何歟。曰。荊州者。東吳之所必爭也。宜權借劉琦。以謝東吳。益州則非張魯之所敢爭也。不必存劉璋。以謝張魯。當曹操習戰玄武之時。未嘗須臾忘荊州也。外患既迫。我何能猝定荊州之人心。而消其內憂。及曹操既破張魯之後。勢未暇遠窺益州也。外患尙遲。則我可徐撫益州之人心。而戢其內變。是以荊州之事。不得以益州律之。

劉度納降。只是一番趙範納降。却有兩番。孔明取零陵。只是一番。子龍取桂陽。却有兩番。邢道榮之詐。孔明知之而從之。以行我計。妙在暗寫。陳應鮑龍之詐。子龍知之而殺之。用其帶來之人。以行我計。妙在明寫。卽一卷之中。而前事與後事。無一毫相犯。前文與後文。亦無一毫相犯。問近日稗官。能有此否。

劉備取劉焉之婦。而趙雲不取趙範之嫂。是趙雲過於劉備矣。張繡恥以其婦事曹操。而趙範願以其嫂事趙雲。是趙範不如張繡矣。趙範之意。以爲嫂復作嫂。一重親。何妨更做兩重親。趙雲之意。以爲兄同是兄。一家人。豈可更作兩家事。趙範之愛子龍。以爲親。却是極疎。子龍之怒趙範。以爲疎。却是極親。纔通譜。便令見嫂。是真以之爲兄也。親也。然纔通譜。便令娶嫂。是原不以之爲兄也。疎也。纔通譜。便打。是



不認之爲弟也。疎也。然纔通譜，便打是已。認之爲弟也。親也。自子龍一打之後，而叔眞是叔。嫂眞是嫂。弟眞是弟。兄眞是兄矣。

讀子龍之事，戲成數聯云：大守華堂出粉面，可惜莽相如負却。卓王孫佳人翠袖捧金鐘，又憐美玉環不遇韋節度。李靖無心枉了善識人的紅拂，令公有院逢着不解事的千牛老拳一擊打斷了。鴛鴦仙橋美酒三盃撮，不合行雲巫峽雖非認義哥哥也。做着雲長秉燭不學多情叔叔，羞殺他曹植思甄此數聯俱堪絕倒。

却說周瑜見孔明襲了南郡，又聞他襲了荊襄，如何不氣。氣傷箭瘡，半晌

方甦。衆將再三勸解。瑜曰：若不殺諸葛村夫，怎息我心中怨氣。程德謀可助我攻打南郡，定要奪還東吳。

讀者至此必謂下文與子龍相殺也

正說間，魯肅至。瑜謂之曰：吾欲起兵

與劉備諸葛亮共決雌雄，復奪城池。子敬幸助我。魯肅曰：不可。方今與曹操相持，尙未分成敗。主公現攻合淝不下。

爲前文補筆

如若自家互相吞併，倘曹兵

乘虛而來，其勢危矣。

魯肅見瑜到此是細到以拒曹

况劉玄德舊曾與曹操相厚，若逼得緊急，獻

了城池，一同攻打東吳，如之奈何。

玄德自受衣帶詔後，勢不復與曹相合，突然在東吳編之何必不然

瑜曰：吾等用計策，損兵

馬費錢糧，他去圖現成，豈不可恨。

也要思量東風是誰家的

肅曰：公瑾且耐容某親見玄德將

理來說他。若說不通。那時動兵未遲。諸將曰：子敬之言甚善。於是魯肅引從者徑投南郡。來到城下。叫門。趙雲出問。肅曰：我要見劉玄德。有話說。雲答曰：吾主與軍師在荊州城中。肅遂不入南郡。徑奔荊州。見旌旗整列。軍容甚盛。肅暗羨曰：孔明真非常人也。又在魯肅軍士報入城中說魯子敬要見孔明令大開城門接肅入衙。敘禮畢。分賓主而坐。茶罷。肅曰：吾主吳侯與都督公瑾教某再三申意。皇叔前者操引百萬之衆。名下江南。實欲來圖皇叔。亦是實話幸得東吳殺退曹兵。救了皇叔。所有荊州九郡。合當歸於東吳。今皇叔用詭計奪占荊襄。使江東空費錢糧。軍馬而皇叔安受其利。恐於理未順。子敬之言不敵不隨的是長者孔明曰：子敬乃高明之士。何故亦出此言。常言道：物必歸主。荊襄九郡。非東吳之地。乃劉景升之基業。吾主固景升之弟也。景升雖亡。其子尚在。以叔輔姪。而取荊州有何不可。劉表乃東吳之體。而孔明借劉表以謝東吳者。以子敬言來。則劉表之幾故耳。肅曰：若果係公子劉琦占據。尙有可解。今公子在江夏。須不在這裏。孔明曰：子敬欲見公子乎。便命左右請公子出來。續雲之至南郡。公子之到荊州。皆不用先敘在前。此當等之法。只見兩侍者從屏風後扶出劉琦。琦謂肅曰：病軀不能施禮。子敬勿罪。屏風後乃蔡夫人所立。之聲今又換却劉琦。魯肅吃了一驚。默然無語。良久言曰：公子

若不在便如何。

一見便望他死

孔明曰：公子在。一日守一日，若不在，別有商議。

語甚含妙

肅曰：若公子不在，須將城池還我。東吳孔明曰：子敬之言是也。

得妙

遂設宴。

相待宴罷，肅辭出城，連夜歸寨。具言前事。瑜曰：劉琦正青春年少，如何便得

他死？這荊州何日得還？肅曰：都督放心，只在魯肅身上。務要討荊襄還東吳。

瑜曰：子敬有何高見？肅曰：吾觀劉琦過於酒色，病入膏肓，現今面色

羸瘦，氣喘嘔血，不過半年。其人必死。那時往取荊州，劉備須無得推故。

可發一笑

周瑜猶自忿氣未消，忽孫權遣使至，瑜令請入，使曰：主公圍合淝。

累戰不捷。

幾番斷殺只用使

特令都督收回大軍，且撥兵赴合淝相助。

以上按下東吳一邊

得班師回柴桑，養病。令程普部領戰船士卒來合淝聽孫權調用。

却說劉玄德自得荊州南郡襄陽，心中大喜，商議久遠之計，忽見一人上廳

獻策視之，乃伊籍也。玄德感其舊日之恩，十分相敬。

坐而問之，籍曰：要知荊州久遠之計，何不求賢士以問之？玄德曰：賢士安在？籍曰：荊襄馬氏兄

弟五人，並有才名。幼者名諤，字幼常。

其最賢者，眉間有白毛，名良。字季常。

伊籍前曾為馬氏此又關馬玄德前破長蛇得一鄉里為之諺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

馬今取荊州，又得一馬良，馬良其相映成趣。

文解蜀伏線

白也。若白眉而黃目。今之此日牛者。皆謂人非。

公何不求此人而與之謀。玄德遂命請之。馬良至。玄德優禮相

待。請問保守荊襄之策。良曰：「荊襄四面受敵之地。恐不可久守。可令公子劉

琦於此養病。招諭舊人以守之。就表奏公子爲荊州刺史。以安民心。」孔明借公子以

借公子以安民心。前後相應。

然後南征武陵。長沙。桂陽。零陵四郡。積收錢糧。以爲根本。此久遠之

計也。

爲後文取四郡張本。

玄德大喜。遂問四郡當先取何郡。良曰：「湘江之西零陵最近。可先

取之。次取武陵。然後襄江之東。取桂陽。長沙。爲後。玄德遂用馬良爲從事。伊

藉副之。請孔明商議。送劉琦回襄陽。替雲長回荊州。應照前文。便調兵取零陵。差張

飛爲先鋒。趙雲合後。孔明玄德爲中軍。人馬一萬五千。留雲長守荊州。此處便是

州領爲後文伏線。

麋竺劉封守江陵。却說零陵太守劉度。聞玄德軍馬到來。乃與其子劉

賢商議。賢曰：「父親放心。他雖有張飛趙雲之勇。我本州上將邢道榮力敵萬

人可以抵對。劉度遂命劉賢與邢道榮引兵萬餘。離城三十里。依山靠水下

寨。探馬報說孔明自引一軍到來。前是暗伏。此是明攻。道榮便引軍出戰。兩陣對圓。道榮出

馬。手使開山大斧。厲聲高叫：「反賊安敢侵我境界。見對陣中一簇黃旗。出旗

開處。推出一輛四輪車。車中端坐一人。頭戴綸巾。身披鶴氅。手執羽扇。用扇

招那道榮曰吾乃南陽諸葛孔明也曹操引百萬之衆被吾略施小計殺得片甲不回又將水燒汝等豈堪與吾對敵我今來招安汝等何不早降道榮大笑曰赤壁糜兵乃周瑜之謀也干汝何事敢來誑語不知孔明風力輪大斧竟奔孔明孔明便回車望陣中走陣門復閉道榮直衝殺過來陣勢急分兩下而走認明忽開道榮遙望中央一簇黃旗料是孔明乃只望黃旗而趕抹過山脚黃旗扎住忽地中央分開不見四輪車只見一將挺矛躍馬大喝一聲直取道榮乃張翼德也孔明忽沒梁塵忽現來得突兀道榮輪大斧來迎戰不數合氣力不加撥馬便走翼德隨後趕來喊聲大震兩下伏兵齊出道榮捨身衝過前面一員大將攔住去路大叫認得常山趙子龍否亦寫得突兀道榮料敵不過又無處奔走只得下馬請降子龍縛來寨中見玄德孔明玄德喝教斬首孔明卽止之問道榮曰汝若與我捉了劉賢便准你投降此處寫孔明用計妙在不先說明道榮連聲願往孔明曰你用何法捉他道榮曰軍師若肯放某回去某自有巧說今晚軍師調兵劫寨某爲內應約束劫寨活捉劉賢獻於軍師劉賢既擒劉度自降矣玄德不信其言孔明曰那將軍非謬言也軍師是計却不敘明遂放道榮歸道榮得放回寨將前事實訴劉賢賢曰如此奈

何道榮曰：可將計就計。今夜將兵伏於寨外，寨中虛立旗旛，待孔明來，劫寨就而擒之。已在孔明軍中劉賢依計。當夜二更，果然有一彪軍到寨口，每人各帶草把。

一齊放火。劉賢道：榮兩下殺來，放火軍便退。此是孔明之計，不知者謂劉賢道榮兩軍乘

勢追趕，趕了十餘里，軍皆不見。奇絕劉賢道：榮大驚，急回本寨，只見火光未滅。

寨中突出一將，乃張翼德也。全是孔明調度，妙在先不敘明劉賢叫道：榮不可入寨，却去劫孔明。

寨便了。於是復回軍，走不十里，趙雲引一軍刺斜裏殺出一槍，刺道榮於馬下。全是孔明調度，妙在先不敘明

劉賢急撥馬奔走，背後張飛趕來，活捉過馬，綁縛見孔明。賢告曰：

邢道榮教某如此，實非本心也。孔明令釋其縛，與衣穿了，賜酒壓驚，教人送入城，說父投降。信那山榮則計，特劉賢則真如其不降，打破城池，滿門盡誅。劉賢回零陵，見父劉

度，備述孔明之德，勸父投降。度從之，遂於城上豎起降旗，大開城門，賞捧印

綬，出城，竟投玄德。大寨納降，孔明教劉度仍爲郡守，其子劉賢赴荊州隨軍

辦事。釋然以子爲質零陵一郡居民，盡皆喜悅。玄德入城安撫已畢，賞勞三軍，乃問衆

將曰：零陵已取了，桂陽郡何人敢取？馬良之言，本是零陵之後，應取此處，今却先取桂陽，洩得妙趙雲應曰：某願往。張飛

奮然曰：飛亦願往。二人相爭，孔明曰：終是子龍先應，只教子龍去。張飛不

服。定要取孔明教拈圖拈着的便去。又是子龍拈着。張飛怒曰：我並不要人相幫，只獨領三千軍去。穩取城池。

張飛淨先往却用取此  
險此處早為伏筆

趙雲曰：某也只領三千兵

去。如不得城，願受軍令。孔明大喜，寫軍令狀，選三千精兵付趙雲去。

前是兩將  
雙立戰功

此却分  
開兩處張飛不服，玄德喝退趙雲，領了三千人馬，巡往桂陽進發。早有探馬報

知桂陽太守趙範，範急聚衆商議，管軍校尉陳應、鮑龍願領兵出戰。原來二

人都是桂陽嶺山鄉獵戶出身，陳應會使飛叉，鮑龍曾射殺雙虎。

忽夾敘陳應鮑龍二  
句忙中自有此筆

二人自恃勇力，乃對趙範曰：劉備若來，某二人願爲前部。趙範曰：我聞劉玄

德乃大漢皇叔，更兼孔明多謀，關張極勇，今領兵來的。趙子龍在當陽長坂

百萬軍中，如入無人之境。

又將子龍  
則事一提

我桂陽能有多少人馬，不可迎敵，只可投降。

便寫下  
文張本應曰：某請出戰。若擒不得趙雲，那時任太守投降，不遲。趙範拗不過，只

得應允。陳應領三千人馬出城迎敵。早望見趙雲領兵來到，陳應列成陣勢。

飛馬綽叉而出，趙雲挺槍出馬，責罵陳應曰：吾主劉玄德乃劉景升之弟，今

輔公子劉琦同領荊州。

又將前  
一提

特來撫民，汝何故迎敵？陳應罵曰：我等只服曹

丞相，豈順劉備？趙雲大怒，挺槍驟馬，直取陳應。應撻叉來迎，兩馬相交，戰到

四五合陳應料敵不過撥馬便走趙雲追趕陳應回顧趙雲馬來相近用飛  
又擲去被趙雲接住回擲陳應應急躲過雲馬早到將陳應活捉過馬擲於  
地下喝軍士綁縛回寨敗軍四散奔走雲入寨叱陳應曰量汝安敢敵我我  
今不殺汝放汝回去說與趙雲早來投降與孔明放那陳應謝罪抱頭鼠竄回到  
城中對趙雲盡言其事雲曰我本欲降汝強要戰以致如此遂叱退陳應將  
捧印綬引十數騎出城投大寨納降雲出寨迎接待以賓禮置酒共飲納了  
印綬酒至數巡雲曰將軍姓趙某亦姓趙五百年前合是一家近日此將軍乃  
眞定人某亦眞定人又是同鄉倘得不棄結爲兄弟實爲萬幸今日實屬幸且雲  
大喜各敘年庚雲與雲同年雲長雲四個月雲遂拜雲爲兄二人同鄉同年  
又同姓十分相得不知者謂至此必謂二臣就密於此張飛孰知後來却又不然至晚席散雲辭回城次日雲請雲入城  
安民雲教軍士休動只帶五十騎隨入城中第一次居民執香伏道而接雲安  
民已畢趙雲邀請入衙飲宴酒至半酣雲復邀雲入後堂深處洗盞更酌雲  
飲微醉此詩忽忽請出一婦人與雲把盞突如其來子龍見婦人身穿縞素縞衣素巾有傾  
城傾國之色然遇一文君乃問雲曰此何人也雲曰家嫂樊氏也不使妻拜伯獨使子龍



改容敬之。之禮樊氏把盞畢。範令就坐。之禮雲辭謝。之禮樊氏辭歸後堂。雲曰：賢弟

何必煩令嫂舉盃耶？範笑曰：中間有個緣故。乞兄勿阻。先兄棄世已三載。止當

之禮家嫂寡居終非了局。弟常勸其改嫁。嫂曰：若得三件事兼全之人。我方嫁

之第一要文武雙全。名聞天下。第二要相貌堂堂。威儀出衆。第三要與家兄

同姓。再應婦人却如此你道天下那得有這般湊巧的。或據據法某今尊兄堂堂儀表名

震四海。又與家兄同姓。正合家嫂所言。合體之巧則湊矣。只若不嫌家嫂貌陋。願備

嫁資。與將軍爲妻。前呼尊兄此語收呼頓止結累世之親如何？雲聞言大怒而起。厲聲

曰：吾既與汝結爲兄弟。汝嫂卽吾嫂也。豈可作此亂人倫之事乎？趙範看得通曉爲泛

近日世俗好言通語。必得認真知道。雲者趙範慚羞滿面。答曰：我好意相待。如何這般無禮。遂目

視左右有相害之意。雲已覺一拳打倒趙範。徑出府門上馬出城去了。不單打魏

打兄範急喚陳應、鮑龍、商議。應曰：這人發怒去了。只索與他廝殺。範曰：但恐贏

他不得。鮑龍曰：我兩個詐降在他軍中。太守却引兵來搦戰。我二人就陣上

擒之。那漢樂於困而詐降。今兩人陳應曰：必須帶些人馬。龍曰：五百騎足矣。當夜二人引

五百軍徑奔趙雲寨來投降。雲已心知其詐。高適雲遂教喚入二將到帳下說

趙範欲用美人計賺將軍趙範實無此心東吳人有此舉一實一虛前待相映只等將軍醉了扶入後堂謀殺將頭

去曹丞相處獻功如此不仁某二人見將軍怒出必連累於某因此投降趙

雲作喜置酒與二人痛飲二人大醉雲乃縛於帳中擒其手下人問之果是

詐降劉道榮之詐孔明吐實明白陳雲喚五百軍人各賜酒食傳令曰要害我者陳應鮑龍

也不干衆人之事汝等聽吾行計皆有重賞衆軍拜謝將降將陳鮑二人當

時斬了却教五百軍引路雲引一千軍在後連夜到桂陽城下叫門妙在即用其人城

上聽時說陳鮑二將軍殺了趙雲回軍請太守商議事務妙在即用其計城上將火照

看果是自家軍馬趙範急忙出城雲喝左右捉下遂入城安撫百姓已定第二

飛報玄德玄德與孔明親赴桂陽雲迎接入城推趙範於階下孔明問之

範備言以嫂許嫁之事孔明謂雲曰此亦美事公何如此雲曰趙範既與某

結爲兄弟今若娶其嫂惹人唾罵一也此從兄弟起見其婦再嫁便失大節二也此從夫

趙範初降其心難測三也主公新定江漢枕席未安雲安敢以一婦人而廢

主公之大事此正君中起見當揮拳之時已不認趙範爲兄弟則得桂陽之玄德曰今日大事已定與汝

娶之若何雲曰天下女子不少但恐名譽不立何患無妻子乎落各丈夫語趙範做樣不允安撫做樣亦不允數

或可謂玄德曰：子龍真丈夫也。遂釋趙範，仍令爲桂陽太守，重賞趙雲、張飛。大叫曰：偏子龍幹得功，偏我是無用之人。不是眼紅却是技癢只撥三千軍與我去取武陵郡。活捉太守金旋來獻。通知後來個不是活捉孔明大喜曰：翼德要去不妨，但要依一件事，正是。

軍師決勝多奇策，將士爭先立戰功。

未知孔明說出那一件事來，且看下文分解。

### 第五十三回

關雲長義釋黃漢升

孫仲謀大戰張文遠

孔明取七郡之地。前三郡用襲，後四郡用攻。而後四郡之中，兩郡太守是降，兩郡太守是死。零陵、桂陽是太守不欲戰，手下人欲戰；武陵、長沙是太守欲戰，手下人不欲戰。至於零陵與桂陽不同，武陵與長沙又異。求其一筆之相犯而不可得，事之天然變幻。至於如此，後之作裨官者，卽執筆效之，安能彷彿耶？雲長不殺黃忠，是好勝處，不是慈悲處，以爲殺墮馬之人，不足爲勇故耳。若認作慈悲，則爲宋襄公之仁義，豈所以論雲長哉？設以宋襄公處此，不但墮馬不殺，卽不墮馬亦不殺何也？白髮黃忠，已在不禽二毛之例也。

此處有雲長義釋黃忠。後復有翼德義釋嚴顏。以對之。此處有黃忠射盛縷。不射關公。前却有趙雲射篷索。不射徐盛。以對之。然關公不殺黃忠。是不便殺。欲留待後。殺翼德。不殺嚴顏。是竟不殺。趙雲不殺徐盛。是本當殺。姑不殺。黃忠不殺關公。是真不忍殺。四人各有一樣肚腸。寫來更不相犯。

文章之妙。有前文方於此應。後文又於此伏者。如魏延之獻長沙。是也。前在襄陽城下。大戰文聘。今在長沙城上。殺却韓玄。是前文於此應也。孔明既死。魏延乃有反漢之謀。魏延初降。孔明已有欲殺之志。是後文又於此伏也。通觀全部。雖人與事紛紛。而伏應之妙。則一篇如一句。斯真有數文字。

黃忠者。五虎將之一也。於此卷方纔出名。寫來亦極出色。寫其刀。寫其箭。猶但寫其勇耳。至於不射關公。知重義也。敦請始出。知自愛也。請葬韓玄。不記怨也。請以劉表之姪爲郡守。不忘本也。不獨勇略過人。而其人品。亦有不可及者。與關張趙雲並列。夫何愧焉。

方敘玄德取四郡。便接敘孫權戰合淝。蓋玄德取四郡之時。正孫權戰合淝之時也。若不按下周瑜召去程普牽制孫權。則玄德安能從容而取漢上之地。故夾敘孫權一邊。

特爲玄德一邊發明也。且孫權雖失南郡而猶能取合淝則以此之得償彼之失而索荆州之意不至於甚急耳。是合淝之役不獨爲上文發明又將爲下文伏線也。

周瑜破曹仁而孫權不能破張遼非獨張遼之智過於曹仁亦孫權之智不如周瑜也。天下豈有一養馬之後槽而可以殺大將豈又有一小卒爲細作而可以放火開城門者乎。太史慈之死於是役使周郎而在軍中必不至此。故凡權之所以敗皆以周郎怒氣沖激養病柴桑之故則不但南郡之失當致怨於孔明而合淝之戰亦當歸怨於孔明耳。

張遼之守合淝其真大將之才乎。赤壁之戰射黃蓋以救曹操猶不過戰將之能耳。觀於此卷有大將之才三。既勝而能懼是其慎也。聞變而不亂是其定也。乘機以誘敵是其謀也。宜其爲關公之器重與。惟大將不懼大將亦惟大將能知大將於黃忠見關公之神武於張遼亦見關公之知人。

却說孔明謂張飛曰。前者子龍取桂陽郡時。責下軍令狀而去。今日翼德要取武陵必須也。責下軍令狀方可領兵去。趙雲軍令狀是趙雲請願張飛軍令狀是孔明索取張飛遂立軍令狀欣然領三千軍。晝夜投武陵界上來。金旋聽得張飛引兵到。乃集將校整點精

兵器械出城迎敵從事鞏志諫曰劉玄德乃大漢皇叔仁義布於天下加

張翼德驍勇非常不可迎敵不如納降爲上此處與桂陽相反金旋大怒曰汝欲與賊

連爲內變耶喝令武士推出斬之衆官皆告曰先斬家人與軍不利金旋

喝退鞏志自率兵出離城二十里正迎張飛飛挺矛立馬大喝金旋旋問

將誰敢出戰衆皆畏懼莫敢向前如此特士而欲迎敵多見其不知量也旋自驟馬舞刀迎之張飛大

一聲渾如巨雷金旋失色不敢交鋒撥馬便走張飛不消戰得生又與前文不同飛引衆軍隨後

殺金旋走至城邊城上亂箭射下旋驚視之見鞏志立於城上曰汝不順

時自取敗亡吾與百姓自降劉矣言未畢一箭射中金旋門面墜於馬下黃

之箭先寫鞏志之射天然一個引子軍士割頭獻張飛鞏志出城納降飛就令鞏志賞印綬往桂陽

玄德大喜遂命鞏志代金旋之職玄德親至武陵安民畢馳書報雲

言翼德子龍各得一郡明明美點雲長雲長乃回書上請曰聞長沙尙未取如兄長

以弟爲不才教關某幹這件功勞甚好前既寫張道張此處知寫關公玄德大喜遂教張飛星夜

去替雲長守荊州令雲長來取長沙雲長既至入見玄德孔明孔明曰子

取桂陽翼德取武陵都是三千軍去今長沙太守韓玄固不足道只是他右

一員大將乃南陽人姓黃名忠字漢升

黃忠名字却用孔明口中說出敘法挪換

是劉表帳下中郎將與

劉表之姪劉磐共守長沙

劉磐本劉表之子

後事韓玄雖今年近六旬却有萬夫不當之

勇不可輕敵

先在孔明口中寫黃忠

雲長去必須多帶軍馬雲長曰軍師何故長別人銳氣

滅自己威風量一老卒何足道哉關某不須用三千軍只消本部下五百名

校刀手決定斬黃忠韓玄之首來獻麾下寫雲長好勝更自出色玄德苦擋雲長不依只領

五百校刀手而去孔明謂玄德曰雲長輕敵黃忠只恐有失主公當往接應

玄德從之隨後引兵望長沙進發

寫長沙却用孔明玄去自去與曹操相似與柱國或後相反

却說長沙太守韓玄平

生性急輕於殺戮衆皆惡之

寫成文百姓助觀送張本

是時聽知雲長軍到便喚老將黃忠商

議忠曰不須主公憂慮憑某這口刀這張弓一千個來一千個死將刀又送弓伏見原

來黃忠能開二石力之弓百發百中言未畢階下一人應聲而出曰不須老

將軍出戰只就某手中定活捉關某韓玄視之乃管軍校尉楊齡韓玄大喜

遂令楊齡引軍一千飛奔出城約行五十里望見塵頭起處雲長軍馬早到

楊齡挺槍出馬立於陣前罵戰雲長大怒更不打話飛馬舞刀直取楊齡齡

挺槍來迎不三合雲長手起刀落砍楊齡於馬下

先寫楊齡之死以見黃忠之勇

追殺敗兵直至

城下韓玄聞之大驚，便教黃忠出馬。玄自來城上觀看，忠提刀縱馬，引五百騎兵飛過弔橋。雲長見一老將出馬，知是黃忠，把五百校刀手一字擺開，橫刀立馬而問曰：「來將莫非黃忠否？」寫得關公忠曰：「既知我名，焉敢犯我境。」雲長曰：「特來取汝首級。」其應言罷，兩馬交鋒，鬪一百餘合，不分勝負。寫黃忠韓玄恐黃忠有失，鳴金收軍。黃忠收軍入城，雲長也退軍離城十里下寨。心中暗忖：「老將黃忠名不虛傳，鬪一百合全無破綻。」又在關公處來日必用拖刀計，背砍贏之。次日早飯畢，又來城下搦戰。韓玄坐在城上，教黃忠出馬。忠引數百騎殺過弔橋，再與雲長交馬，又鬪五六十合，勝負不分。寫黃忠兩軍齊聲喝采。又在衆人眼鼓聲正急時，雲長撥馬便走。黃忠趕來，雲長方欲用刀砍去，忽聽得腦後一聲響，急回頭看時，見黃忠被戰馬前失，掀在地下。不知者誤至此雲長急回馬，雙手舉刀猛喝曰：「我且饒你性命，快換馬來廝殺。」此處却黃忠急提起馬蹄，飛身上馬，奔入城中。玄驚問之，忠曰：「此馬久不上陣，故有此失。」玄曰：「汝箭百發百中，何不射之？」借韓玄口忠曰：「來日再戰，必然詐敗，誘到弔橋邊射之。」玄以自己所乘一匹青馬與黃忠，忠拜謝而退。尋思難得雲長如此義氣，他不敢殺害我。



我又安忍射他。

此說又寫黃忠

若不射，又恐違了將令。是夜躊躇未定。次日天曉，人報

雲長搦戰，忠領兵出城。雲長兩日戰，黃忠不下十分焦燥，抖擻威風，與忠交

馬戰不到三十餘合，忠詐敗。雲長趕來，忠想昨日不殺之恩，不忍使射帶住

刀把弓，虛拽弦響。射妙雲長急閃，却不見箭。雲長又趕，忠又虛拽。人不使射妙雲長急

閃，又無箭。只道黃忠不會射，放心趕來，將近弔橋。黃忠在橋上搭箭開弓，弦

響，箭到正射在雲長盔纓根上。寫黃忠第三日射的是雲長其標漢升此又是升黃忠標也前面軍齊聲喊起。雲長喫

了一驚，帶箭回寨。方知黃忠有百步穿楊之能。今日正射盔纓，正是報昨日

不殺之恩也。又在雲長身上中高一黃忠雲長領兵而退。黃忠回到城上來，見韓玄，玄便喝左右

捉下黃忠。忠叫曰：無罪。玄大怒曰：我看了三日，汝敢欺我。汝前日不力戰，必

有私心。昨日馬失，他不殺汝，必有關通。因前第二日并疑他前日今日兩番虛拽弓弦，第三箭

却止射他，盜纓如何不是外通？內連若不斬汝，必爲後患。喝令刀斧手推出

城門外，斬之。衆將欲告。玄曰：但告免黃忠，各便是同情。不知黃忠死也又必謂黃忠死矣剛推到門

外，恰欲舉刀，忽然一將揮刀殺入，砍死刀手，救起黃忠。救得黃忠出入意外大叫曰：黃漢升

乃長沙之保障，今殺漢升，是殺長沙百姓也。此句極妙韓玄殘暴不仁，輕賢慢士。

當衆共殛之。願隨我者便來。衆視其人面如重棗，目若朗星，乃義陽人魏延

此四十一回中  
卒爲此伏線

也。自襄陽趕劉玄德，不著來投韓玄，怪其傲慢，少禮不肯重用。故

屈沉於此。當日救了黃忠，教百姓同殺韓玄袒臂一呼，相從者數百餘人。

黃忠攔當不住。又寫魏延直殺上城頭，一刀砍韓玄爲兩段，提頭上馬，引百姓

出城投拜雲長大喜，遂入城安撫已畢，請黃忠相見，忠託病不出。又寫雲

長卽使人去請玄德孔明，却說玄德自雲長來取長沙，與孔明隨後催促人

馬接應，正行間，青旗倒捲，一鴉自北南飛，連叫三聲而去。此操之鴉自飛，人以此

曰：此應何禍福？孔明就在馬上袖占一課，曰：長沙郡已得，又主得大將。午時

後定見分曉。今日安得有  
此起謀先生少頃見一小卒飛報前來，說關將軍已得長沙郡，降將

黃忠、魏延、耑等主公到彼，玄德大喜，遂入長沙，雲長接入廳上，具言黃忠之

事。玄德乃親往黃忠家相請，忠方出降。又寫求葬韓玄屍首於長沙之東。又寫後

人有詩讚黃忠曰：

將軍氣概與天參，白髮猶然困漢南。至死甘心無怨望，臨降低首尙懷慚。  
寶刀燦雪彰神勇，鐵騎臨風憶戰酣。千古高名應不泯，長隨孤月照湘潭。

玄德待黃忠甚厚。雲長引魏延來見孔明，喝令刀斧手推下斬之。寫得突然可怪玄德

驚問孔明曰：「魏延乃有功無罪之人，軍師何故欲殺之？」孔明曰：「食其祿而殺

其主，是不忠也；居其上而獻其地，是不義也。」自是正論然愈却不重在此吾觀魏延腦後有反骨，

久後必反，故先斬之，以絕禍根。先生不惟善下又善指玄德曰：「若殺此人，恐降者人人

自危，望軍師恕之。」孔明指魏延曰：「吾今饒汝性命，汝可盡忠報主，勿生異心。」

若生異心，我好歹取汝首級。」魏延諾諾連聲而退。緊志殺命旋句孔明不推之乃係罪種黃忠

薦劉表姪劉磐，現在攸縣閒居。又寫黃忠玄德取回教掌長沙郡四郡已平。總放二句只括上文玄

德班師回荊州，改油江口爲公安。自此錢糧廣盛，賢士歸之。將軍馬四散屯

於隘口。以上按下玄德一處以下接敘中突一處却說周瑜自回柴桑養病，令甘寧守巴陵郡，令凌統守漢

陽郡。二處分布戰船，聽候調遣。程普引其餘將士投合淝縣來，原來孫權自

從赤壁鏖兵之後，久在合淝。前文敘與曹兵交兵，大小十餘戰，未決勝負。一句包吞無數文字者知無

至華不敢逼城下寨，離城五十里屯兵。聞程普兵到，孫權大喜，親自出營勞軍。

人報魯子敬先至，權乃下馬立待之。正應大自了肅慌忙滾鞍下馬施禮，衆將見

權如此待肅，皆大驚異。權請肅上馬，並轡而行，密謂曰：「孤下馬相迎，足顯公

否肅曰未也。晉書權曰然則何如而後爲顯耶。肅曰願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總

括九州克成帝業使肅名書竹帛始爲顯矣。顯以其君顯非以其身顯也權撫掌大笑同至帳

中大設飲宴犒勞廖兵將士商議破合淝之策忽報張遼差人來下戰書權

拆書觀畢大怒曰張遼欺吾太甚汝聞程普軍來故意使人搦戰來日吾不

用新軍赴敵看我大戰一場。是時乃傳令當夜五更三軍出寨望合淝進發辰

時左右軍馬行至半途曹兵已到兩邊布成陣勢孫權金盔金甲披挂出馬

左宋謙右賈華二將使方天畫戟。先時戟兩邊護衛三通鼓罷曹軍陣中門旗

兩開三員將全裝貫帶立於陣前中央張遼左邊李典右邊樂進張遼縱馬

當先專搦孫權決戰權綽槍欲自戰陣門中一將挺槍驟馬早出乃太史慈

也。太史慈一向冷落於此略一寫之張遼揮刀來迎兩將戰有七八十合不分勝負曹陣上李典謂

樂進曰對面金盔者孫權也若捉得孫權足可與八十三萬大軍報讎。又將亦樂

說猶未了樂進一騎馬一口刀從斜裏徑取孫權如一道電光飛至面前

手起刀落。寫得宋謙賈華急將畫戟遮架刀到處兩枝戟齊斷。史自只將戟幹望

馬頭上打樂進回馬宋謙綽軍士手中槍趕來李典搭上箭望宋謙心窩裏

便射應弦落馬。太史慈見背後有人墮馬，棄却張遼，望本陣便回。張遼乘勢掩殺過來，吳兵大亂，四散奔走。張遼望見孫權，驟馬趕來看，趕上吳人刺斜裏，擡出一軍爲首大將，乃程普也。吳人截殺一陣，救了孫權。張遼收軍自回，合淝程普保孫權回大寨，敗軍陸續回營。孫權因見折了宋謙，放聲大哭。長史張紘曰：「主公恃盛壯之氣，輕視大敵，三軍之衆莫不寒心。即使斬將奪旗，威振疆場，亦偏將之任，非主公所宜也。願抑賁育之勇，懷王霸之計。且今日宋謙死於鋒鏑之下，皆主公輕敵之故。今後切宜保重。」孫權以輕視而破，孫權以重而破，宋謙之權曰：「是孤之過也。從今當改之。少頃太史慈入帳，言某手下有一人，姓戈名定，與張遼手下養馬後槽是兄弟。後槽被責懷怨，今晚使人報來，舉火爲號，刺殺張遼，以報宋謙之讎。」作奸者不過一小卒，乃內應也。亦只一驚，可發一笑。某請引兵爲外應。權曰：「戈定何在？」太史慈曰：「已混入合淝城中去了。」某願乞五千兵去。諸葛瑾曰：「張遼多謀，恐有準備，不可造次。」太史慈堅執要行。孫權輕信太史慈，又輕信孫權，故安得不敗。權因傷感宋謙之死，急要報讎，遂令太史慈引兵五千去爲外應。却說戈定，乃太史慈鄉人，當日雜在軍中，隨入合淝城，尋見養馬後槽兩個商議，戈定曰：「我已使人報太史慈將軍去了。」

今夜必來接應。你如何用事。

此等入有長計。渡向城出來。

後槽曰：此間離軍中較遠，夜間卽不能

進，只就草堆上放起一把火，你去前面叫反。城中兵亂，就裏刺殺張遼。

說得妙。

餘軍自走也。戈定曰：此計大妙。是夜張遼得勝回城，賞勞三軍，傳令不許解

甲宿睡。大將不是戰將。左右曰：今日全勝，吳兵遠遁，將軍何不卸甲安息。遼曰：非也。

爲將之道，勿以勝爲喜，勿以敗爲憂。倘吳兵度我無備，乘虛攻擊，何以應之。

今夜防備當比昨夜更加謹慎。不但戒時，道乃然也。說猶未了，後寨火起，一片聲叫

反報者如麻。張遼出帳上馬，親喚從將校十數人當道而立。左右曰：喊聲甚

急，可往觀之。遼曰：豈有一城皆反者？此是造反之人，故驚軍士耳。如亂者先

斬。其智能正。不移時，李典擒戈定并後槽至，遼詢得其情，立斬於馬前。只聽得城

門外鳴鑼擊鼓，喊聲大震。遼曰：此是吳兵外應，可就計破之。便令人於城門

內放起一把火，衆皆叫反。大開城門，放下吊橋。曹仁在由縣關樹上是白日張遼，合衆人史慈見此，喚後相喚。太史慈見

城門大開，只道內變，挺槍縱馬先入。城上一聲砲響，亂箭射下。太史慈急退

身中數箭。太史慈中箭與關帝，中箭射有相似。背後李典樂進殺出，吳兵折其大半，乘勢直趕到寨

前。陸遜董襲殺出，救了太史慈。曹兵自回，孫權見太史慈身帶重傷，愈加傷

感張昭請權罷兵。權從之。遂收兵下船回南徐潤州。比及屯住軍馬。太史病重。權使張昭等問安。太史慈大叫曰：大丈夫生於亂世，當帶三尺劍，立不世之功。今所志未遂，奈何死乎？人人有此志，不能人人遂此志，為之三嘆。言訖而亡。年四十一歲。後人有讚曰：

矢志全忠孝

東萊太史慈

姓名昭遠寒

弓馬震雄師

北海酬恩日

神亭酣戰時

臨終言壯志

千古共嗟咨

孫權聞慈死，傷悼不已，命厚葬於南徐北固山下，養其子太史享於府中。按以

孫權一邊以下再敘玄德一邊却說玄德在荊州整頓軍馬，聞孫權合淝兵敗，已回南徐，與孔明

議。孔明曰：亮夜觀星象，見西北有星墜地，必應折一皇族。方敘太史慈死，只說有南有將星，地乃忽然接出西北劉琦等甚

正言間，忽報公子劉琦病亡。玄德聞之，痛哭不已。孔明勸曰：生死分定，主公

勿憂，恐傷貴體。且理大事，可急差人到彼守禦城池，并料理葬事。玄德曰：誰

可去？孔明曰：非雲長不可。卽時便教雲長前去襄陽保守玄德。今日劉琦

已死，東吳必來討荊州。如何對答？孔明曰：若有人來，亮自有言對答。過了半

月，人報東吳魯肅特來弔喪。正是

先將計策安排定。只等東吳使命來。

未知孔明如何對答。且看下文分解。

### 第五十四回

吳國太佛寺看新郎

劉皇叔洞房續佳偶

文章之奇。有不越半幅。而倏而弔喪。倏而作伐。倏而挂孝。倏而結親。斯亦奇矣。然而凶。則是凶。吉則是吉。猶未足爲奇也。奇莫奇於戈矛劍戟之內。忽然花燭洞房。又莫奇於洞房花燭之中。仍是戈矛劍戟。凶卽是吉。吉卽是凶。凶伏於凶。凶又伏於吉。則此一篇。真爲人意計之所不及量耳。

觀孫權之使魯肅弔喪。而嘆今日之人情。大抵如斯矣。前之弔劉表。非爲劉表。而弔也。爲劉備。而弔也。後之弔劉琦。又非爲劉琦。而弔也。爲荊州。而弔也。弔本爲死。乃以爲生。弔本爲人。乃以爲我。弔之而無益於我。則雖當弔。而不弔焉。弔之而有益於我。則雖不必弔。而亦弔焉。豈獨東吳爲然哉。又豈獨弔喪爲然哉。凡近世之紛紛往來。皆當作東吳弔喪觀也。

孔明之辭魯肅也。劉琦未死。則以劉琦謝之。劉琦旣死。則以取西川謝之。而第二番之措詞。與第一番不同。前則止用緩詞耳。今則先折之以正論。旣明示不還之情。後乃應。



之以權宜。姑託爲暫借之說。其云借也。是卽其不還之意也。孔明嘗借箭於敵矣。嘗借風於天矣。借箭亦將還箭。借風亦將還風耶。

凡借物於人者。以己之所有借之。乃謂之借。荆州非孫氏之有也。何謂借乎。凡授契於人者。先立契而後取物。乃以契爲信。荆州劉氏之所先取也。何契之有乎。近世有謀人之美產。而必寫借契者矣。亦有謝人之索。迨而虛以抵契。搪塞者矣。魯肅孔明母乃類是。至於兩家互相欺誑。一則假寫借契。一則假立婚書。借契疑真實。假婚書弄假成真。一對空頭。眞堪捧腹。

孔明誦銅雀臺賦。是以孫權之嫂。周瑜之妻。激東吳也。今授錦囊密計。是又以孫權之母。周瑜之丈人。助立德也。其子之策。其母破之。其婿之策。其丈人又破之。妙在卽用他自家。人教他。怪別人不得。

袁術遣媒於呂布。認眞做媒。却做不成。孫權遣媒於劉備。假意做媒。倒做成了。然則呂範。非媒也。孫乾。亦非媒也。喬國老。乃眞媒也。而喬國老之爲媒。又孔明實使之。是成就此一段婚姻者。大媒。惟孔明一人而已。

燒了外太公的香。不怕舅爺作梗。倚了老丈母的勢。便堪女婿放刁。和尚寺中。相女婿。

禪堂倩作藍橋新人房裏接將軍錦帳又成赤壁迴廊下執斧健兒須不是伐柯之斧  
繡幃前持兵侍女却可助行雨之兵有成就良姻的太太吳夫人不比崔夫人遇不懷  
好意的哥哥孫仲謀險做孫飛虎此數聯俱絕倒

却說孔明聞魯肅到與玄德出城迎接接到公廨相見畢肅曰主公聞令姪  
棄世特具薄禮遣某前來致祭周都督再三致意劉皇叔諸葛先生玄德孔  
明起身稱謝收了禮物置酒相待肅曰前者皇叔有言公子不在卽還荊州  
今公子已去世必然見還不識幾時可以交割第二次玄德曰公且飲酒有一

個商議此是孔明所教肅強飲數盃又開言相問玄德未及回答孔明變色曰子敬好

不通理直須待人開口前番用柔此番用剛自我高皇帝斬蛇起義開基立業先據出高

傳至於今不幸奸雄並起各據一方少不得天道好還復歸正統我主人

乃中山靖王之後孝景皇帝玄孫女捧出孝景皇帝今皇上之叔大權出今皇上豈不可分

茅裂土况劉景升乃吾主之兄也弟承兄業有何不順弟到劉已汝主乃錢塘

小吏之子素無功德於朝廷今倚勢力占據六郡八十一州尙自貪心不足

而欲并吞漢土前既玄德皇弟此又明顯孫傳劉氏天下我主姓劉倒無分汝主姓孫反要強爭且

赤壁之戰我主多負勤勞衆將并皆用命豈獨是汝東吳之力此言我不若非我

借東南風周郎安能展半籌之功此言東吳反動我江南一破休說二喬置於銅雀宮四十

雖公等家小亦不能保中語適來我主人不卽答應者以子敬乃高明之士

不待細說何公不察之甚也想頭總立得定使會變而便會說一席話說得魯子敬緘口

無言半晌乃曰孔明之言非不有理爭奈魯肅身上甚是不便理上說不去只得孔明

曰有何不便處肅曰昔日皇叔當陽受難時是肅引孔明渡江見我主公十三

是肅擔承同中事今却不應前言教魯肅如何回覆人面上說不去只得我主與周公

瑾必然見罪肅死不恨只恐惹惱東吳興動干戈皇叔亦不能安坐荊州恐

爲天下恥笑耳既告之以情孔明曰曹操統百萬之衆動以天子爲名吾亦不以

爲意豈懼周郎一小兒乎先是論勢若恐先生面上不好看我勸主人立紙文書

暫借荊州爲本豈有城池而可以寄信者乎待我主別圖得城池之時便交付還東吳此

論如何極似頓挫者不肅曰孔明待奪得何處還我荊州孔明曰中原急未可圖

西川劉璋闇弱我主將圖之若圖得西川那時便還以前州爲本以四川爲利特得利肅無

之同經只用活脫

奈只得聽從玄德親筆寫成文書一紙押了字保人諸葛亮孔明也押了字

極形孔明曰亮是皇叔這裏人難道自家作保煩子敬先生也押個字回見吳

侯也好看惡極肅曰某知皇叔乃仁義之人必不相負遂押了字如此作中不可收了

文書宴罷辭回玄德與孔明送到船邊孔明囑曰子敬回見吳侯善言仲意

休生妄想若不准我文書我翻了面皮連八十一州都奪了一今只要兩家

和氣休教曹操笑話又一肅作別下船而回先到柴桑郡見周瑜問曰子敬

討荊州如何肅曰有文書在此呈與周瑜頓足曰子敬中諸葛亮之謀也

名爲借地實是混賴從來文者不足據他說取了西川便還知他幾時取西川假如

十年不得西川十年不還這等文書如何中用你却與他做保從來保人難做不他

若不還必須連累足下倘主公見罪奈何肅聞言呆了半晌曰想玄德不負

我活罵老瑜曰子敬乃誠實人也劉備梟雄之輩諸葛亮奸猾之徒恐不似先

生心地肅曰若此如之奈何瑜曰子敬是我恩人想昔日指困相贈之情如

何不救你指困時周原你且寬心住數日待江北探細的回別有區處魯肅踟

躑不安過了數日細作回報荊州城中揚起布旛做好事城外別建新墳軍

士各挂孝。瑜驚問曰：沒了甚人？細作曰：劉玄德沒了甘夫人。即日安排殯葬。

劉琦之死，荊州一邊教家官上人之死在喪，一邊驗得文法變換。

瑜謂魯肅曰：吾計成矣。使劉備束手受縛，荊州反掌可得。

妙極令人不測。

肅曰：計將安出？瑜曰：劉備喪妻，必將續娶。主公有一妹，極其剛勇，侍婢

數百，居常帶刀，房中軍器擺列遍滿。雖男子不及，後文文德我今上書主公教

人去荊州爲媒，說劉備來入贅。讀至此疑是成親之說，係夫人討荊州也。賺到南徐，妻子不能夠得幽囚

在獄中，却使人去討荊州，換劉備。原來却不等他交割了荊州城池，我別有主意

在子敬身上，須無事也。魯肅拜謝。周瑜寫了書呈，選快船送魯肅。南徐見

孫權先說借荊州一事，呈上文書，權曰：你却如此糊塗。這樣文書要他用，

讀之不飲謀人，不帶一息，無以備子敬作伴，既無理，必怕周瑜作難，須有氣。肅曰：周都督有書呈在此，說用此計，可得荊州。權看畢

點頭暗喜，尋思：誰人可去？猛然省曰：非呂範不可。遂召呂範至，謂曰：近聞劉

玄德喪婦，吾有一妹，欲招贅玄德爲婿，永結姻親，同心破曹，以扶漢室。非子

衡不可爲媒。望即往荊州一言。做義不用管，却可也。範領命，即日收拾船隻，帶數個

從人，望荊州來。却說玄德自沒甘夫人，書夜煩惱。一日正與孔明閒敘，人報

東吳差呂範到來。孔明笑曰：此乃周瑜之計，必爲荊州之故。亮只在屏風後

潛聽

也舉桑人  
人手段

但有甚說話主公都應承了

劉琦此時已  
對在堂外

留來人在館驛中安歇別

作商議

玄德教請呂範入禮畢坐定茶罷玄德問曰子衡來必有所諭

劉琦之死  
明帝甘夫

人之死則不事喪而便  
作伐便知作伐之罪誦也

範曰範近聞皇叔失偶有一門好親故不避嫌特來作媒未

知尊意如何玄德曰中年喪妻大不幸也骨肉未寒安忍便議親範曰人若

無妻如屋無梁豈可中道而廢人倫吾主吳侯有一妹美而賢堪奉箕箒若

兩家共結秦晉之好則曹賊不敢正視東南也此事家國兩便請皇叔勿疑

但我國太吳夫人甚愛幼女不肯遠嫁必求皇叔到東吳就婚

先定兩家  
人贊語有次第

玄德

曰此事吳侯知否

已疑是周郎之  
計故有此問

範曰不先稟吳侯如何敢造次來說玄德曰吾年

已半百鬢髮斑白吳侯之妹正當妙齡恐非配偶範曰吳侯之妹身雖女子

志勝男兒常言若非天下英雄吾不事之

漢貞婦  
對子讓之語  
一真一虛前後相映

今皇叔名聞四海正

所謂淑女配君子豈以年齒上下相嫌乎玄德曰公且少留來日回報是日

設宴相待留於館舍至晚與孔明商議孔明曰來意亮已知道了

總請不  
過用若

適間

卜易得一大利之兆

卦象之辭必是  
老夫得其女妻

主公便可應允先教孫乾和呂範同見

吳侯

立安時兩邊都有保人說  
觀時以家亦各有保人說

面許已定擇日便去就親玄德曰周瑜定計欲害劉備豈

可以身輕入危險之地。孔明大笑曰：周瑜雖能用計，豈能出諸葛亮之料乎？其實說得響亮，不但令人舉會大話。

玄德特與孫夫人成魚水之歡，終難有如魚得水之孔明也。

玄德懷疑未決，孔明竟教孫乾往江南說合親事。孫乾領了

言語，與呂範同到江南，來見孫權。權曰：吾願將小妹招贅玄德，並無異心。孫

乾拜謝，回荊州見玄德，言吳侯專候主公去結親。玄德懷疑不敢往。孔明曰：

吾已定下三條計策，非子龍不可行也。此男婦嫁遂喚趙雲近前，附耳言曰：汝

保主公入吳，當領此三個錦囊。囊中有三條妙計，依次而行。此謀公速傳入孔明囊中矣。卽將三

個錦囊與雲貼肉收藏。孔明先使人赴東吳納了聘，一切全備。時建安十四

年冬十月，小件之吉，可賺桃夭。玄德與趙雲、孫乾取快船十隻，隨行五百餘人，離了荊州，前

往南徐進發。荊州之事，皆聽孔明裁處。玄德心中快快不安。不是所願，但幸却早發一驢仗。到南

徐州，船已傍岸。雲曰：軍師分付三條妙計，依次而行。今已到此，當先開第一

個錦囊來看。於是開囊看了計策，便喚五百隨行軍士，一一分付如此。如此

衆軍領命而去。又教玄德先往見喬國老。不是趙雲教玄德，却是孔明教趙雲。那喬國老乃二喬之父，

居於南徐。玄德牽羊擔酒，先往拜見，說呂範爲媒，娶夫人之事。先打外女的關節。隨行五

百軍士都披紅挂綵入南郡買辦物件傳說玄德入贅東吳城中人盡知其

方知用五百人幹事不然以之防急則尙少以之禮嫁則已多

孫權知玄德已到教呂範相待且就館舍安歇却說喬

國老既見玄德便入見吳國太賀喜已在孔國太曰有何喜事喬國老曰令愛

已許劉玄德爲夫人今玄德已到何故相瞞周瑜一個丈人反怪孔明用了國太驚曰老身不知此

事便使人請吳侯問虛實一面先使人於城中探聽人皆回報果有此事女

婿已在館驛安歇五百隨行軍士都在城中買猪羊菓品准備成親在機事人口中

做媒的女家是呂範男家是孫乾俱在館驛中相待國太喫了一驚少頃

孫權入後堂見母親國太搥胸大哭孫權一個母親又爲孔明用了權曰母親何故煩惱國太曰你

直如此將我看承得如無物我姐姐臨危之時分付你甚麼話來照應前文孫權失

驚曰母親有話明說何苦如此國太曰男大須婚女大須嫁古今常理我爲

你母親事當稟命於我你招劉玄德爲婿如何瞞我女兒須是我的其在孔權

喫了一驚問曰那裏得這話來國太曰若要不知除非莫爲滿城百姓那一

個不知你倒瞞我喬國老曰老夫已知多日了今特來賀喜於在又夾佈權曰非

也此是周瑜之計因要取荊州故將此爲名賺劉備來拘囚在此要他把荊



州來換。若不從，先斬劉備。此是計策，非實意也。國太大怒，罵周瑜曰：汝做六郡八十一州大都督，直恁無條計策，去取荊州，却將我女兒爲名，使美人計殺了劉備。我女便是望門寡，將來再怎的說親，須誤了我女兒一世。你們好做作，前既大哭，此又大怒，俱在孔明算中。喬國老曰：若用此計，便得荊州，也被天下人恥笑。此事如何行得？妙在又夾喬國老一句，兩說得孫權默然無語。國太不住口的罵周瑜，是塊孫權。國老勸曰：事已如此，劉皇叔乃漢室宗親，不如真個招他爲婿，免得出醜。外太

謀人一

權曰：年紀恐不相當。國老曰：劉皇叔乃當世豪傑，若招得這個女婿，也

不辱了令妹。國太曰：我不曾認得劉皇叔，明日約在甘露寺相見。如不中我

意，任從你們行事。若中我的意，我自把女兒嫁他。不由孫權作主。孫權乃大孝之人，見

母親如此言語，隨接應承出外，喚呂範分付來日甘露寺方丈設宴。國太要

見劉備，呂範曰：何不令賈華部領三百刀斧手伏於兩廊？若國太不喜時，一

聲號舉兩邊齊出，將他拏下。讀者至此，又爲玄德捏一把汗，然國太定然相得中，亦在孔明算中矣。權遂喚賈華分付預先准

備，只看國太舉動，却說喬國老辭吳國太歸，使人去報玄德。言來日吳侯國

太親自要見好生在意。活是一個人。玄德與孫乾、趙雲商議，雲曰：來日此會多凶少

吉雲自引五百軍保護。

是精細

次日吳國太喬國老先在甘露寺方丈裏坐定。

孫權引一班謀士隨後都到。却教呂範來館驛中請玄德。玄德內披細鎧外

穿錦袍。

新那打扮款新且不  
知可曾用烏鬚藥

從人背劍緊隨上馬投甘露寺來。趙雲全裝貫帶引五

百軍隨行來到寺前下馬。先見孫權。權觀玄德儀表非凡。心中有畏懼之意。

乃兄則畏命  
妹必愛矣

二人敘禮畢。遂入方丈見國太。國太見了玄德大喜。謂喬國老曰。真

吾婿也。

中了丈性意自  
然中夫入意

國老曰。玄德有龍鳳之姿。天日之表。更兼仁德布於天下。國

太得此佳婿。真可慶也。

喬國老此等言語女婿知之一定理然  
女婿計策出醜還賴丈人代之幹旋耳

玄德拜謝共宴於方丈之中。

少刻子龍帶劍而入。立於玄德之側。國太問曰。此是何人。玄德答曰。常山趙

子龍也。國太曰。莫非當陽長坂抱阿斗者乎。

照應四十  
回中

玄德曰。然。國太曰。真將軍

也。遂賜以酒。

趙雲所飲者美酒與  
趙雲所飲之酒不同

趙雲謂玄德曰。却纔某於廊下巡視。見房內有刀

斧手埋伏。必無好意。可告之國太。玄德乃跪告於國太。席前。

宋魏夫人先跪丈母  
是借丈母捧演也

泣而

告曰。若殺劉備。就此請誅。

趙雲女婿  
便解放刀

國太曰。何出此言。玄德曰。廊下暗伏刀斧手。

非殺備而何。國太大怒。責罵孫權。

趙雲子

今日玄德既爲我婿。卽我之兒女也。

何故伏刀斧手於廊下。權推不知。喚呂範問之。範推賈華。國太喚賈華責

罵華默然無言。國太喝令斬之。玄德告曰：「若斬大將於親，不利。備難久住，膝下矣。」又是他討一發見得女婿好處 喬國老也相勸。國太方叱退賈華。刀斧手皆抱頭鼠竄而去。

玄德更衣出殿前見庭下有一石塊。玄德拔從者所佩之劍仰天祝曰：「若劉備得勾回荊州成王霸之業，一劍揮石爲兩段如死於此地。劍剝石不開，言

訖手起劍落，火光迸濺，砍石爲兩段。」藍田之玉方種爲雙寺門之石忽分爲二 孫權在後面看見，問曰：「玄德

公如何恨此石？」玄德曰：「備年近五旬，不能爲國家剿除賊黨，心常自恨。今蒙

國太招爲女婿，此平生之際遇也。恰纔問天買卦，如破曹興漢，砍斷此石。今

果然如此，權暗思：劉備莫非用此言瞞我，亦掣劍謂玄德曰：「吾亦問天買卦，

若破得曹賊，亦斷此石。却暗暗祝告曰：「若再取得荊州與旺東吳，砍石爲兩

半，手起劍落，巨石亦開。」大家暗破心事俱爲後文伏線 至今有十字紋痕，石尙存。後人觀此勝蹟，作

詩讚曰：

寶劍落時山石斷，金環響處火光生。兩朝旺氣皆天數，從此乾坤鼎足成。

二人棄劍相攜入席，又飲數巡。孫乾目視玄德，玄德辭曰：「備不勝酒力，告退。

孫權送出寺前，二人並立觀江山之景。玄德曰：「此乃天下第一江山也。」一種品題遂成佳話

至今甘露寺碑上云天下第一江山後人有詩讚曰

江山雨霽擁青螺境界無憂樂最多昔日英雄凝目處巖崖依舊抵風波  
二人共覽之次江風浩蕩洪波滾雪白浪掀天忽見波上一葉小舟行於江  
面上如行平地江景圖玄德嘆曰南人駕船北人乘馬信有之也孫權聞言自  
思曰劉備此言戲我不慣乘馬耳乃命左右牽過馬來飛身上馬馳驟下山  
復加鞭上嶺笑謂玄德曰南人不能乘馬乎玄德聞言撩衣一躍躍上馬背  
飛走下山復馳騁而上二人立馬於山坡之上揚鞭大笑操能試馬玄德不能試  
舟畢竟讓前一步至今  
此處名爲駐馬坡後人有詩曰

馳驟龍駒氣概多二人並轡望山河東吳西蜀成王霸千古猶存駐馬坡  
當日二人並轡而回南徐之民無不稱賀玄德自回館驛與孫乾商議乾曰  
主公只是哀求喬國老早早畢婚免生別事是說人話但不  
知如何謝儀次日玄德復至喬國老  
宅前下馬國老接入禮畢茶罷玄德告曰江左之人多有要害劉備者恐不  
能久居國老曰玄德寬心吾爲公告國太令作護持國老可謂兼合山景竟  
小操人不如大操人玄德拜謝  
自回喬國老入見國太言玄德恐人謀害急急要回國太大怒曰我的女婿

誰敢害他。卽時便教搬入書院暫住。擇日畢婚。竟似美  
女婿矣玄德自入告國太曰：口  
恐趙雲在外不便，軍士無人約束。國太教盡搬入府中安歇。玄德感  
文君之力休留左  
館驛中，免得生事。玄德暗喜。數日之內，大排酒筵。孫夫人與玄德結親，至臨  
客散，兩行紅炬接引玄德入房，燈光之下，但見槍刀簇滿，侍婢皆佩劍懸刀，  
立於兩旁，諛得玄德魂不附體。讀至此又疑是  
甘露寺之兵矣正是

驚看侍女橫刀立，疑是東吳設伏兵。

不知是何緣故，且看下文分解。

### 第五十五回

玄德智激孫夫人

孔明二氣周公瑾

王允以美人計賺兩人，只是一番周瑜以美人計賺一人，却有兩番。王允則專用實物，  
瑜則前虛而後實也。始之詐言入贅，誘其至吳，是虛以美人賺之，繼欲娛其耳目，惑其  
心志，是實以美人賺之，計亦巧矣。孰知王允賺兩人而皆得周瑜，賺一人而獨失王允，  
一用而輒得周瑜，兩用而終失乎。

孫夫人房內設兵，而玄德心常凜凜，玄德非畏兵而畏夫人之兵，亦非畏夫人而畏  
兵之夫人也。每怪今之懼內者，其夫人未嘗好兵而亦畏之何也？曰：雖不好兵而未嘗

不好戰好戰甚於好兵也。只夫人便是兵。又何必房中設兵而後謂之兵耶。其矣。孔明之計之妙也。既借孫權之母周瑜之丈人爲立德成婚之助。又卽借孫權之妹爲立德歸荊州之助。不但喬國老吳國太爲孔明所借。卽孫夫人亦爲孔明所借矣。國老可借。國母可借。夫人可借。而荊州又何不可借哉。

孫夫人之配立德如齊姜之配重耳。皆丈夫女也。重耳不欲去而齊姜遣之。立德欲去而孫夫人從之。齊姜聽重耳獨去不獨去。恐去不成。孫夫人與立德同去不同去也。去不成。重耳之去。齊姜不告於其父。立德之去。孫夫人不告於其兄。一則殺採桑之女。是英雄手段。一則退攔路之兵。亦是英雄手段。

立德在車前哀告夫人。涕泣請死。活似婦人乞憐。取妍在丈夫面前放刁模樣。以英雄人作此兒女態。是特孔明之所教耳。不想今日風俗。夫綱不振。竟若深得孔明妙計者。第三個錦囊更不消臥龍先生傳授也。

呂布送女。送不過去。爲撞著搶親的曹老瞞。孫權追妹。追不轉來。爲遇著接親的諸葛亮。袁術討不成媳婦。止折了一個媒人。孫權殺不得妹。夫乾賠了一個妹子。前後遙遙映射成趣。

老新郎學作婦人腔。宛然弱婿小媳婦。偏饒男子氣。壯矣賢妻一個向娘子身邊長跪。願不得膝下有黃金。一個爲丈夫面上生嗔。那怕他車前排白刃。家將畏主人而尤畏其妹。贅壻之懼內可知。新娘聽丈夫而不聽其兄。女生之向外益信。前日單身入贅。贈嫁的只有趙子龍。今日兩口回門送親的却是周公瑾。化難生恩的劉備。闌干貫索。翻成天喜。紅鸞弄巧成拙的周瑜。陽錯陰差。引出喪門吊客。此數聯俱絕倒。

却說玄德見孫夫人房中兩邊槍刀森列。侍婢皆佩劍。不覺失色。管家婆進

曰：貴人休得驚懼。夫人自幼好觀武事。居常令侍婢擊劍爲樂。故爾如此。

所備之兵器  
又是一種玄德曰：非夫人所觀之事。吾心甚寒。可命暫去。管家婆稟覆孫夫人

曰：房中擺列兵器。嬌客不安。今可去之。孫夫人笑曰：廝殺半身尚懼兵器乎。

雖將廝殺牛生却下  
管與女將軍顯殺命盡撤去。令侍婢解劍伏侍。當夜玄德與孫夫人成親。兩情歡洽。

中間藏著  
無數歡洽玄德又將金帛散給侍婢。以買其心。不但欲夫人歡洽  
并欲侍婢歡洽先教孫乾回荊州報喜。

自此連日飲酒國太十分愛敬。女婿得位母算  
歡那得做不起却說孫權差人來柴桑郡報周

說我母親力主已將吾妹嫁劉備。不想弄假成真。此事還復如何。瑜聞大驚。

撮合者乃  
是命婦行坐不安。乃思一計。修密書付來人。持回孫權。權拆書視之。書略曰：

瑜所謀之事。不想反覆如此。既已弄假成真。又當就此用計。劉備以梟雄之姿。有關張趙雲之將。更兼諸葛用謀。必非久屈人下者。愚意莫如軟困之於吳中。盛爲築宮室。以喪其心志。多送美色玩好。以娛其耳目。使分開張之情。隔遠諸葛之契。各置一方。然後以兵擊之。大事可定矣。今若縱之。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願明公熟思之。

孫權看畢。以書示張昭。昭曰。公瑾之謀。正合愚意。劉備起身微末。奔走天下。未嘗受享富貴。今若以華堂大廈。子女金帛。令彼享用。自然疎遠孔明。關張等使彼各生怨望。然後荊州可圖也。主公可以公瑾之計而速行之。計此却真用美人計。前是假用美人計。權大喜。卽日修整東府。廣栽花木。盛設器用。請玄德與妹居住。又增女樂數十餘人。并金玉錦綺玩好之物。國太只道孫權好意。喜不自勝。爲父母者。不但留女相得。尤喜那。玄德果然被聲色所迷。全不想回荊州。已入漢。柔鄉矣。却說趙雲與五百軍在東府前住。終日無事。玄德太忙。于觀其閒。只去城外射箭走馬。看看年終。雲猛省孔明分付三個錦囊與我。教我一到南徐。開第一個。住到年終。開第二個。臨到危急。無路之際。開第三個。於內有神。出鬼沒之計。可保主公回家。孔明分付語。至此方纔補山。此時歲已將



終主公貪戀女色，並不見面，何不拆開第二個錦囊，看計而行。

玄德帶着黏肉，喚韓得，想雲有黏肉的錦囊。

遂拆開視之，原來如此神策。即日徑到府堂，要見玄德。侍婢報曰：趙子龍

緊急事來報貴人。玄德喚入問之，雲佯作失驚之狀。

第一個錦囊用着將國老并五百個軍士，第二個錦囊祇用趙雲二人。

主公深居畫堂，不想荊州耶。玄德曰：有甚事如此驚怪？雲曰：今早孔明使

來報說曹操要報赤壁慶兵之恨。

又將四十九回中事一提起。

起精兵五十萬，殺奔荊州。甚是

急請主公便回。

此是錦囊定計。

玄德曰：必須與夫人商議。雲曰：若和夫人商議，必不

教主公回，不如休說。今晚便好起程，遲則誤事。

此是子龍激語。

玄德曰：你且暫退。我自

有道理。雲故意催逼數番而出。

甚妙。

玄德入見孫夫人，暗暗垂淚。孫夫人曰：夫

何故煩惱？玄德曰：念備一身飄蕩異鄉，生不能侍奉二親，又不能祭祀宗

祖，乃大逆不孝也。今歲且在邈，使備快悒不已。

且說三

孫夫人曰：你休瞞我，

已聽知了也。方纔趙子龍報說荊州危急，你欲還鄉，故推此意。

已知一片心。

玄德

而告曰：夫人既知備安，敢相瞞。備欲不去，使荊州有失，被天下人恥笑。欲去

又捨不得夫人，因此煩惱。

前說丈母今說夫人前在有人處說今在無人處。此是從來做丈夫的衣鉢，今日說傳更廣。

夫人曰：妾已事君，任君

所之，妾當相隨。

此時夫人亦是孔

玄德曰：夫人之心，雖則如此，爭奈國太與吳侯

肯容夫人去。夫人若可憐，劉備暫時辭別，言畢淚如雨下。

實是劉備同去反說，當時辭別甚妙甚。

孫夫

人勸曰：丈夫休得煩惱，妾當苦告母親，必放妾與君同去。玄德曰：縱然國太

肯時，吳侯必然阻擋。是劉備孫夫人沉吟良久，乃曰：妾與君正旦拜賀時，推稱

江邊祭祖，不告而去。若何？玄德又跪而謝曰：若如此生死難忘，切勿泄漏。善哭

說夫人安得不入其數中兩個商議已定，玄德密喚趙雲分付：正旦日你先行，軍士出城於官

道等候。吾推祭祖，與夫人同走。雲領諾。建安二十五年春正月元旦，吳侯大

會文武於堂上，玄德與孫夫人入拜。國太夫人曰：夫主想父母宗祖墳墓，俱

在涿郡，晝夜傷感不已。今日欲往江邊望北遙祭，須告母親得知。應善丈夫之語，連得親面前亦無實語，今日此風

國太曰：此孝道也。豈有不從？汝雖不識舅姑，可同汝夫前去祭拜，亦見

為婦之禮。俱在孔孫夫人同玄德拜謝而出。此時只瞞著孫權夫人，乘車止帶

隨身一應細軟，玄德上馬引數騎跟隨出城，與趙雲相會。五百軍士前遮後

擁，離了南徐趨程而行。神元且回門既是新春吉日，神元且逃走妙在出其不意。當日孫權大醉，左右近侍扶入後堂。

文武皆散。比及衆官探得玄德夫人逃遁之時，天色已晚，要報孫權。權醉不

醒，及至睡覺，已是五更。練夫去次日孫權聞知走了玄德，急喚文武商議。張昭

曰今日走了此人早晚必生禍亂可急追之孫權令陳武潘璋選五百精兵無分晝夜務要趕上拏回二將領命去了孫權深恨玄德將案上玉硯摔爲

粉碎

爲破曹而吹案爲追劉而碎硯曹可破而劉不可追非若甘舞寺中之石可以隨我所願也

程普曰主公空有冲天之怒某料陳武潘璋必

擒此人不得權曰焉敢違我令普曰郡主自幼好觀武事嚴毅剛正諸將皆

懼既然肯順劉備必同心而去所追之將若見郡主豈敢下手權大怒掣所

佩之劍喚蔣欽周泰聽令曰汝二人將這口劍去取吾妹并劉備頭來違令

者立斬

孫權此時已無兄妹之情孰知夫人此時止有夫妻之愛

蔣欽周泰領命隨後引一千軍趕來却說玄德加鞭

縱轡趨程而行當夜於路暫歇兩個更次慌忙起身看看來到柴桑界首望

見後面塵頭大起人報追兵至矣

讀至此爲玄德著急

玄德慌問趙雲曰追兵既至如之

奈何趙雲曰主公先行某願當後轉過前面山脚一彪軍馬攔住去路當先

兩員大將厲聲大叫曰劉備早早下馬受縛吾奉周都督將令守候多時

此二

發爲玄德著急

原來周瑜恐玄德逃走先使盛丁奉二人引三千軍馬於衝要之處

紮營等候時常令人登高遙望料得玄德若投旱路必經此道而過當日徐

盛丁奉瞭望得玄德一行人到各執兵器截住去路

七星壇追孔明之時此二人分守旱路前是追在背後此時控在面前

其勢比前  
是足可畏

玄德驚慌勒馬回問趙雲曰前有攔截之兵後有追趕之兵前後無路

如之奈何雲曰主公休慌軍師有三條妙計多在錦囊之中已拆了兩個並

皆應驗今尚有第三個在此分付遇危難之時方可拆看今日危急當拆觀

之便將錦囊拆開獻與玄德前兩個錦囊皆看過要自看第三個錦囊却  
這玄德自看盡上夫人痛是丈夫去求也玄德看了急來車前泣

告孫夫人曰備有心腹之言至此盡當實訴夫人曰丈夫有何言語實對我

說玄德曰昔日吳侯與周瑜同謀將夫人招嫁劉備實非爲夫人計乃欲幽

困劉備而奪荊州耳奪了荊州必將殺備是以夫人爲香餌而釣備也今香餌既  
得金釣可

備不懼萬死而來蓋知夫人有男子之胸襟必能憐備甚妙昨聞吳侯將欲

加害故託荊州有難以圖歸計一片心相  
託出幸得夫人不棄同至於此今吳侯又令

人在後追趕周瑜又使人於前截路非夫人莫解此禍如夫人不允備請死

於車前以報夫人之德前在丈母面前請死今又在夫人面前請死此是從  
來婦人嚇丈夫終決不意玄德亦作此舉甚妙甚夫人怒曰吾兄既不以

我爲親骨肉我有何面目重相見乎今日之危我當自解於是叱從人推車

直出捲起車簾親喝徐盛丁奉曰你二人欲造反耶孔明妙計安天下  
只用夫人不用兵徐丁二人慌

忙下馬棄了軍器聲諾於車前曰安敢造反爲奉周都督將令屯兵在此專

候劉備

對夫人面呼玄德之名將是可惡

孫夫人大怒曰周瑜逆賊我東吳不曾虧負你玄德乃大

漢皇叔是我丈夫

只此四字便足解到徐丁二將

我已對母親哥哥說知回荊州去

因二將爲周瑜所使故連哥哥亦說在內

你兩個於山脚去處引著軍馬攔截道路意欲劫掠我夫妻財物耶

竟說他是劫掠語甚可畏

徐盛丁奉諾諾連聲口稱不敢請夫人息怒這不干我等之事乃是周都督

的將令

先喝到

孫夫人叱曰你只怕周瑜獨不怕我周瑜殺得我豈殺不得

周瑜把周瑜大罵一場

因太醫周郎是孫女兒大人視周郎是孫丈夫

喝令推車前進徐盛丁奉自思我等是

下人安敢與夫人違拗又見趙雲十分怒氣

在徐丁二人眼中第一趙雲者只寫大人不寫趙雲便有遺漏

只得把軍喝

住放條大路教過去

已在孔

恰纔行不得五六里背後陳武潘璋趕到徐盛丁

奉備言其事陳潘二將曰你放他過去差了

且慢理

我二人奉吳侯旨意特來

追他們回去於是四將合兵一處趨程趕來玄德正行間忽聽的背後喊聲

大起玄德又告孫夫人曰後面追兵又到如之奈何夫人曰丈夫先行我與

子龍當後

前既使夫人爲開路先鋒此又使夫人爲斷後猛將

玄德先引三百軍望江岸去了子龍勒馬於車傍

將士卒擺開專候來將四員將見了孫夫人只得下馬叉手而立夫人曰陳

武潘璋來此何幹二將答曰奉主公之命請夫人玄德回

不呼劉備而稱玄德不說追而說請與徐丁二將又是不同

人正色叱曰：都是你這夥匹夫離間我兄妹不睦。不屬孫權反我已嫁他人，今日

歸去，須不是與人私奔。我奉母親慈旨，令我夫妻回荊州。因二將爲孫權所使，故又不說哥哥只說母親慈旨。便

是我哥哥來也，須依理而行。前只爲出瑜處，并將孫權反側。你二人倚仗兵威，欲待殺害我耶，罵

得四人面面相覷，各自尋思：他一萬年也只是兄妹，更兼國太作主，吳侯乃

大孝之人，怎敢違逆母言。明日翻過臉來，只是我等不是，不如做個人情。又端

個軍中又不見玄德，但見趙雲怒目睜眉，只待廝殺。又在陳請二人，眼中帶怒。因此四將諾

諾連聲而退。已在孔孫夫人令推車便行。徐盛曰：我四人同去見周都督告稟

此事，四人猶豫未定。忽見一軍如旋風而來，來得視之，乃蔣欽、周泰。逐一對差來，只算起

二將問曰：你等曾見劉備否？四將曰：早晨過去，已半日矣。蔣欽曰：何不拏下

四人，各言孫夫人發話之事。蔣欽曰：便是。吳侯怕道如此，封一口劍在此。吳侯

明三教先殺他妹，後斬劉備。違者立斬。四將曰：去之已遠，怎生奈何？蔣欽曰：

他終是些步軍，急行不上。徐丁二將軍可飛報都督，教水路掉快船追趕我

四人在岸上追趕，無問水旱之路，趕上殺了。休聽他言語。於是徐盛、丁奉飛

報周瑜、蔣欽、周泰、陳武、潘璋四個領兵沿江趕來，却說劉備一行人馬離柴

桑較遠來到劉郎浦。

到了劉郎浦便不怕孫家港矣。

心纔稍寬，沿著江岸尋渡，一望江水瀾漫，並無

船隻，玄德俯首沉吟。

趙雲曰：「主公在虎口中逃出，今已近本界，吾料軍師必有調度，何用憂疑？」玄德聽罷，驀然想起在吳繁華之事，不覺淒然淚下。

又將前文同類敘事。

後人有詩嘆曰：

品妙

吳蜀成婚此水潯，明珠步幃屋黃金。誰知一女輕天下，欲易劉郎鼎峙心。

玄德令趙雲望前哨探船隻，忽報後面塵土冲天而起，玄德登高望之，但見

軍馬蓋地而來，嘆曰：「連日奔走人困馬乏，追兵又到，死無地矣！」看看喊聲漸

近，與權孫兩馬時一樣危急。正慌急間，忽見江岸邊一字兒拋著拖篷船二十餘隻，趙雲曰：「天

幸有船在此，何不速下，掉過對岸，再作區處？」玄德與孫夫人便奔上船，子龍

引五百軍亦多上船，只見船艙中一人綸巾道服大笑而出，曰：「主公且喜諸

葛亮在此，等候多時。」接親的船中扮作客人的，皆是荊州水軍，玄德大喜，不多

時，四將趕到，孔明笑指岸上人言曰：「吾已算定多時矣。」由得他汝等回去傳示

周郎，教休再使美人局手段。若要再使除罪再送一個夫人。岸上亂箭射來，船已開得遠了，蔣欽

等四將只好呆看，玄德與孔明正行間，忽然江聲大振，回頭視之，只見戰船

等四將只好呆看，玄德與孔明正行間，忽然江聲大振，回頭視之，只見戰船

無數帥字旗下。周瑜自領慣戰水軍。左有黃蓋。右有韓當。勢如飛馬。疾似流星。看看趕上。丈人也就了好事。女婿乾做了冤家。孔明教掉船投北岸。棄了船盡。皆上岸而走。軍馬登

程。周瑜趕到江邊。亦皆上岸。追襲大小水軍。盡是步行。止有爲首官軍騎馬。

周瑜當先。黃蓋韓當徐盛丁奉緊隨。周瑜曰。此處是那裏。軍士答曰。前面是

黃州界首。望見玄德車馬不遠。瑜令迸力追襲。並因玄德華嚴之後。不會與大將。城公會觀。故特苦追。通那一笑。正趕之間。

一聲鼓響。山谷內一隊刀手擁出。爲首一員大將。乃關雲長也。又是一個接觀的。周瑜舉

止失措。急撥馬便走。雲長趕來。周瑜縱馬逃命。正奔走間。左邊黃忠。右邊魏

延。兩軍殺出。又是兩個接觀的。吳兵大敗。周瑜急急下得船時。岸上軍士齊聲大叫曰。周

郎妙計安天下。陪了夫人又折兵。前在南郡時。則送了城池。又折兵。猶可。才也。今陪了夫人。又折兵。則大不堪矣。瑜怒曰。可再登岸決

一死戰。黃蓋韓當力阻。瑜自思曰。吾計不成。有何面目去見吳侯。項王不會把虞姬送。吳王不會把吳姬送。吳侯人猶公。則見

江東父老。今則手白地。把夫人送與玄德。更有何面見江東士人。大叫一聲。金瘡迸裂。倒於船上。衆將急救。却早不省人事。

此時即死。倒省了幾文多少事。正是

兩番弄巧翻成拙。此日含嗔却帶羞。

未知周瑜性命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五十六回

曹操大宴銅雀臺

孔明三氣周公瑾

曹操赤壁賦詩在未敗之前是賞心樂事銅雀大宴在既敗之後只算解悶消愁未敗之前其語驕既敗之後其語遜然其曰願題墓道云曹侯之墓則奸雄欺人之語也心則奸雄口則聖賢不但瞞衆人又欲瞞君子不但瞞一時直欲瞞盡天下後世其斯之謂老瞞乎

操以備之得荊州比龍之得水其視備一龍也乃自青梅煮酒之時以龍比英雄而曰英雄惟使君與操則其自視亦一龍也向則一龍失水一龍得水失水之龍猶受制於得水之龍而今則兩龍皆得水矣操以兗許爲水而玄德以荊州爲水然玄德之得荊州猶是借來之水不若得西川方爲自有之水是得荊襄猶未可云得水也乃玄德不以荊州爲水亦不以西川爲水而直以孔明爲水耳以西川爲水則得水尙在荊州之後以孔明爲水則得水已在荊州之前况孔明固所稱臥龍也玄德遇孔明如龍得水孔明遇玄德亦如龍得水其臥南陽則爲勿用之潛龍其出茅廬則爲在田之見龍其助玄德以討曹操則奉應運之飛龍以敵野戰之孽龍水以濟水龍以輔龍曹操雖如鬼如蜮安能以一水敵二水一龍當二龍哉

孫權之表劉備爲荊州牧。非結備也。正欲使操之忘備而攻備也。操攻備而我得乘間以取荊州。是佯以己之所欲者讓備而實欲以備之所有者歸我也。操之以周瑜爲南郡守。非畏瑜也。正畏備而欲使瑜之攻備也。瑜攻備而我亦得乘間以取荊州。是名以備之所得者授瑜而實欲以我之所失者還歸我也。然則以荊州表劉備。卽是魯肅索荊州之心。以南郡授周瑜。無異曹仁守南郡之意。兩樣機謀一樣詭譎。戰國策中多有此等文字。不謂於三國往往見之。

魯肅之索荊州者三。孔明之辭魯肅者亦三。初以劉琦未死辭之。繼以候取西川辭之。終又以不忍取西川辭之。前旣候取西川而忽云不忍取西川。旣云不忍取西川而其後乃卒取西川。是前與後相謬也。詐也。孫權旣使魯肅索荊州而表劉備爲荊州牧。旣表劉備爲荊州牧而又使魯肅索荊州。是前與後亦相謬也。詐也。彼以詐來。故此以詐往耳。孫權之上表旣不足據而劉備之立契又何足憑。周瑜之做媒旣非好意而魯肅之作保又何必不受騙耶。魯肅見玄德之哭而不忍。是以玄德之假不忍動其真不忍也。周瑜聞玄德之喜而得意。是以玄德之假得意賺其真得意也。周瑜詐言取蜀而魯肅誤以爲真是老實人不曉得弄虛頭。孔明詐許犒師而周瑜不知其詐。是聰明人

又撞了搬空手寫來。真是好看。

三顧草廬之文妙在一連寫去。三氣周瑜之文妙在斷續。敘足一氣。周瑜之後則有張遼合淝之戰。孔明漢上之攻。玄德南徐之行。以間之。二氣周瑜之後則又有曹操銅雀臺之宴。以間之。其間斷續之處。或長或短。正以參差入妙。周瑜之欲殺玄德者三矣。誘令犒師江上一也。誘使就婚南徐二也。劉郎浦之追三也。其欲殺孔明者亦三矣。先使斷糧。是欲令曹操殺之也。一也。繼使造箭。是欲自以軍令殺之也。二也。七星壇之遺將。是不以軍令而直欲以無罪殺之也。三也。彼有三殺。此有三氣。亦相報之道。宜然耳。况以氣報殺。以一報兩。報之猶爲厚矣。

却說周瑜被諸葛亮預先埋伏關公黃忠魏延三枝軍馬。一擊大敗。黃蓋韓當急救下船。折却水軍無數。遙觀玄德孫夫人車馬僕從都停住於山頂之上。瑜如何不氣。不氣氣別人只該氣自己箭瘡未愈。因怒氣沖激。瘡口迸裂。昏絕於地。衆將救醒。開船逃去。孔明教休追趕。自和玄德歸荊州慶喜。賞賜衆將。周瑜自回柴桑。蔣欽等一行人馬自歸南徐。報孫權權不勝忿。怒欲拜程普爲都督。起兵取荊州。周瑜又上書請興兵。雪恨。張昭諫曰。不可。曹操日夜思報赤壁之恨。

因恐孫劉同心故未敢興兵今主公若以一時之忿自相吞併操必乘虛來攻國勢危矣以此時之則孫劉之見勝於周瑜顧雍曰許都豈無細作在此若知孫劉不睦操必使

人勾結劉備懼東吳必投曹操若此這江南何日得安爲今之計莫若使人赴許都表劉備爲荊州牧曹操知之則懼而不敢加兵於東吳且使劉備不恨於主公然後使心腹用反間之計令曹劉相攻吾乘隙而圖之斯爲得耳顧雍之見權曰元嘆之言甚善但誰可爲使雍曰此間有一人乃曹操敬慕

者可以爲使權問何人雍曰華歆在此何不遣之權大喜卽遣歆齋表赴許都曹操恨劉備之取荊州而反表劉備爲荊州牧歆使曹操忌之也同是一樣機謀歆領命起程徑到許都求見曹操

聞操會羣臣於鄴郡慶賞銅雀臺歆乃赴鄴郡候見操自赤壁敗後常思報讎只疑孫劉併力因此不敢輕進時建安十五年春造銅雀臺成築臺是三十四間中事至此始成其旁民

操乃大會文武於鄴郡設宴慶賀其臺正臨漳河中央乃銅雀臺左邊一座名玉龍臺右邊一座名金鳳臺各高十丈上橫二橋相通千門

萬戶金碧交輝八言可抵一萬言可抵一萬言可抵一萬言可抵一是日曹操頭戴嵌寶金冠身穿綠錦羅袍宗族都命穿綠自己知又穿綠

玉帶珠履憑高而坐文武侍立臺下操欲觀武官比試弓箭乃使近侍取西

川紅錦戰袍一領，挂於垂楊枝上。

以一錦袍引出無數錦袍人來，玄武池中習水戰是演武於赤壁未敗之前，銅雀臺前錦袍是演武於赤壁既敗之後。

下設一

箭，以百步爲界，分武官爲兩隊。曹氏宗族俱穿紅，其餘將士俱穿綠。

前在赤壁江中分五色旗號，今在銅雀臺邊分紅綠兩班。各帶雕弓長箭，跨鞍勒馬，聽候指揮。

色旗號今在銅雀臺邊分紅綠兩班。

操傳令曰：有能射中箭

此日具實好者。

操傳令曰：有能射中箭

者，即以錦袍賜之。如射不中，罰水一杯。號令方下，紅袍隊中一個少年將軍，驟馬而出。

衆視之，乃曹休也。休飛馬往前，奔馳三次。

第一個出來射箭的却不得，扣上箭，拽滿弓，一箭射去，正中紅心。

夾寫衆將喝采，衆人曹操於臺上望見大喜，曰：此吾家千里駒也。

又夾寫曹操語。方欲使人取錦袍與曹休，只見綠袍隊中一騎飛出，叫曰：丞相錦袍合讓俺外姓先取，宗族中不宜攙越。

操視其人，乃文聘也。衆官曰：且看文仲業射法。

又夾寫衆官語。文聘拈弓縱馬，一箭亦中紅心。

又與前變。聘大呼曰：快取袍來，只見紅袍隊中又一將飛馬而出。

又夾寫厲聲曰：文烈先射，汝何得爭奪？看我與你兩個解箭，拽滿弓，一箭射去，也中紅心。

此寫衆人不寫金鼓文法，又變衆人齊聲喝采，視其人乃曹洪也。

先寫前後寫人文法，又變洪方欲取袍，只見綠袍隊裏又一將出，揚弓叫曰：你三人箭法何足爲奇？看我射來衆視之，乃張郃也。郃飛馬翻身背射一箭，也中紅心。

更好四枝箭

齊齊的攢在紅心裏。又據高四箭一句衆人都道好射法。寫衆人喝采又雙一法亦只寫衆人不寫全鼓郤曰錦袍須該是

我的言未已紅袍隊中一將飛馬而出。又一大叫曰汝翻身背射何足稱異看

我奪射紅心衆視之乃夏侯淵也淵驟馬至界口紐回身一箭射去正在四

箭當中。更好金鼓齊鳴。只寫不寫衆人文法又雙淵勒馬按弓大叫曰此箭可奪得錦袍麼只見

綠袍隊裏一將應聲而出。又開一大叫且留下錦袍與我徐晃。出徐晃名字又淵曰

汝更有何射法可奪我袍晃曰汝奪射紅心不足爲異看我單取錦袍拈弓

搭箭遙望柳條射去恰好射斷柳條錦袍墜地。好看徐晃飛取錦袍披於身上

驟馬至臺前聲諾曰謝丞相袍。看至此疑已結奪袍之局矣不謂其殊未已也曹操與衆官無不稱羨

又據高曹操又據高曹操晃纔勒馬要回猛然臺邊躍出一個綠袍將軍。又據大呼曰你將錦袍

那裏去早早留下與我衆視之乃許褚也晃曰袍已在此汝何敢強奪褚更

不回答竟飛馬來奪袍。妙在奪得權理以前都是紅袍人與綠袍人相爭此却綠袍隊裏自相

晃便把弓打許褚褚一手按住弓把徐晃拖離鞍韉晃急棄了弓翻身下馬

褚亦下馬兩個揪住廝打。射箭起頭廝打操急使人解開那領錦袍已是扯得粉

碎。人人射箭無此袍却使一不會射箭人扯得粉碎極趣極操令二人都上臺徐晃睜眉怒目許褚切齒咬牙各有相

關之意，操笑曰：「孤特視公等之勇耳，豈惜一錦袍哉？」便教諸將盡都上臺，各賜蜀錦一匹。老臨最諸將各各稱謝，操命各依位次而坐，樂聲競奏，水陸並陳。

文官武將輪次把盞獻酬，交錯與糜鴻福江之時止復相類。操顧謂衆文官曰：「武將既以騎射爲

樂，足顯威勇矣。公等皆飽學之士，登此高臺，可不進佳章以紀一時之勝事。

乎？衆官皆躬身而言曰：「願從鈞命。」前者操賦詩，操是賦詩是文，以一人兼文，武今明使衆人分奏之。時有王朗、鍾繇、王粲

、陳琳一班文官，進獻詩章。詩中多有稱頌曹操功德巍巍，合當受命之意。王莽之時

後，值天下大亂，築精舍於譙東五十里，欲春夏讀書，一句秋冬射獵，一句以待天

下清平，方出仕耳。不意朝廷徵孤爲點軍校尉，是武遂更其意，專欲爲國家討

賊立功。圖死後得題墓道曰：「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平生願足矣。」後東晉魏公稱魏王者，遂葬。

念自討董卓，擲黃巾以來，除袁術、破呂布、滅袁紹、定劉表，遂平天下。武功身爲

宰相，人臣之貴已極。又復何望哉？文官如國家無孤一人，正不知幾人稱帝。幾

人稱王？別人稱帝，稱王未必就母，后殺黃袍而大諱其惡也。或見孤權重，妄相忖度，疑孤有異心。此大謬也。孤常

念孔子稱文王之至德，此言耿耿在心。自比周文王，推不好人，與子孫徵。但欲孤委捐兵衆歸就所

念孔子稱文王之至德，此言耿耿在心。自比周文王，推不好人，與子孫徵。但欲孤委捐兵衆歸就所

封武平侯之職實不可耳。誠恐一解兵柄爲人所害。此是實話亦騎虎難下之勢矣。孤敗則國家傾危。是以不得慕虛名而處實禍也。又符國家推頭好甚。諸公必無知孤意者。衆皆起拜曰：雖伊尹周公不及丞相矣。曹操欲爲文王而來人比之伊尹周公又非其意。後人有詩曰：

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下士時。假使當年身便死，一生真偽有誰知。曹操連飲數盃，不覺沉醉。喚左右捧過筆硯，亦欲作銅雀台詩。剛纔下筆，忽報東吳使華歆表奏劉備爲荊州牧，孫權以妹嫁劉備。漢上九郡大半已屬備矣。操聞之，手脚慌亂，投筆於地。山城風雨，道項禰：備租人所阻。今曹操連一句也無何其應也。程昱曰：丞相在萬軍之中，矢石交攻之際，未嘗動心。今聞劉備得了荊州，何故如此失驚？操曰：劉備

人中之龍也。平生未嘗得水，今得荊州，是困龍入大海矣。孤安得不動心哉。孰知其未得荊州之前早已得水矣。何也被困以孔明爲水也。程昱曰：丞相知華歆來意否？操曰：未知。昱曰：孫權本忌劉備

欲以兵攻之，但恐丞相乘虛而擊，故令華歆爲使表薦劉備，乃安備之心。以塞丞相之望耳。當時乘人一個事。操點頭曰：是也。昱曰：某有一計，使孫劉自相吞併，丞

相乘間圖之一鼓而二敵俱破。操大喜，遂問其計。程昱曰：東吳所倚者周瑜也。丞相今表奏周瑜爲南郡太守，程普爲江夏太守，留華歆在朝重用之。瑜



必自與劉備爲讎敵矣。

即荀彧所請二虎爭食之計

我乘其相併而圖之。不亦善乎。操曰：仲德之

言正合孤意。遂召華歆上臺，重加賞賜。當日筵散，操卽引文武回許昌表奏。

周瑜爲總領南郡太守，程普爲江夏太守。

據他人之假

封華歆爲大理寺卿，留在許

都。

爲六十六尚伏義

使命至東吳，周瑜、程普各受職訖。

有職而無地竟是挂名太守

周瑜旣領南郡，愈思報

讎。遂上書吳侯，乞令魯肅去討還荊州。孫權乃命肅曰：汝昔保借荊州與劉

備，今備遷延不還，等待何時。肅曰：文書上明白寫着，得了西川便還。權叱曰：

只說取西川，到今又不動兵，不等老了人。肅曰：某願往言之。遂乘船投荊州

而來。

第三次討荊州

却說玄德與孔明在荊州廣聚糧草，訓練軍馬。遠近之士多歸之。

忽報魯肅到，玄德問孔明曰：子敬此來何意。孔明曰：昨者孫權表主公爲荊

州牧，此是懼曹操之計。操封周瑜爲南郡太守，此欲令我兩家自相吞併。他

好於中取事也。

又是一個一個的

今魯肅此來，又是周瑜旣受太守之職，要來索荊

州之意。玄德曰：何以答之。孔明曰：若肅提起荊州之事，主公便放聲大哭。

前來

不哭此非形孝大哭奇怪絕

曰：今日皇叔做了東吳女婿，便是魯肅主人，如何敢坐。玄德笑曰：子敬與我

舊交何必太謙。肅乃就坐。茶罷。肅曰：今奉吳侯鈞命，專爲荊州一事而來。白叔已借住多時，未蒙見還。今既兩家結親，當看親情。面上早早交付。肅夫當阿舅，東西又以外

了不同玄德聞言，掩面大哭。對面哭，道副急淚肅驚曰：皇叔何故如此？玄德哭聲不絕。孔

從屏後出曰：亮聽之久矣。子敬知吾主人哭的緣故麼？肅曰：某實不知。孔

曰：有何難見？當初我主人借荊州時，許下取得西川便還。仔細想來，益州劉

璋是我主人之弟，一般都是漢朝骨肉。若要興兵去取他城池時，恐被外人

唾罵。若要取還了荊州，何處安身？若不還時，於尊舅面上又不好看。

三事實兩難，因此淚出痛腸。孔明說罷，觸動玄德衷腸，真個搥胸頓足，放聲

大哭。越發魯肅勸曰：皇叔且休煩惱，與孔明從長計議。孔明曰：有煩子敬回

吳侯，勿惜一言之勞，將此煩惱情節，懇告吳侯，再容幾時。妙用只在疑兵之計肅曰：倘皇

侯不從，如之奈何？孔明曰：吳侯既以親妹聘嫁皇叔，安得不從乎？望子敬

言回覆。第三次荊州，俱用孔明回答魯肅是個寬仁長者，見玄德如此哀痛，只得應允。正然陪出了幾點眼淚矣玄

德孔明拜謝宴畢，送魯肅下船。巡到柴桑，見了周瑜，具言其事。周瑜頓足曰：

子敬又中諸葛亮之計也。當初劉備依劉表時，常有吞併之意。何況西川劉

璋乎似此推諉未免累及老兄矣。此時魯肅亦該哭吾有一計使諸葛亮不能出吾算中。

子敬便當一行肅曰願聞妙策瑜曰子敬不必去見吳侯再去荊州對劉備

說孫劉兩家既結爲親便是一家若劉氏不忍去取西川我東吳起兵去取

取得西川時以作嫁資却把荊州交還東吳。何不即以荊州以嫁肅曰西川迢遞取之非

易都督此計莫非不可。老實人說瑜笑曰子敬眞長者也。長者是說用之別名你道我真個去取

西川與他我只以此爲名實欲去取荊州且教他不做準備東吳軍馬收川

路過荊州就問他索要錢糧劉備必然出城勞軍那時乘勢殺之奪取荊州

雪吾之恨以解足下之禍。此等計策則那甚是不濟魯肅大喜便再往荊州來玄德與孔明商

議孔明曰魯肅必不曾見吳侯只到柴桑和周瑜商量了甚計策來誘我耳

但說的話主公只看我點頭便滿口應承。或教他不應呼教他哭成計會已定魯肅入

見禮畢曰吳侯甚是稱讚皇叔盛德遂與諸將商議起兵替皇叔取川取了

西川却換荊川以西川權當嫁資。荊州是現成財產何必舍近而來遠但軍馬經過却望應些錢糧孔

明聽了忙點頭曰難得吳侯好心玄德拱手稱謝曰此皆子敬善言之力。一個

孔明曰如雄師到日卽當遠接犒勞魯肅暗喜宴罷辭回玄德問孔明曰

此是何意。孔明大笑曰：周郎死日近矣。這等計策小兒也瞞不過。玄德又問：如何。小兒瞞不過大人，人倒不曉得。孔明曰：此乃假途滅虢之計也。虛名收川，實取荊州等。主公出城勞軍，乘勢拏下，殺入城來，攻其無備，出其不意也。明更乘孔玄德曰：如之奈何。孔明曰：主公寬心，只顧準備窩弓，以擒猛虎。安排香餌，以釣鰲魚。等周瑜到來，他便不死也。九分無氣。孔明只是頑皮作樂。便喚趙雲聽計。如此如此，其餘我自擺布。玄德大喜。後人有詩嘆曰：

周瑜決策取荊州，諸葛先知第一籌。指望長江香餌穩，不知暗裏釣魚鉤。却說魯肅回見周瑜，說玄德孔明歡喜不疑，準備出城勞軍。周瑜大笑曰：原來今番也中了吾計。且慢笑，准便教魯肅稟報吳侯，并遣程普引軍接應。周瑜此時箭瘡已漸平愈，身軀無事，使甘寧爲先鋒，自與徐盛、丁奉爲第二，凌統、呂蒙爲後隊，水陸大兵五萬望荊州而來。周瑜在船中時復歡笑，以爲孔明中計。周瑜對蔣幹時嘗許說計，事話此則說說事話矣。前軍至夏口，周瑜問荊州有人在前面接否。人報劉皇叔使麋竺來見都督。瑜喚至，問勞軍如何。麋竺曰：主公皆準備安排下了。準備窩弓以射鰲魚，安插香餌瑜曰：今爲

以的  
鰲魚

瑜曰：今爲

汝家之事。出兵遠征。勞軍之禮。休得輕易。糜竺領了言語。先回戰船。密密排在江上。依次而進。看看至公安。並無一隻軍船。又無一人。遠接周瑜。催船速行。離荊州十餘里。只見江面上。靜蕩蕩的。哨探的回報。荊州城上。插兩面白旗。這旗實來如何反插白旗。旗想預爲周郎中孝耳。並不見一人之影。瑜心疑。教把船傍岸。親自上岸。乘馬帶了

甘寧。徐盛。丁奉。一班軍官。引親隨精兵三千人。巡望荊州來。既至城下。並不

見動靜。瑜勒住馬。令軍士叫門。城上問是誰人。只做不認得妙。吳軍答曰。是東吳周都

督。親自在此。言未已。忽一聲梆子響。城上軍一齊都豎起槍刀。敵樓上趙雲

出口都督此行。端的爲何。不即說破先問一句妙。瑜曰。吾替汝主取西川。汝豈猶未知耶。雲

曰。孔明軍師已知都督假途滅虢之計。故留趙雲在此。吾主公有言。孤與劉

璋。皆漢室宗親。安忍背義。而取西川。若汝東吳端的取蜀。吾當披髮入山。不

失信於天下也。偏與後文相反。周瑜聞之。勒馬便回。只見一人打着令字旗於馬前報

說。探得四路軍馬一齊殺到關某從江陵殺來。張飛從秭歸殺來。黃忠從公

安殺來。魏延從彝陵小路殺來。四路正不知多少軍馬。喊聲遠近震動。百餘

里。皆言要捉周瑜。此是把弄周瑜的。瑜馬上大叫一聲。箭瘡復裂。墜於馬下。正是

一着棋高難對敵。幾番算定總成空。

不知周瑜性命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 第五十七回

柴桑口臥龍弔喪

耒陽縣鳳雛理事

天下當治人才輩出。天下當亂人才亦輩出。君子觀於生瑜。生亮之嘆。而竊以爲當日人才之並生。不獨此二人爲然也。其並生而相濟者。如庶之先亮。統之贊亮。維之繼亮。肅蒙遜抗之嗣瑜。嘉昱或攸之佐操。皆是矣。其並生而相難者。如備之遇操。亮之遇懿。維之遇艾。皆是矣。天生一非常之人。必更生一非常之人。以濟之。而天生一非常之才。亦必更生一非常之才。以難之。天既生備。何生操。既生亮。何生懿。既生維。又何生艾哉。孔明弔公瑾之言曰。從此天下更無知音。蓋不獨愛我者爲知己。能忌我者亦知己也。不獨欲用我者爲知音。欲殺我者亦知音也。不寧惟是。苟能愛我而不能用。用我而用之不盡其才。反不如忌我殺我者之知我耳。

孔明弔公瑾之後。忽然遇着龐統。與龐統見曹操之後。忽然遇著徐庶。正復相似。前是將徐庶放去。此是將龐統引來。一樣文法。兩樣局面。真敘事妙品。

元直德操並稱伏龍鳳雛。名字已在三十六回之前。至此已隔二十四回。而鳳雛方與

臥龍合於一處。其先則忽隱。忽現。若滅若沒。蹤跡又自不同。始之爲周瑜。獻連環。極似四皓。爲子房。定太子。繼之見孫權。極似王猛。之見桓溫。後之謁玄德。極似引禹之謁光武。雖未及孔明。而寫來亦甚出色。

龐統走謁荊州。與徐庶之走謁新野。皆不如孔明之高臥南陽。三顧而後出也。徐庶後歸。曹操龐統亦先投孫權。又不如孔明之以草廬始以五丈原終。前後無二也。然龐統有薦書二封。初時並不取出。直待未陽縣中顯過本事。然後將書呈送。可見有本事人不藉薦書之力。今之求討薦牘。專靠吹噓者。恐爲龐統所笑矣。

孫權既失一周瑜。又失一龐統。是再失也。玄德既得一孔明。又得一龐統。是兩得也。周瑜不能薦統。而肅乃薦統。周瑜忌孔明之助劉。而魯肅則薦統以助劉。不但龐統所學與周瑜大不相同。而魯肅所見亦與周瑜大不相同。

董承等七人。同立義狀。至此已隔三十餘回矣。獨馬騰一去西涼。杳無動靜。令讀者意甚懸懸。今忽在此卷中照應出來。并與赤壁以前龐統教徐庶之語。暗相關合。如此紋事。真有一篇如一句者。不似今人之作稗官。如理詞譜而見雜曲。如觀演戲而點雜劇。逐段皆斷。更不聯絡也。

事有前文所未載。而觀於後文。可以識前文者。如曹操之殺苗澤。是也。卽其後之殺苗澤。而前之殺秦慶童。可知豈有不赦黃奎之親戚。而獨縱董承之家奴者乎。小人不獨不容於君子。而並不見容於小人不獨以小人謀小人。而不容於小人。卽以小人助小人。而亦不容於小人。讀此。可爲小人之戒。

却說周瑜。怒氣填胸。墜於馬下。左右急救歸船。軍士傳說玄德。孔明在前山頂上飲酒取樂。卽自飲酒更不來把盞瑜大怒。咬牙切齒曰。你道我取不得西川。吾誓取之。正恨。問人報吳侯遣弟孫瑜到周瑜接入。具言其事。孫瑜曰。吾奉兄命來助都督。遂令催軍前行。行至巴丘。人報上流有劉封關平二人領軍截住水路。周瑜愈怒。忽又報孔明遣人送書至。催死文書到了周瑜拆封視之。書曰。

漢軍師中郎將諸葛亮致書於東吳大都督公瑾先生麾下。自柴桑一別。至今戀戀不忘。聞足下欲取西川。亮竊以爲不可。益州民強地險。劉璋雖暗弱。足以自守。今勞師遠征。轉運萬里。欲收全功。雖吳起不能定其規。孫武不能善其後也。妙曹操失利於赤壁。志豈須臾忘報讎哉。今足下興兵遠征。倘操乘虛而至。江南麩粉矣。亮不忍坐視。悲神特此告知。幸垂照鑒。



周瑜覽畢長嘆一聲。發神而嘆喚左右取紙筆作書上吳侯。乃聚衆將曰：吾非不欲盡忠報國，奈天命已絕矣。汝等善事吳侯，共成大業。言訖昏絕。徐徐又醒。仰天長嘆曰：既生瑜，何生亮。連叫雙聲而亡。周瑜少年輕怒不聽羣臣之學不及孔明耳壽三十六歲。後人有詩嘆曰：

赤壁遺雄烈，青年有俊聲。  
絃歌知雅意，杯酒謝良朋。

曾竭三千斛，常驅十萬兵。  
巴丘終處命，憑弔欲傷情。

周瑜停喪於巴丘。衆將將所遺書緘，遣人飛報孫權。權聞瑜死，放聲大哭，拆視其書，乃薦魯肅以自代也。書略曰：

瑜以凡才，荷蒙殊遇，委任腹心，統御兵馬，敢不竭股肱之力，以圖報效。奈死生不測，脩短有命，愚志未展，微軀已殞，遺恨何極。方今曹操在北，疆場未靜，劉備寄寓，有似養虎。曹操只備為龍耳，斯又只備為虎天下之事，尙未可知。此正朝士肝食之秋，至尊垂慮之日也。魯肅忠烈，臨事不苟，可以代瑜之任。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倘蒙垂鑒，瑜死不朽矣。

孫權覽畢，哭曰：公瑾有王佐之才，今忽短命而死，孤何賴哉。既遺書薦子

敬孤敢不從之。即日便命魯肅爲都督總統兵馬。一面教發周瑜靈柩回葬。却說孔明在荊州夜觀天文。見將星墜地。乃笑曰：「周瑜死矣。至曉告於玄德。玄德使人探之。果然死了。玄德問孔明曰：「周瑜既死。還當如何？」孔明曰：「代瑜領兵者必魯肅也。」肅字元又亮觀天象。將星聚於東方。亮當以弔喪爲由。往江東走一遭。就尋賢士佐助主公。預伏線玄德曰：「只恐吳中將士加害於先生。」孔明曰：「瑜在之日。亮猶不懼。今瑜已死。又何患乎？」孔明弔喪與關公此會一掃有蹤乃與趙雲引五百軍具祭禮。下船赴巴。弔喪於路。探聽得孫權已令魯肅爲都督。周瑜靈柩已回柴桑。孔明迺至柴桑。魯肅以禮迎接。周瑜部將皆欲殺孔明。因見趙雲帶劍相隨。不敢下手。孔明教設祭物於靈前。親自奠酒。跪於地下。讀祭文曰：

嗚呼公瑾。不幸天亡。修短固天。人豈不傷。我心實痛。酌酒一觴。君其有靈。享我蒸嘗。弔君幼學。以交伯符。仗義疎財。讓舍以居。弔君弱冠。萬里鵬搏。定建霸業。割據江南。弔君壯力。遠鎮巴。景升懷慮。討逆無憂。弔君丰度。佳配小喬。漢臣之壻。不愧當朝。弔君氣概。諫阻納質。始不垂翅。終無奮翼。弔君鄙陽。蔣幹來說。揮酒自如。雅量高志。弔君弘才。文武籌略。火攻破敵。

挽強爲弱。想君當年。雄資英發。哭君早逝。俯地流血。忠義之心。英靈之氣。命終三紀。名垂百世。哀君情切。愁腸千結。惟我肝膽。悲夫斷絕。昊天昏暗。三軍愴然。主爲哀泣。友爲淚漣。亮也不才。丐計求謀。助亮拒曹。輔漢安劉。犄角之援。首尾相儔。若存若亡。何慮何憂。嗚呼公瑾。生死永別。朴守其貞。冥冥滅滅。魂如有靈。以鑑我心。從此天下。更無知音。此是實話嗚呼痛哉。伏惟尙饗。

孔明祭畢。伏地大哭。淚如湧泉。哀慟不已。

哭其不能助我以攻。魯乃真哭。非假哭也。

衆將相謂曰。人盡道公

瑾與孔明不睦。今觀其祭奠之情。人皆虛言也。魯肅見孔明如此悲切。亦爲

感傷。自思曰。孔明自是多情。乃公瑾量窄。自取死耳。

寫魯肅感傷。是實心人。

後人有詩嘆曰。

臥龍南陽睡未醒。又添列曜下舒城。蒼天既已生公瑾。塵世何須出孔明。

魯肅設宴款待孔明。宴罷。孔明辭回。方欲下船。只見江邊一人。道袍竹冠。皂

緜素履。一手揪住孔明。大笑曰。汝氣死周郎。却又來弔孝。明欺東吳。無人耶。

孔明急視其人。乃鳳雛先生龐統也。

孔明此來。正爲尋訪賢士。乃不用孔明。去尋備用。龐統自來。又不願高。備用。逆接妙甚。

孔明亦大笑。兩

人攜手登舟。各訴心事。孔明乃留書一封。與統。囑曰。吾料孫仲謀必不能重

用足下稍有不如意可來荊州共扶玄德此人寬仁厚德必不負公平生之  
所學統允諾而別不能許歸  
妙在曲折孔明自回荊州却說魯肅送回周瑜靈柩至蕪湖孫

權接着哭祭於前命厚葬於本鄉了却瑜有兩男一女長男循次男胤權皆厚

恤之魯肅曰肅碌碌庸才誤蒙公瑾重薦其實不稱所職願舉一人以助主

公此人上通天文下曉地理謀略不減於管樂樞機可並於孫吳往日周公

瑾多用其言孔明亦深服其智現在江南何不重用借譽口極  
力寫顯統權聞言大喜便

問此人姓名肅曰此人乃襄陽人姓龐名統字士元道號鳳雛先生權曰孤

亦聞其名久矣今既來此可即請來相見於是魯肅邀請龐統入見孫權施

禮畢權見其人濃眉掀鼻黑面短髯形容古怪心中不喜只說取人失之子羽屬不想  
魯肅察其亦自形容古怪耶乃

問曰公平生所學以何爲主統曰不必拘執隨機應變權曰公之才學比公

瑾何如統笑曰某之所學與公瑾大不相同權平生最喜周瑜見統輕之心

中愈不樂恨其其說  
又怪其言乃謂統曰公且退待有用公之時却來相請統長嘆一聲而

出魯肅曰主公何不用龐士元權曰狂士也用之何益肅曰赤壁鏖兵之時

此人曾獻連環策成第一功七回中事主公想必知之權曰此時乃曹操自欲釘

船未必此人之功也。吾誓不用之。魯肅出謂龐統曰：非肅不薦足下，奈吳侯不肯用公公，且耐心。統低頭長嘆，不語。肅曰：公莫非無意於吳中乎？統不答。肅曰：公抱匡濟之才，何往不利？可實對肅言，將欲何往？統曰：吾欲投曹操去也。反言以激之肅曰：此明珠投暗矣。可往荊州投劉皇叔，必然重用。統曰：統意實欲如此。前言戲耳。肅曰：某當作書奉薦公輔玄德，必令孫劉兩家無相攻擊，同力破曹。見魏勝固那十倍統曰：此某平生之素志也。乃藏肅書，逕往荊州來見玄德。此時孔明按察四郡未回。妙有曲拍門吏傳報：江東名士龐統特來相投。玄德久聞統名，便教請入相見。統見玄德，長揖不拜。玄德見統貌陋，心中亦不悅。曹操何見龐統恭敬之極，仲謀玄德反不乃問統曰：足下遠來不易，統不即取出魯肅書，并孔明投呈，但答曰：聞皇叔招賢納士，特來相投。妙有身分，合之接薦者投人者，未曾入門，而先拜送矣。玄德曰：荊楚稍定，苦無閒職，此去東北一百三十里，有一縣名耒陽，縣缺一縣宰，屈公任之。如後有缺，即當重用。統思玄德待我何薄，欲以才學動之，見孔明不在，只得勉強相辭而去。妙有曲拍統到耒陽縣，不理政事，終日飲酒爲樂。解贊之意不在內一應錢糧詞訟，並不理會。有人報知玄德，言龐統將耒陽縣事盡廢。玄德怒曰：豈儒焉敢亂吾法度？遂喚張飛

分付引從人去。荆南諸縣巡視，如有不公不法者，就便究問。恐於事有不明處，可與孫乾同去。張飛領了言語，與孫乾前至耒陽縣。軍民官吏皆出郭迎接，獨不見縣令。因飲酒後事猶歸於以迎張飛，主者善於迎接者他非好辭令。飛問曰：縣令何在？同僚覆曰：龐縣令自到任及今，將百餘日，縣中之事並不理問。每日飲酒，自旦及夜，只在醉鄉。今日宿酒未醒，猶臥不起。既有臥罷安得無臥，臥亦有餘臥亦是。張飛大怒，欲擒之。孫乾曰：龐士元乃高明之人，未可輕忽。且到縣問之。如果於理不當，治罪未晚。飛乃入縣正廳上坐，定教縣令來見。統衣冠不整，扶醉而出。故作催飛怒曰：吾兄以汝爲人，令作縣宰，汝焉敢盡廢縣事？統笑曰：將軍以吾廢了縣中何事？奇極飛曰：汝到任百餘日，終日在醉鄉，安得不廢政事？統曰：量百里小縣，些小公事，何難決斷。此不早爲將軍少坐，待我發落。隨卽喚公吏將百餘日所積公務都取來，判斷。先生事吏皆紛然，賞抱案卷上廳，訴詞被告人等環跪階下。統手中批判，口中發落。耳中聽詞。詞種之不曲直分明，並無分毫差錯。民皆叩首拜伏。不到半日，將百餘日之事盡斷畢了。誰云大受者投筆於地，而對張飛曰：所廢之事何在？不可小知曹操係權吾視之，若掌上觀文。一事便爲量此小縣，何足介意。飛大驚，下席謝曰：先生大

才小子失敬吾當於長兄處極力舉薦

何謂使長兄

統乃將出魯肅薦書

兩封薦書又只先取一封祇却一封於有

折曲飛曰先生初見吾兄何不將出統曰若便將出似乎專藉薦書來干謁矣

今之求封薦書一味

飛顧謂孫乾曰非公則失一大賢也遂辭統回荊州見玄德具說

龐統之才玄德大驚曰屈待大賢吾之過也飛將魯肅薦書呈上

不消費肅薦先

德拆視薦書略曰

龐士元非百里之才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如以貌取之恐

負所學

有鑒於孫權而先為是言也

終為他人所用實可惜也

玄德看畢正在嗟呀忽報孔明回玄德接入禮畢孔明先問曰龐軍師近日

無恙否

問得

玄德曰近治耒陽縣好酒廢事孔明笑曰士元非百里之才胸中

所學勝亮十倍

此句是過譽足見孔明之謙不似今人之妄自誇誇也

亮曾有薦書在士元處曾達主公否玄德曰

今日方得子敬書却未見先生之書孔明曰大賢若處小任往往以酒糊塗

倦於視事玄德曰若非吾弟所言險失大賢隨卽令張飛往耒陽縣請龐統

到荊州玄德下階請罪統方出孔明所薦之書

兩封薦書作兩次取出寫龐統有身分

玄德看書中之

意言鳳雛到日宜卽重用玄德喜曰昔司馬德操言伏龍鳳雛兩人得一可

安天下

五回中語

今吾二人皆得漢室可興矣遂拜龐統爲副軍師中郎將與孔

明共贊方略教練軍士聽候征伐

以上按下文德一逢

早有人報到許昌言劉備有

諸葛亮龐統爲謀士招軍買馬積草屯糧連結東吳早晚必興兵北伐曹操

聞之遂聚衆謀士商議南征荀攸進曰周瑜新死可先取孫權次攻劉備操

曰我若遠征恐馬騰來襲許都前在赤壁之時軍中有訛言亦傳西涼入寇

之事關應四十八回中事今不可不防也荀攸曰以愚所見不若降詔加馬騰爲征南將軍

使討孫權誘入京師先除此人則南征無患矣本因劉備轉出孫權又因孫權轉入馬騰將二十回中之事至此忽然歸結操大喜

卽日遣人賞詔至西涼召馬騰却說騰字壽成漢伏波將軍馬援之後父名

肅字子碩桓帝時爲天水隴干縣尉後失官流落隴西與羌人雜處遂取羌

女生騰騰身長八尺體貌雄異稟性溫良人多敬之靈帝末年羌人多叛騰

召募民兵破之初平中年因討賊有功拜征西將軍與鎮西將軍韓遂爲弟

兄又由波馬騰來歷是據前文之所未及當日奉詔乃與長子馬超商議曰吾自與董承受衣帶詔以

來與劉玄德約共討賊不幸董承已死玄德屢敗我又僻處西涼未能協助

玄德馬騰一向冷落不見出師得此兩句發明今聞玄德已得荊州我正欲展昔日之志而曹操反來召我



當是如何。馬超曰：操奉天子之命，以召父親。今若不往，彼必以逆命責我矣。當乘其來，召竟往京師，於中取事，則昔日之志可展也。有馬超之誓方見馬騰此去不是戲言馬騰兄子馬岱諫曰：曹操心懷叵測，叔父若往，恐遭其害。爲下文伏筆超曰：兒願盡起西涼之兵，隨父親殺入許昌，爲天下除害，有何不可。馬超騰曰：汝自統羌兵保守西涼，只教次子馬休、馬鐵并姪馬岱隨我同往。曹操見有汝在，西涼又有韓遂相助，諒不敢加害於我也。爲下文伏筆超曰：父親若往，切不可輕入京師。當隨騰應變，觀其動靜。騰曰：吾自有處，不必多慮。於是馬騰乃引西涼兵五千先教馬休、馬鐵爲前部，留馬岱在後接應。爲馬超進望許昌而來離許昌二十里屯住軍馬。曹操聽知馬騰已到，喚門下侍郎典韋付曰：目今馬騰南征，吾命汝爲行軍參謀，先至馬騰寨中勞軍，可對馬騰說西涼路遠，運糧甚難，不能多帶人馬。我當更遣大兵協同前進，來日教他入城面君。騰他入城使是誘殺計吾就應付糧草與之，令領命來見馬騰，騰置酒相待，令酒半酣而言曰：吾父黃琬死於李傕、郭汜之難，嘗懷痛恨。又行數十回前之恨於此一切不想今日又遇欺君之賊。騰曰：誰爲欺君之賊？奎曰：欺君者操賊也。公豈不知之而問我耶？騰恐是操使來相探。

黃奎正言馬騰傳語前後通有對

急止之曰：耳目較近，休得亂言。奎叱曰：公竟忘却衣帶詔乎？前馬騰見黃奎時，馬騰正言黃奎隱諷今黃奎見此，說又是黃

好意。公不可輕入。來日常勒兵城下，待曹操出城點軍，就點軍處殺之。大事

濟矣。二人商議已定。黃奎回家，恨氣未息。其妻再三問之，奎不肯言。不肯其妻而獨

不料其妻李春香與奎妻弟苗澤私通，澤欲得春香，正無計可施。與黃奎家李慶

見黃奎憤恨，遂對澤曰：黃侍郎今日商議軍情，回意甚憤恨，不知爲誰。澤曰：

汝可以言挑之。曰：人皆說劉皇叔仁德，曹操奸雄何耶？看他說甚言語。是夜

黃奎果到春香房中，妾以言挑之。奎乘醉言曰：汝乃婦人，尙知邪正，何況我

乎？吾所恨者，欲殺曹操也。妾曰：若欲殺之，如何下手？奎曰：吾已約定馬將軍

明日在城外點兵時殺之。謀及婦人妾告於苗澤，澤報知曹操，操便密喚曹洪許

褚分付如此。如此，又喚夏侯淵、徐晃分付如此。如此，各人領命去了一面。先

將黃奎一家老小，擗下。次日，馬騰領着西涼兵馬將次近城，只見前面一簇

紅旗打着丞相旗號，馬騰只道曹操自來點軍，拍馬向前，忽聽得一聲砲響，

紅旗開處，弓弩齊發，一將當先，乃曹洪也。馬騰急撥馬回時，兩下喊聲又起。

左邊許褚殺來。右邊夏侯淵殺來。後面又是徐晃領兵殺至。截斷西涼軍馬。剛處調却分作四處出現將馬騰父子三人困在垓心。馬騰見不是頭。奮力衝殺。馬鐵早被亂

箭射死。

三人中先死了一個

馬休隨着馬騰左衝右突。不能得出。二人身帶重傷。坐下馬

又被亂箭射倒。父子三人俱被執。曹操教將黃奎與馬騰父子一齊綁至。

七人

之外。擲出一吉平馬騰父子之外。擲出一枚箭。前後遙遙相對。黃奎大叫無罪。操教苗澤對說。馬騰大罵曰。豈儒誤我大事。

我不能爲國殺賊。是乃天也。操命牽出馬騰。罵不絕口。與其子馬休及黃奎

一同遇害。後人有詩讚馬騰曰。

父子齊芳烈。忠貞著一門。捐生圖國難。誓死答君恩。

嚼血盟言在。誅奸義狀存。西涼推世胄。不愧伏波孫。

苗澤告操曰。不願加賞。只求李春香爲妻。操笑曰。你爲了一婦人。害了你姐

夫一家。留此不義之人何用。奸雄快語兒可兒便教將苗澤李春香與黃奎一家老小並

斬於市。觀者無不嘆息。後人有詩嘆曰。

苗澤因私害。薰臣春香未得反。傷身奸雄亦不相容。怨枉自圖謀作小人。

曹操教招安西涼兵馬。諭之曰。馬騰父子謀反。不干衆人之事。一面使人分

付把住關隘。休教走了馬岱。且說馬岱自引一千軍在後。早有許昌城外逃回軍士報知。馬岱大驚。只得棄了兵馬。扮作客商。連夜逃遁去子。只上坡下四路  
曹操殺了馬騰等。便決意南征。忽人報曰。劉備調練軍馬。收拾器械。將欲取川。操驚曰。若劉備收川。則羽翼成矣。將何以圖之。言未畢。階下一人進言曰。某有一計。使劉備孫權不能相顧。江南西川皆歸丞相。正是。

西川豪傑方遭戮。南國英雄又受殃。

未知獻計者是誰。且看下文分解。

### 第五十八回

馬孟起興兵雪恨。

曹阿瞞割鬚棄袍。

周瑜在而孫劉離。周瑜死而孫劉合。曹操去而孫劉離。曹操欲至而孫劉又合。此兩家離合之機也。乃孫方借劉以拒操。而劉忽借馬以救孫。則奇。劉方約馬以拒操。而操忽約韓以取馬。則更奇。韓不爲操以攻馬。而馬得合韓以攻曹。則愈奇。至於劉不助馬。而助馬者。乃是韓。劉不約韓。而約韓者。乃是操。馬非救孫。而救孫者。實是馬。馬非應劉。而借馬者。實是劉。是又事之最巧。而文之至幻者矣。

曹操孫權之欲報父讎。爲父也。非爲君也。私也。馬超之欲報父讎。爲父也。亦爲君也。公

也。馬騰爲衣帶詔而死。則騰爲忠臣。超爲父之死於衣帶詔而討操。則超爲孝子。而亦爲忠臣。而前史誤書之爲賊。誤書之爲反。則大謬矣。若斷以春秋之義。直當書曰。馬超起兵西涼討曹操。斯爲得之。

曹操不能殺陶謙。而以呂布回兵。孫權不能殺劉表。而反使魯肅弔孝。是豈所謂不共天地不同日月者乎。若馬超者是眞能報讎矣。遠樹之槍。渡河之箭。操之不死。間不容髮。雖天方助操。不能遽斬國賊。而使之心寒膽落。魄散魂飛。則謂馬超已誅曹操可也。君子觀於割鬚棄袍之事。而竊以爲是漢帝之威靈也。何也。衣帶詔不降。則義狀不立。義狀不立。則馬騰不死。馬騰不死。則馬超不來。惟有帝之刺血。所以有操之割鬚。惟有帝之解帶。所以有操之棄袍耳。

曹操每至危急時。有曹洪救之。有許褚救之。有丁斐救之。然而曹洪許褚之救。是以救救也。丁斐之救。是以不救救也。延津之戰。棄糧與馬。渭橋之戰。放馬與牛。前之餌敵。所以取勝。後之餌敵。所以致敗。則洪與褚之勇。又不若丁斐之智耳。

當馬超戰潼關之時。孫劉兩家。若乘虛而襲許都。此大快事。而孫權不爲。劉備亦不爲。卅故何也。蓋東吳之兵。但能應敵而不能取敵。一合淝。且不下。而何有於許都乎。且其

所○欲○得○者○荆○州○耳○志○固○不○在○中○原○也○劉○備○則○欲○養○其○兵○力○以○取○西○川○卽○東○吳○求○救○且○不○肯○輕○勞○我○師○而○何○暇○於○襲○許○昌○乎○是○其○志○雖○在○中○原○而○西○川○未○得○不○敢○遽○圖○中○原○也○曹○操○有○可○乘○之○勢○而○兩○家○未○有○能○乘○之○兵○力○嗚○呼○豈○非○天○哉○

赤壁鑿兵之日徐庶曾乞一兵守潼關矣而此卷但見鍾繇不見徐庶何也意者徐庶此時已死乎不然庶縱不肯爲操設謀而身在潼關恐不能謝其責也自赤壁一去更不見徐庶下落庶卽不死我知其必託病而歸田里耳

却說獻策之人乃治書侍御史陳羣字長文操問曰陳長文有何良策羣曰今劉備孫權結爲唇齒若劉備欲取西川丞相可命上將提兵會合淝之衆逕取江南則孫權必求救於劉備備意在西川必無心救權權無救則力乏兵衰江東之地必爲丞相所得前欲使馬騰伐英意不在英而在魏也至此則漢伐英矣若得江東則荊州一鼓可平也荊州旣平然後徐圖西川天下定矣操曰長文之言正合吾意卽時起大兵三十萬逕下江南令合淝張遼準備糧草以爲供給早有細作報知孫權權聚衆將商議張昭曰可差人往魯子敬處教急發書到荊州使劉備同力拒曹子敬有恩於玄德其言必從且玄德旣爲東吳之壻亦義不容辭若玄

德來相助江南可無患矣。

事急則孫劉復合俱內兄不致書於妹丈必欲煩魯肅書

權從其言卽遣人

諭魯肅使求救於玄德肅領命隨卽修書使人送玄德玄德看了書中之意

留使者於館舍差人往南郡請孔明孔明到荊州玄德將魯肅書與孔明看

畢孔明曰也不消動江南之兵也不必動荊州之兵自使曹操不敢正覲東

南便回書於魯肅教高枕無憂若但有北兵侵犯皇叔自有退兵之策

妙在不即說明令人

不出漢使者去了玄德問曰今操起三十萬大軍會合淝之衆一擁而來先生有

何妙計可以退之孔明曰操平生所慮者乃西涼之兵也今操殺馬騰其子

馬超現統西涼之衆必切齒操賊主公可作一書往結馬超使超興兵入關

則操又無暇下江南矣。

馬騰死後便當接出馬超却偏因曹操伐吳孫母來救然後轉將出來事而文亦曲

玄德大喜卽時作書遣一心

腹人逕往西涼州投下却說馬超在西涼州夜感一夢夢見身臥雪地羣虎

來咬驚懼而覺心中疑惑聚帳下將佐告說夢中之事帳下一人應聲曰此

夢乃不祥之兆也衆視其人乃帳前心腹校尉姓龐名德字令名超問令名

所見若何德曰雪地遇虎夢兆殊惡莫非老將軍在許昌有事否言未畢一

人踉蹌而入

其聲

哭拜於地曰叔父與弟皆死矣超視之乃馬岱也超驚問何

爲岱曰叔父與侍郎黃奎同謀殺操不幸事泄皆被斬於市二弟亦遇害惟岱扮作客商星夜走脫超聞言哭倒於地衆將救起超咬牙切齒痛恨操賊

即解玄德書超之起兵決矣

忽報荊州劉皇叔遣人賞書至

馬超正復夢馬岱忽來馬超正哭

玄德書又忽來接荀彧俱極緊

超拆視之書略曰

伏念漢室不幸操賊專權欺君罔上黎民凋殘備昔與先君曾同受密

詔誓誅此賊

照應二十回中事

今令先君被操所害此將軍不共天地不同日月之讎

也若能率西涼之兵以攻操之右備當舉荊襄之衆以遏操之前

則逆

操可擒奸黨可滅讎恨可報漢室可興矣書不盡言立待回音

馬超看畢卽時揮涕回書發使者先回隨後便起西涼軍馬正欲進發忽西

涼太守韓遂使人請馬超往見

馬超正欲起兵韓遂之使忽來接荀又甚緊

超至遂府遂將出曹操書示之

內云若將馬超擒赴許都卽封汝爲西涼侯

玄德致書於馬超用實寫曹操致書於韓遂用虛寫一實一虛兼法變化有此大札往來換寫下文詳看原本

超拜伏於地曰請叔父就縛俺弟兄二人解赴許昌免叔父戈戟之勞

有此一折

韓遂扶起曰吾與汝父結爲兄弟安忍害汝汝若興兵吾當相助

玄德之助是實韓遂之助是實

超拜謝韓遂便將操使者推出斬之乃點手下八部軍馬一同進發那八部

乃侯選程銀李堪張橫梁興成宜馬玩楊秋也八將隨着韓遂合馬超手下



龐德馬岱共起二十萬大兵殺奔長安來。高得長安郡守鍾繇飛報曹操一面

引軍拒敵布陣於野西涼州前部先鋒馬岱引軍一萬五千浩浩蕩蕩漫山

遍野而來鍾繇出馬答話岱使寶刀一口與繇交戰不一合繇大敗奔走。只合

那裏會斬殺我有等如刀不若別人備寶劍岱提刀趕來馬超韓遂引大軍都到圍住長安鍾繇上城守護

長安乃西漢建都之處城郭堅固河塹險深急切攻打不下一連圍了十日

不能攻破龐德進計曰長安城上土硬水鹹甚不堪食更兼無柴今圍十日

軍民飢荒不如暫且收軍只須如此如此長安唾手可得。此時妙在不殺明馬超曰

此計大妙即時差令字旗傳與各部教盡退軍馬超親自斷後各部軍馬漸

漸退去鍾繇次日登城看時軍皆退了只恐有計令人哨探果然遠去方纔

放心縱令軍民出城打柴取水大開城門放人出入。如此便至第五日人報馬

超兵又到軍民競奔入城。此時龐德已鍾繇仍復閉城堅守却說鍾繇弟鍾進把

守西門約近三更城門裏一把火起鍾進急來救時城邊轉出一人舉刀縱

馬大喝曰龐德在此。龐德入城不用明報此突如鍾進措手不及被龐德一刀斬於馬

下殺散軍校斬關斷鎖放馬超韓遂軍馬入城鍾繇從東門棄城而走馬超

韓遂得了城池賞勞三軍鍾繇退守潼關飛報曹操知失了長安不敢復

議南征

照應前文東吳求救事此馬超殺之而實玄德救之心

遂喚曹洪徐晃分付先帶一萬人馬替鍾繇堅守潼

關如十日內失了關隘皆斬十日外不干汝二人之事我統大軍隨後便至

二人領了將令星夜便行曹仁諫曰洪性躁誠恐誤事

是失機

操曰你與我押

送糧草便隨後接應却說曹洪徐晃到潼關替鍾繇堅守關隘並不出戰馬

超領軍來關下把曹操三代辱罵

又一

曹洪大怒要提兵下關廝殺徐晃諫曰

此是馬超要激將軍廝殺切不可與戰待丞相大軍來必有主畫馬超軍日

夜輪流來罵

陳琳稱曹操以筆馬超罵曹

曹洪只要廝殺徐晃苦苦擋住至第九日在關

上看時西涼軍都棄馬在於關前草地上坐多半困乏就在地上睡臥

誘敵之計

曹洪便教備馬點起三千兵殺下關來西涼兵棄馬拋戈而走洪迤邐追趕時

徐晃正在關上點視糧草聞曹洪下關廝殺大驚急引軍隨後趕來大叫曹

洪回馬忽然背後喊聲大震馬岱引軍殺至

城外見馬岱與城中見龐德皆突如其來高得聲勢

曹洪徐晃急回

走時一棒鼓響山背後兩軍截住左是馬超右是龐德混殺一陣曹洪抵當

不住折軍大半衝出重圍奔到關上西涼兵隨後趕來洪等棄關而走龐德

直追過潼關，撞見曹仁軍馬，救了曹洪等一軍。馬超接應龐德上關，曹洪失了潼關，奔見曹操，操曰：「與你十日限，如何九日失了潼關？」洪曰：「西涼軍兵百般辱罵，因見彼軍懈怠，乘勢趕去，不想中賊奸計。」操曰：「洪年幼躁暴，徐晃你須曉事。」晃曰：「累諫不從，當日晃在關上點糧草，比及知道，小將軍已下關了。晃恐有失，連忙趕去，已中賊奸計矣。」操大怒，喝斬曹洪。忘却當可無洪，不可無公之時耶。衆官告免曹洪伏罪而退，操進兵直抵潼關。曹仁曰：「可先下定寨柵，然後打關未遲。」操令砍伐樹木，起立排柵，分作三寨。左寨曹仁，右寨夏侯淵，操自居中寨。次日，操引三寨大小將校，殺奔關隘前去。正遇西涼軍馬兩邊各布陣勢，操出馬於門旗下，看西涼之兵，人人勇健，箇箇英雄。又見馬超生得面如敷粉，唇若抹朱，腰細髀寬，聲雄力猛，白袍銀鎧，手執長槍，立馬陣前。借典操帳中，高馬超。上首龐德，下首馬岱，操暗暗稱奇，自縱馬謂超曰：「汝乃漢朝名將子孫，何故背反耶？」超咬牙切齒，大罵操賊欺君罔上，罪不容誅，害我父子不共戴天之讎，吾當活捉生啖汝肉。前是背後罵，此是當面罵，此數語亦抵得一篇檄文。說罷，挺槍直殺過來。曹操背後于禁出迎，兩馬交戰，鬪到八九合，于禁敗走。張郃出迎戰，二十合亦敗走。李通出迎，超奮威

交戰數合之中一槍刺李通於馬下超把槍望後一招西涼兵一齊衝殺過來操兵大敗西涼兵來得勢猛左右將佐皆抵當不住馬超龐德馬岱引百餘騎直入中軍來捉曹操操在亂軍中只聽得西涼軍大叫穿紅袍的是曹操操就馬上急脫下紅袍地絕快極馬超掛孝曹操何敢穿紅袍之夫紅只算替馬超帶孝又聽得大叫長髯者是曹操操驚慌掣所佩刀斷其髯處始入宮時別子大得便宜軍中有人將曹操割髯之事告知馬超超遂令人叫拏短髯者是曹操操聞知卽扯旗角包頸而逃地絕快極龐公殺長髯曹操其類乎後人有詩曰

潼關戰敗望風逃孟德惶惶脫錦袍劍割髯應喪膽馬超聲價蓋天高曹操正走之間背後一騎趕來回頭視之正是馬超殺操大驚左右將校見超趕來各自逃命只撇下曹操超厲聲大叫曰曹操休走操驚得馬鞭墜地看看趕上馬超從後使槍攔來操遠樹而走超一槍攔在樹上急拔下時操已走遠或曰惡人不死人之道也子曰此輩入道特大數耳超縱馬趕來山坡邊轉出一將大叫勿傷我主曹洪在此輪刀縱馬攔住馬超操得命走脫地絕快極洪與馬超戰到四五十合漸漸刀法散亂氣力不加夏侯淵引數十騎隨到馬超獨自一人恐被所算乃

撥馬而回。夏侯淵也不來趕。曹操回寨，却得曹仁死據定了寨柵。因此不會多折軍馬。操入帳嘆曰：「吾若殺了曹洪，今日必死於馬超之手也。」

不是罵曹洪是罵馬超

遂

喚曹洪，重加賞賜，收拾敗軍，堅守寨柵，深溝高壘，不許出戰。超每日引兵來寨前辱罵搦戰。操傳令教軍士堅守，如亂動者斬。諸將曰：「西涼之兵，盡使長槍當選弓弩迎之。」操曰：「戰與不戰，皆在於我，非在賊也。賊雖有長槍，安能便刺諸公？但堅壁觀之，賊自退矣。」諸將皆私相議曰：「丞相自來征戰，一身當先，今敗於馬超，何如此之弱也？」

作怪得

過了幾日，細作來報馬超又添二萬生力兵來助戰，乃是羌人部落。操聞之大喜。

作怪得

諸將曰：「馬超添兵，丞相反喜，何也？」操曰：「待吾勝了，却對汝等說。」三日後，又報關上有添軍馬。操又大喜，就於帳中設宴作賀。

作怪得

諸將皆暗笑。操曰：「諸公笑我無破馬超之謀，公等有何良策？」徐晃進曰：「今丞相盛兵在此，賊亦全部現屯關上，此去河西必無準備。若得一

因曹操分

兵故韓與馬亦分兵分間易也

操曰：「公明之言，正合吾意，便教徐晃引精兵四千，和朱靈同去，巡

襲河西，伏於山谷之中，待吾渡河北，同時擊之。徐晃、朱靈領命，先引四千人

暗暗去了。操下令先教曹洪於蒲阪津安排船筏，留曹仁守寨。操自領兵渡渭河。早有細作報知馬超，超曰：「今操不攻潼關，而使人準備船筏，欲渡河北，必將遏吾之後也。」吾當引一軍沿河拒住北岸。操兵不得渡，不消二十日，河東糧盡，操兵必亂，却循河南而擊之。操可擒矣。長江不可渡，渭河亦難不可渡。韓遂曰：「不必如此，豈不聞兵法有云：兵半渡可擊。」待操兵渡至一半，汝却於南岸擊之。操兵皆死於河內矣。不死於陸，必死於水，其不死者，天也。超曰：「叔父之言甚善。」使人探聽曹操幾時渡河，却說曹操整兵已畢，分三停軍前渡渭河。比及人馬到河口時，日光初起，操先發精兵渡過北岸，開創營寨。操自引親隨護衛軍將百人，按劍坐於南岸。看軍渡河，忽然人報後邊白袍將軍到了。白虎來臨，號蛇發動。衆皆認得是馬超，一擁下船。河邊軍爭上船者，聲喧不止。操猶坐而不動，按劍指約休鬧。只顧其前不顧其後，鳥巢燒燬時亦用此法。只聽得人喊馬嘶，蜂擁而來。船上一將躍身上岸，呼曰：「賊至矣，請丞相下船。」操視之，乃許褚也。操口內猶言賊至何妨，回頭視之，馬超已離不到百餘步。殺聲許褚拖操下船時，船已離岸一丈有餘。褚負操一躍上船，隨行將士盡皆下水。扳住船邊，爭欲上船。逃命船小，將翻。褚掣刀亂砍船傍，手盡折倒於水中。

舟中之指可掬 急將船望下水掉去許褚立於梢上忙用木篙撐之操伏在許褚脚邊

許褚爲曹操手下將曹操反爲許褚脚 馬超趕到河岸見船已流在半河遂拈弓搭箭喝令驍將遠河

射之矢如雨急褚恐傷曹操以左手舉馬鞍遮之操無洪則死於陸無褚則死於水其不死者天也 馬超箭不

虛發船上駕舟之人應弦落水船中數十人皆被射倒其船反撐不定於急

水中旋轉許褚獨奮神威將兩腿夾舵搖撼一手使篙撐船一手舉鞍遮護

曹操以情包類以鞭連身不可時有渭南縣令丁斐在南山之上見馬超迫操甚急恐

傷操命遂將寨內牛隻馬匹盡驅於外漫山遍野皆是牛馬西涼兵見之都

回身爭取牛馬無心追趕曹操因此得脫曹操不死虧了旗虧了鞍又虧了牛馬○虧了放牛救了牛中一老牛虧了放馬退了岸上一怒馬 方到

北岸便把船筏繫沉諸將聽得曹操在河中逃難急來救時操已登岸許褚

身披重鎧箭皆嵌在甲上衆將保操至野寨中皆拜於地而問安操大笑曰

我今日幾爲小賊所困每敗必笑奸雄故態 褚曰若非有人縱馬放牛以誘賊賊必努力渡

河矣操問曰誘賊者誰也有知者答曰渭南縣令丁斐也少頃斐入見操謝

曰若非公之良謀則吾被賊所擒矣遂命爲典軍校尉斐曰賊雖暫去明日

必復來須以良策拒之操曰吾已准備了也遂喚諸將各分頭循河築起甬

道暫爲寨脚賊若來時陳兵於甬道外內虛立旌旗以爲疑兵更沿河掘下壕塹虛立柵蓋河南以兵誘之賊急來必陷賊陷便可擒矣俱爲自守之計是示之以網却說馬

超回見韓遂說幾乎捉住曹操有一將奮勇負操下船去了不知何人遂曰

吾聞曹操選極壯之人爲帳前侍衛名曰虎衛軍以驍將典韋許褚領之高評

提起典韋照應典韋已死今救曹操者必許褚也此人勇力過人人皆稱爲虎癡如

遇之不可輕敵超曰吾亦聞其名久矣遂曰今操渡河將襲我後可速攻之

不可令他創立營寨若立營寨急難剿除超曰以姪愚意還只拒住北岸使

彼不得渡河乃爲上策遂曰賢姪守寨吾引軍循河戰操若何超曰令龐德

爲先鋒跟叔父前去於是韓遂與龐德將兵五萬直抵渭南操令衆將於甬

道兩旁誘之龐德先引鐵騎千餘衝突而來喊聲起處人馬俱落於陷馬坑

內龐德挺身一跳躍出土坑立於平地立殺數人步行砍出重圍寫龐德聲勢凶猛

韓遂已被困在垓心龐德步行救之正遇着曹仁部將曹承被龐德一刀砍

於馬下奪其馬殺開一條血路救出韓遂投東南而走

龐德失馬奪馬許褚跳船得船其勇相似

背後曹

兵趕來馬超引軍接應殺敗曹兵復救出大半軍馬戰至日暮方回計點人



馬折了將佐程銀張橫陷坑中死者二百餘人。韓遂八將中折了二人超與韓遂商議若遷延日久操於河北立了營寨難以退敵不若乘今夜引輕騎去劫野營遂曰須分兵前後相救於是超自爲前部令龐德馬岱爲後應當夜便行却說曹操收兵屯渭北喚諸將曰賊欺我未立寨柵必來劫野營可四散伏兵虛其中軍號礮響時伏兵盡起一鼓可擒也。超遂之良早爲老賊所覺衆將依令伏兵已畢當夜馬超却先使成宜引三十騎往前哨探成宜見無人馬逕入中軍操軍見西涼兵到遂放號礮四面伏兵皆出只圍得三十騎成宜被夏侯淵所殺。韓遂八將中又折了一人馬超却自背後與龐德馬岱分兵三路蜂擁殺來正是

縱有伏兵能候敵怎當健將共爭先

未知勝負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五十九回 許褚裸衣鬪馬超

曹操抹書間韓遂

馬超者蜀中五虎將之一也此卷於其未入蜀之時先寫馬超之勇而將寫馬超之勇先寫許褚之勇寫許褚正以寫馬超也然許褚但矜其勇而馬超鬪之亦不過以勇鬪勇耳馬騰之輕入虎口固爲忠有餘而智不足馬超之徒恃虎威其亦勇有餘而謀未

足與。

兵法有妙於用間者。勝一人難，勝兩人易，以一人不可間，而兩人則可間也。聚兩人於一處而勝之難，分兩人於兩處而勝之易，以兩人之聚不可間，而兩人之分則可間也。然而間之則非一術矣。有馬上之語而書中之字可疑，有書中之字而馬上之語愈可疑。間之則又非無端矣。斬使之前，操先有書有前之書，而後之書可疑；割地之時，遂亦有書有我之書，而彼之書亦可疑。操之所以疑超者，蓋深得兵家間法之妙也。

周瑜之愚，蔣幹妙在黑夜；曹操之間，韓遂又妙在白。日愚蔣幹之書妙在明白，間韓遂之書又妙在糊塗。周瑜帳前之語妙在說極要緊話，曹操馬上之語又妙在說極沒要緊話。騙法不同，愈出愈妙。寫來好看殺人。

天下豈有兩陣對圓，而但敘寒溫無一語及軍事者？又豈有遣使送書精密如曹操，而諛封草稿者？此明係反間之計，而韓遂不知，乃含糊以對。馬超、馬超安得不怒乎？然則馬超之疑雖有曹操之智足以使之，而亦韓遂之愚有以成之耳。

馬超斷韓遂之手，猶自斷其手也。韓遂因馬超之疑而欲圖馬超，亦猶自斷其手也。兩人之相救，當如左右手，而乃自相矛盾，使曹操拱手而享其利，袖手而觀其敗，豈不深。

可惜哉。

孫權之兵事。決於大郭督。劉備之兵事。決於軍師。而惟曹操則自攬其權。而獨運其謀。雖有衆謀士以贊之。而裁斷出諸臣之上。又非劉備孫權比也。觀其每運一計。其始必爲衆將之所未知。其後乃爲衆將之所嘆服。唐太宗題其墓曰。一將之智有餘。良然。良然。

操每見西涼之添兵而大喜。蓋以兵多則糧不能繼。一可喜也。兵多則心不能一。二可喜也。烏巢之戰。以少而勝。赤壁之戰。以多而敗。操之料人亦以己之得失料之而已。

張角之以左道惑衆。已隔五十餘回矣。此卷忽有一左道之張魯。以配之。角有兄弟三人。魯則有父子祖孫三世。角有太平道人。大賢良師之名。魯則有師君祭酒鬼卒之號。何其不謀而相類也。蓋劉備之將聚桃園。則以黃巾爲之始。而劉備之將入西蜀。則以張魯爲之端。是一部大書前後關合處。

却說當夜兩兵混戰。直到天明。各自收兵。馬超屯兵渭口。日夜分兵。前後攻擊。曹操在渭河內。將船筏鎖練。作浮橋三條。接連南岸。曹仁引軍夾河立寨。將糧草車輛穿連以爲屏障。馬超聞之。教軍士各挾草一束。帶着火種。與韓

遂引軍併力殺到寨前堆積草把放起烈火。

前有赤壁之機後有渭河之燒大火機後又有小火

操兵抵敵不住

棄寨而走車乘浮橋盡被燒毀西涼兵大勝截住渭河曹操立不起營寨心

中憂懼荀攸曰可取渭河沙土築起土城可以堅守操撥三萬軍擔土築城

馬超又差龐德馬岱各引五百軍馬往來衝突更兼泥土不實築起便倒操

無計可施時當九月盡天氣暴冷彤雲密布連日不開

時有閉筆點水時序

曹操在寨中

納悶忽人報曰有一老人來見丞相欲陳說方略操請入見其人鶴骨松姿

形貌蒼古問之乃京兆人也隱居終南山姓婁名子伯道號夢梅居士操以

客禮待之子伯曰丞相欲跨渭安營久矣今何不乘時築之操曰沙土之地

築壘不成隱士有何良策賜教子伯曰丞相用兵如神豈不知天時乎連日

陰雲布合朔風一起必大凍矣

前政冀州之時有老叟陳說星象今觀渭河之日又有老叟陳說大時前後遙遙出相對映

風起之後驅兵士

運土潑水比及天明土城已就操大悟厚賞子伯子伯不受而去

不受全爲高則高矣但不以觀運有幾層

是夜北風大作操盡驅兵士擔土潑水爲無盛水之具作縑

囊盛水澆之隨築隨凍比及天明沙土凍緊土城已築完

超之笑秦持有火攻縑之築城雖有水助

細作報

知馬超超領兵觀之大驚疑有神助次日集大軍鳴鼓而進操自乘馬出營

止有許褚一人隨後操揚鞭大呼曰孟德單騎至此請馬超出來答話超乘馬挺槍而出操曰汝欺我營寨不成今一夜天使築就汝何不早降考城安撫天命天寶馬之祥之

何馬超大怒意欲突前擒之操背後一人睜圓怪眼手提鋼刀勒馬而立考城

英勇以觀馬超疑是許褚乃揚鞭問曰聞汝軍中有虎侯安在哉許褚提刀大叫考城

曰吾卽譙郡許褚也目射神光威風抖擻超不敢動乃勒馬回前舉乘虎而疑今見一虎而操亦

引許褚回寨兩軍觀之無不駭然操謂諸將曰賊亦知仲康乃虎侯也自此

軍中皆稱許褚爲虎侯百七中央許褚曰某來日必擒馬超操曰馬超英勇不可

輕敵褚曰某誓與死戰即使人下戰書說虎侯單搦馬超來日決戰超接書

大怒曰何敢如此相欺耶卽批次日誓殺虎癡褚獨虎也超亦一虎也虎超豈畏虎褚次日兩軍出營布

成陣勢超分龐德爲左翼馬岱爲右翼韓遂押中軍超挺槍縱馬立於陣前

高叫虎癡快出曹操在門旗下回顧衆將曰馬超不減呂布之勇此語是言未

絕許褚拍馬舞刀而出馬超挺槍接戰鬪了一百餘合勝負不分馬匹困乏

各回軍中換了馬匹又出陣前又鬪一百餘合不分勝負許褚性起飛回陣

中卸了盔甲渾身筋突赤體提刀翻身上馬來與馬超決戰考城

考城許褚正是極高馬超亦

交 兩軍大駭。兩個又鬪了三十餘合。褚奮威舉刀便砍馬超。超閃過一槍。望

褚心窩刺來。褚棄刀將槍挾住。兩個在馬上奪槍。許褚力大一聲響。拗斷槍

桿。各拏半節在馬上亂打。以斷槍始以操恐褚有失。遂令夏侯淵曹洪兩將齊出

夾攻。龐德馬岱見操將齊出。麾兩翼鐵騎橫衝直撞。淵殺將來。操兵大亂。許

褚背中兩箭。諺叫女諸將慌退入寨。馬超直殺到濠邊。操兵折傷大半。未行反間之前

將在謀而操令堅閉休出。馬超回至渭口。謂韓遂曰。吾見惡戰者莫如許褚。真虎

癡也。却說曹操料馬超可以計破。乃密令徐晃朱靈盡渡河西。結營前後夾

攻。一日操於城上見馬超引數百騎直臨寨前。往來如飛。操觀良久。擲兜鍪

於地曰。馬兒不死。吾無葬地矣。伍員不死。楚不得安葬。操其有鞭棊之恨乎。夏侯淵聽了。心中氣忿。厲聲曰。

吾寧死於此地。誓滅馬賊。遂引本部千餘人。大開寨門直趕去。操急止不住。

恐其有失。慌自上馬前來接應。馬超見曹兵至。乃將前軍作後隊。後隊作先

鋒。一字兒排開。夏侯淵到。馬超接住。廝殺超於亂軍中。遙見曹操就撤了。夏

侯淵直取曹操。寫馬超志在報讎。不但是罵實見其孝。操大驚撥馬而走。曹兵大亂。正追之際。忽報操有

一軍已在河西下了營寨。超大驚無心追趕。急收軍回寨。與韓遂商議。言操

兵乘虛已渡河西。吾軍前後受敵。如之奈何。部將李堪曰：「不如割地請和。兩家且各罷兵。捱過冬天。到春煖別作計議。」韓遂曰：「李堪之言最善。可從之。」超

猶豫未決。

馬超不欲和而韓遂欲和。即此處爲下文生疑張本。

楊秋侯選皆勸求和。於是韓遂遣楊秋爲使直往操

寨下書言割地請和之事。

曹操反間之書。未來。韓遂求和之書。先至。

操曰：「汝且回寨。吾來日使人回報。」楊秋

辭去。賈詡入見操曰：「丞相主意若何？」操曰：「公所見若何？」詡曰：「兵不厭詐。可僞

許之。然後用反間計。令韓馬相疑。則一鼓可破也。」

曹操前爲李健策。馬騰今爲曹操策。馬超始終助逆。謀在智謀不足取也。

操撫

掌大喜曰：「天下高見。多有相合。」文和之謀正吾心中之事也。於是遣人回書

言待我徐徐退兵。還汝河西之地。一面教搭起浮橋。作退軍之意。馬超得書

謂韓遂曰：「曹操雖然許和。奸雄難測。倘不准備。反受其制。超與叔父輪流調

兵。今日叔向操超。向徐晃。明日超向操叔。向徐晃。分頭隄備。以防其詐。」

兩下分開。反間之計。

便可從此而入。

韓遂依計而行。早有人報知曹操。操顧賈詡曰：「吾事濟矣。問來日是誰

合向我這邊人報？」韓遂次日操引衆將出營。左右圍繞。操獨顯一騎於中

央。韓遂部卒多有不識操者。出營觀看。

短鬚子。想是曹操。

操高叫曰：「汝諸將欲觀曹公耶？」

吾亦猶人也。非有四目兩口。但多智謀耳。」

新蜀張凱之時。他恐人認識。今却出而示人。好生大膽。兩目一口。只是假智。割去鬚根。一笑。

諸軍皆

有懼色。操使人過陣，謂韓遂曰：「丞相謹請韓將軍會話。」韓遂卽出陣，見操並無甲仗，亦棄衣甲，輕服匹馬而出。二人馬頭相交，各按轡對話。操曰：「吾與將軍之父同舉孝廉，吾嘗以叔事之，吾亦與公同登仕路，不覺有年矣。」對陣之時，操年家將軍今年妙齡幾何？既敘寒溫，又敘年齒，全不是對陣時語，是極沒要緊話，却是極要緊處。韓遂答曰：「四十歲矣。」操曰：「往日在京師，皆青春年少，何期又中甸矣？安得天下清平共樂耶？」多時不見，點綴滿面，今夫去罷，頗有今昔之感。只把舊事細說，並不提起軍情。好極，急極。說罷，大笑相談。有一個時辰，方回馬而別。好極，急極。各自歸寨。早有人將此事報知馬超，超忙來問韓遂曰：「今日曹操陣前所說何事？」遂曰：「只訴京師舊事耳。」超曰：「安得不言軍務乎？」遂曰：「曹操不言，吾何獨言之？超心甚疑，不言而退。」在曹操算中。却說曹操回寨，謂賈詡曰：「公知吾陣前對語之意，否？」詡曰：「此意雖妙，尙未足間二人。某有一策，可令韓馬自相讎殺。」操問其計。賈詡曰：「馬超乃一勇之夫，不識機密。丞相親筆作一書，單與韓遂中間朦朧字樣，於要害處自行塗抹，改易然後封送於韓遂，故意使馬超知之，超必索書來看。若看見上面要緊之處，盡皆改抹，只猜是韓遂恐超知其機密，事自行改抹，正合着單騎會語之疑。疑則必生亂，我更暗結韓遂部下諸將，使互



相離間超可圖矣。

敘談不足繼之以書書中有喚抹則疑語中亦必有懼諱矣因前疑後因後疑前真是絕妙疑兵之計

操曰此計甚妙隨寫書一封

將緊要處盡皆改抹然後實封故意多遣從人送過寨去

多遣從人正欲使馬超知之

下了書自

回果然有人報知馬超超心愈疑逕來韓遂處索書看韓遂將書與超超見

上面有改抹字樣問遂曰書上如何都改抹糊塗遂曰原書如此不知何故

超曰豈有以草稿送與人耶必是叔父怕我知了詳細先改抹了

俱在賈詡算中

遂曰

莫非曹操將草稿誤封來了

殷浩空函曹操草稿神嗜嗜怪事

超曰吾又不信曹操是精細之人

豈有差錯吾與叔父併力殺賊奈何忽生異心遂曰汝若不信吾心來日吾

在陣前賺操說話汝從陣內突出一槍刺殺便了

讀至此為曹操寒心

超曰若如此方見

叔父真心兩人約定次日韓遂引侯選李堪梁興馬玩楊秋五將出陣馬超

藏在門影裏韓遂使人到操寨前高叫韓將軍請丞相攀話操乃令曹洪引

數十騎逕出陣前與韓遂相見馬離數步洪馬上欠身言曰夜來丞相致意

將軍之言切莫有誤言訖便回

對語之後繼之以可疑之書送者之後又繼之以可疑之語前既自出後換他人奸詐機警真不可及

馬超聽得大怒挺

槍驟馬便刺韓遂五將攔住勸解回寨遂曰賢姪休疑我無歹心馬超那裏

肯信恨怨而去韓遂與五將商議曰這事如何解釋楊秋曰馬超倚仗勇武

常有欺凌主公之心。便勝得曹操。怎肯相讓。以某愚見。不如暗投曹公。他日不失封侯之位。

曹公成俱在曹操買盟算中

遂曰。吾與馬騰結爲兄弟。安忍背之。楊秋曰。事已至此。不得不然。遂曰。誰可以通消息。楊秋曰。某願往。遂乃寫一密書。遣楊秋逕

來操寨。說投降之事。

假書換得真書曹操大得便宜

操大喜。許封韓遂爲西涼侯。楊秋爲西涼太守。

其餘皆有官爵。約定放火爲號。共謀馬超。楊秋拜辭。回見韓遂。備言其事。約定今夜放火。裏應外合。遂大喜。就令軍士於中軍帳後堆積乾柴。五將各懸

刀劍。聽候韓遂商議。欲設宴賺請馬超。就席圖之。猶豫未決。不想馬超早已深知備細。便帶親隨數人。仗劍先行。令龐德馬岱爲後應。超潛步入韓遂帳

中。只見五將與韓遂密語。只聽得楊秋口中說道。事不宜遲。可速行之。

將幹在別帳中所

超一劍望韓遂面前刺去。遂慌以手迎之。左手早被砍落。

韓遂手痛不是馬超手辣只緣曹操手毒耳

五將

揮刀齊出。超縱步出帳外。五將圍繞。溺殺超。獨揮寶劍。力敵五將。劍光明處。鮮血濺飛。砍翻馬玩。剝倒梁興。

五將中又去其二

三將各自逃生。超復入帳中。求殺韓遂。

時已被左右救去。帳後一把火起。各寨兵皆動。超連忙上馬。龐德馬岱亦至。

互相混戰。超領軍殺出時，操兵四至，前有許褚，後有徐晃，左有夏侯淵，右有曹洪，西涼之兵自相併殺，超不見了龐德馬岱，乃引百餘騎，截於渭橋之上。天色微明，方知混殺了一夜只見李堪引一軍從橋下過，超挺槍縱馬逐之。李堪拖槍而走，恰好于禁從馬超背後趕來，禁開弓射馬超，超聽得背後弦響，急閃過，却射中前面李堪落馬而死。三將中又去其一，將曹操欲借韓遂殺馬超，誰知馬超又借于禁手，堪乃之一笑。超回馬來殺于禁，禁拍馬走了，超回橋上，駐紮操兵前後大至，虎衛軍當先，亂箭夾射馬超，超以槍撥之，矢皆紛紛落地。超可畏超令從騎往來衝殺，爭奈曹兵圍裹堅厚，不能衝出。超於橋上大喝一聲，殺入河北，從騎皆被截斷，超獨在陣中衝突，却被暗弩射倒，坐下馬超墜於地上。操軍逼合，正在危急，忽西北上一彪軍殺來，乃龐德馬岱也。此是絕處逢生二人救了馬超，將軍中戰馬與馬超騎了，翻身殺條血路，望西北而走。曹操聞馬超走脫，傳令諸將無分曉，夜務要趕到馬超，如得首級者賞千金，封萬戶侯。生獲者封大將軍。用前追劉豫州彷彿相似衆將得令，各要爭功，迤邐追襲馬超，顧不得人馬困乏，只顧奔走。從騎漸漸皆散步，兵走不上者多被擒去，止剩得三十餘騎，與龐德馬岱望隴西臨洮而去。以上按下馬超以下專敘曹操曹操親自追

至安定。知馬超去遠，方收兵回。長安衆將畢集，韓遂已無左手，做了殘疾之人。韓遂無手曹操無足曹操就於長安歇馬，授韓遂西涼侯之職，楊秋侯選皆封列

侯，令守渭口。

八將止

下令班師回許都。涼州參軍楊阜字義山，逕來長安見操。

操問之，楊阜曰：「馬超有呂布之勇，深得羌人之心。今丞相若不乘勢剿絕，他

日養成氣力，隴上諸郡非復國家之有也。望丞相且休回兵。」爲後文馬超操曰：「吾

本欲留兵征之，奈中原多事，南方未定，不可久留。君當爲孤保之。」阜領諾，又

保薦韋康爲涼州刺史，同領兵屯冀城，以防馬超。爲後文楊阜阜臨行，請於操曰：

「長安必留重兵，以爲後援。」操曰：「吾已定下汝，且放心。」阜辭而去。衆將皆問曰：

「初賊據潼關，渭北道缺，丞相不從河東擊馮翊，而反守潼關，遷延日久，而後

北渡，立營固守，何也？」老臉用兵年爲操曰：「初賊守潼關，若吾初到，便取河東，賊必

以各寨分守，諸渡口則河西不可渡矣。吾故盛兵皆聚於潼關，前使賊盡南

守，而河西不準備，故徐晃朱靈得渡也。吾然後引兵北渡，連車樹柵，爲甬道，

築土城，欲賊知吾弱，以驕其心，使不準備。吾乃巧用反間，蓄士卒之力，一旦

擊破之，正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兵之變化固非一道也。」荀彧用操用衆將又請問

曰丞相每聞賊加兵添衆則有喜色何也操曰關中邊遠若羣賊各依險阻征之非一二年不可平復今皆來聚一處其衆雖多人心不一易於離間一舉可滅吾故喜也

孟德新書雖不傳只此一說可當新書一則

衆將拜曰丞相神謀衆不及也操曰亦賴汝

衆文武之力遂重賞諸軍留夏侯淵屯兵長安所得降兵分撥各部夏侯淵保舉馮翊高陵人姓張名既字德谷爲京兆尹與淵同守長安操班師回都獻帝排鑾駕出郭迎接

明明是迎賊非迎討賊之人

詔操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如漢

相蕭何故事自此威震中外

以上按下曹操以下接入張魯

這消息報入漢中早驚動了漢寧太守

張魯原來張魯乃沛國豐人其祖張陵在西川鶴鳴山中造作道書以惑人

人皆敬之陵死之後其子張衡行之百姓但有學道者助米五斗世號米賊

張魯與張魯一個模範三人一個聲

魯在漢中自號爲師君

其來學

道者皆號爲鬼卒

標引

爲首者號爲祭酒

祭酒

領衆多者號爲治頭大祭酒

祭酒

以誠信爲主不許欺詐如有病者卽設壇使病人居於靜室之中自思己過當面陳首然後爲之祈禱主祈禱之事者號爲監令祭酒

祭酒祈禱之法書病人姓名說服罪之意作文三通名爲三官手書一通焚於山頂以奏天一通

埋於地以奏地一通沉於水底以申水官天公地公公與天官地官水官前後又通遙相對如此之後但病痊可

將米五斗爲謝今之督運管人家作好事每以饋贈饋人米粟不若米糠之爲老實也又蓋義舍舍內飯米柴火肉食齊備許

過往人量食多少自取而食多取者受天誅天只怕不嘗此等閑事境內有犯法者必恕三

次不改者然後施刑所在並無官長盡屬祭酒所管如此雄據漢中之地已

三十年國家以爲地遠不能征伐就命魯爲鎮南中郎將領漢寧太守通進

貢而已張角稱善天已死黃天當立今張魯在漢中亦別有一天當年聞操破西涼之衆威震天下乃聚衆商議曰西

涼馬騰遭戮馬超新敗曹操必將侵我漢中我欲自稱爲漢寧王何不竟稱漢中大帥有大祭酒督

兵拒曹操諸軍以爲何如閻圃曰漢川之民戶出十萬餘衆財富糧足四面

險固今馬超新敗西涼之兵從子午谷奔入漢中者不下數萬愚意益州劉

璋昏弱不如先取西川四十一州爲本然後稱王未遲張魯大喜遂與弟張

衛商議起兵以上又接下張魯以下接入劉璋早有細作報入漢中却說益州劉璋字季玉

卽劉焉之子漢魯恭王之後章帝元和中徙封竟陵支庶因居於此後焉官

至益州牧興平元年患病疽而死第一回中便以劉焉作引至益州太守趙韙等共保璋

爲益州牧璋曾殺張魯母及弟因此有讎劉表與孫權有讎劉璋與孫魯有讎彼此通遙相對○張魯劉璋在

漢文璋使龐羲爲巴西太守。以拒張魯。時龐羲探知張魯欲興兵取川。急報知劉璋。璋平生懦弱。聞得此信心中大憂。急聚衆官商議。忽一人昂然而出曰：主公放心。某雖不才。憑三寸不爛之舌。使張魯不敢正眼來覷西川。正是：只因蜀地謀臣進。致引荊州豪傑來。

未知此人是誰。且看下文分解。

### 第六十回 張永年反難楊修

龐士元議取西蜀

孟德新書。或有以其不傳爲可惜者。不知兵不在書。即使其書傳而書中之意。豈書之所能傳乎。得其書而化之。雖舊亦新。執其書而泥之。雖新亦舊。得其書中之意。則無以書爲也。不得其書中之意。則又何以書爲也。夫善兵者不言兵。曹操有書而孔明無書。是以曹操之用兵不及孔明云。

張松暗暗把一西川欲送與曹操。曹操却白白把一西川讓與玄德。玄德以謙得之。曹操以驕失之也。許攸狎侮曹操。而操獨能忍者。當未破袁紹之時。故氣抑而善。下張松狎侮曹操。而操不能忍者。以既破馬超之後。故志滿而易驕。耳文有隱而愈現者。張松之志。荊州凡子龍雲長接待之禮。與玄德對答之言。明係孔明所教。篇中只寫子龍只

寫雲長只寫玄德更不敘孔明如何打點如何指使而令讀者心頭眼底處處有一孔明在焉真神妙之筆

孔明深欲爲玄德取西川又明知張松此來是賣西川却教玄德只做不知憑他挑撥並不提起直待張松忍耐不住自吐衷曲最似今之巧於貿易者亟欲買時物偏故作不欲買之狀直待賣者求售然後取之寫來真是好看

西川畫圖一軸孔明在草廬時已曾取以示玄德何待張松而後見之曰孔明之圖不過形勢之大略也張松之圖必其險要曲折之詳備者也大略雖已可見而至於何處可以屯糧何處可以伏兵不有張松安能知其詳哉况將入一險峻之西川則必有人焉爲之先容爲之內應是其得松又不專在於得圖耳玄德迎張松之計孔明教之而取西川之謀則龐統主之何也蓋孔明欲以守荊州之責自任而特以取川之事委之龐統也以荊州當吳魏之衝苟我方入川而吳魏乘虛來襲將如之何故劉璋之使不來則西川之可入荊州之守不重則西川亦不可入

常劉表之迎劉備也忌之者蔡瑁一小人耳至於劉璋欲迎而黃權爭之李恢爭之劉巴爭之王累又以死爭之此數人者皆君子也未得孔明之前則一小人之忌幾爲其



所中兼得龐統之後。則衆君子之爭。曾不以爲憂。得士者昌。於茲益信。

却說那進計於劉璋者。乃益州別駕。姓張名松。字永年。其人生得額鑷頭尖。

鼻偃齒露。身短不滿五尺。言語有若銅鐘。龐統說劉璋亦貌陋。可見只取人者。不可以相天下士。劉璋問曰。別駕有

何高見。可解張魯之危。松曰。某聞許都曹操掃蕩中原。呂布二袁皆爲所滅。

近又破馬超。天下無敵矣。主公可備進獻之物。松親往許都說曹操興兵取

漢中。以圖張魯。則魯拒敵不暇。何敢復窺蜀中耶。張松看得曹操中意。誰知後來却是不然。劉璋大喜。收

拾金珠錦綺爲進獻之物。遣張松爲使。松乃暗畫西川地理圖本藏之。畫圖爲記。本年張

出寶西川。不談十載。帶從人數騎。取路赴許都。早有人報入荊州孔明。便使人入許都打探

消息。有此一語。爲下文伏線。却說張松到了許都館驛中。住定。每日去相府伺候。求見曹操。

原來曹操自破馬超回。傲睨得志。每日飲宴無事。少出國政。皆在相府商議。

張松候了三日。方得通姓名。左右近侍先要賄賂。却纔引入。此病案所謂因鬼見常者也。然

然說操操坐於堂上。松拜畢。操問曰。汝主劉璋連年不進貢。何也。松曰。爲路途艱

難。賊寇竊發。不能通進。操叱曰。吾掃清中原。有何盜賊。好言太平。而惡言盜賊。古來之道。高宋

松曰。南有孫權。北有張魯。西有劉備。至少者亦帶甲十餘萬。豈得謂太平耶。

得抄操先見張松人物猥瑣五分不喜。又聞語言衝撞遂拂袖而起轉入後堂。  
曹操不以貌陋而從備以貌陋輕視松何也蓋備曉諷之而於松獨之也。

左右責松曰汝爲使命何不知禮一味衝撞幸得丞相

看汝遠來之面不見罪責汝可急急回去松笑曰吾川中無諂佞之人也。  
其身

忽而階下一人大喝曰汝川中不會諂佞吾中原豈有諂佞者乎松觀其

人單眉細眼貌白神清。一俊一醜相形好者問其姓名乃太尉楊彪之子楊修字德祖現爲

丞相門下掌庫主簿此人博學能言智識過人松知修是個舌辯之士有心

難之修亦自恃其才小覷天下之士當時見張松言語譏諷遂邀出外面書

院中分賓主而坐謂松曰蜀道崎嶇遠來勞苦松曰奉主之命雖赴湯蹈火

弗敢辭也修問蜀中風土如何松曰蜀爲西川古號益州路有錦江之險地

連劍閣之雄回環二百八程縱橫三萬餘里鷄鳴犬吠相聞市井閭閻不斷

田肥地茂歲無水旱之憂國富民豐時有管絃之樂所產之物阜如山積天

下莫可及也。後松口中誇小之語亦抵得一編畫圖修又問曰蜀中人物如何松曰文有相如之賦武有

伏波之才醫有仲景之能卜有君平之隱九流三教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者

不可勝計豈能盡數。既誇地勢又誇人傑修又問曰方今劉季玉手下如公者還有幾人松

曰文武全才智勇足備忠義慷慨之士動以百數如松不才之輩車載斗量不可勝記

既誇也贊又誇時位

修曰公近居何職松曰濫充別駕之任甚不稱職敢問公爲

朝廷何官修曰現爲丞相府主簿松曰久聞公世代簪纓何不立於廟堂輔佐天子乃區區作相府門下一吏乎

孔融傷此四世清純而其子乃爲曹操所用且操會執等楊彪而修曾不以爲嫌宜其爲松矣耳

楊修聞言滿

面羞慚強顏而答曰某雖居下寮丞相委以軍政錢糧之重早晚多蒙丞相教誨極有開發故就此職耳

不曰附操之勢而曰服操之才亦是勸強支吾之語

松笑曰松聞曹丞相文不明孔

孟之道武不達孫吳之機專務強霸而居大位安能有所教誨以開發明公耶

既笑楊修又笑曹操妙甚惡其

修曰公居邊隅安知丞相大才乎吾試令公觀之呼左右於篋中

取書一卷以示張松松觀其題曰孟德新書從頭至尾看了一遍共一十三篇皆用兵之要法

曹操以兵爲書張松又以舌爲兵

松看畢問曰公以此爲何書耶修曰此是丞相

酌古準今做孫子十三篇而作

若做十三篇便不得謂之新書

公欺丞相無才此堪以傳後世否

松大笑曰此書吾蜀中三尺小童亦能暗誦何爲新書此是戰國時無名氏所作曹丞相盜竊以爲己能止好瞞足下耳

今之盜竊他人文字以爲己有者恨不令張永年見之

修曰丞相祕藏之書雖已成帙未傳於世公言蜀中小兒暗誦如流何相欺乎松曰公如不

信吾試誦之。遂將孟德新書從頭至尾朗誦一遍。並無一字差錯。

不是曹操誦孟德人  
文却是曹操之文

張松誦  
幾去了修大驚曰：公過目不忘，真天下奇才也。後人有詩讚曰：

古怪形容異，清高體貌疎。語傾三峽水，目視十行書。

膽量魁西蜀，文章貫太虛。百家并諸子，一覽更無餘。

當下張松欲辭回。修曰：公且暫居館舍，容某再稟丞相，令公面君。松謝而退。

修入見操曰：適來丞相何慢張松乎？操曰：言語不遜，吾故慢之。修曰：丞相尚

用一禰衡，何不納張松？問應二十  
三四中事操曰：禰衡文章播於當今，吾故不忍殺之。松有

何能？修曰：且無論其口似懸河辯才，無礙適修以丞相所撰孟德新書示之。

彼觀一遍，即能暗誦。如此博聞強記，世所罕有。松言此書乃戰國時無名氏

所作，蜀中小兒皆能熟記。操曰：莫非古人與我暗合否？令扯碎其書，燒之。

多有暗合古人者，知不  
肯學曹操之燒之也修曰：此人可使面君，教見天朝氣象。操曰：來日我於西教場點

軍，汝可先引他來，使見我軍容之盛。

楊修誘之以文書  
操又懼之以武

教他回去傳說。吾即日下了

江南，便來收川。修領命。至次日，與張松同至西教場。操點虎威雄兵五萬，布

於教場中。果然盜甲鮮明，衣袍燦爛，金鼓震天，戈矛耀日。四方八面，各分隊

伍旌旗颯彩。人馬騰空。松斜目視之。斜目便有傲視不將之意。良久。操喚松指而示曰。汝川中

曾見此英雄人物否。松曰。吾蜀中不曾見此兵革。但以仁義治人。妙甚。蓋在○文不足。以驗之。而欲以武驗。

之曹操已操變色視之。松全無懼意。楊修頻以目視松。操謂松曰。吾視天下鼠輩

猶草芥耳。大軍到處。戰無不勝。攻無不取。順吾者生。逆吾者死。汝知之乎。松

曰。丞相驅兵到處。戰必勝。攻必取。松亦素知。昔日濮陽攻呂布之時。宛城戰

張繡之日。赤壁遇周郎。華容逢關羽。割鬚棄袍於潼關。奪船避箭於渭水。此

皆無敵於天下也。當面嘲笑亦大快心。聞此數語。新舊即不暗合。古人亦當燒矣。操大怒曰。豎儒焉敢揭吾短處。喝左右

推出斬之。楊修諫曰。松雖可斬。奈從蜀道而來。入貢若斬之。恐失遠人之意。

操怒氣未息。苟攸亦諫。方操免其死。令亂棒打出。有此一翻受侮。念視下文之妙。松歸館舍。連夜出

城。收拾回川。松自思曰。吾本欲獻西川。縣與曹操。誰想如此慢人。把一個四川。亂棒打落了。

我來時於劉璋之前。開了大口。今日怏怏空回。須被蜀中人所笑。吾聞荊州

劉玄德。仁義遠播。久矣。不如徑由那條路回。試看此人如何。我自見。不若只得再尋一個。

於是乘馬引僕從。望荊州界上而來。前至郢州界口。忽見一隊軍馬。約

有五百餘騎。爲首一員大將。輕裝軟扮。勒馬前問曰。來者莫非張別駕松乎。

曰然也。那將慌忙下馬，聲諾曰：趙雲等候多時。

明明是孔明調遣妙在不敘出來，令讀者自知之。

松下馬答禮。

曰：莫非常山趙子龍乎？雲曰：然也。某奉主公劉玄德之命，為大夫遠涉路途。

鞍馬驅馳，特命趙雲聊奉酒食，言罷，軍士跪奉酒食，雲敬進之。

極其恭敬，與曹操相反。

松自

思曰：人言劉玄德寬仁愛客，今果如此。

俱在孔明算中。

遂與趙雲飲了數杯，上馬同行。

來到荊州界首，是日天晚，前到館驛，見驛門外百餘人侍立，擊鼓相接。一將

於馬前施禮曰：奉兄長將令，為大夫遠涉風塵，令關某洒掃驛庭，以待歇宿。

又明明是孔明調遣妙在只不敘明，令讀者自知之。

松下馬與雲長趙雲同入館舍，講禮敘坐，須臾排上酒食。二人

殷勤相勸。

又極其恭敬，與曹操相反。

飲至更深，方始罷席，宿了一宵。次日早膳畢，上馬行不到

三五里，只見一簇人馬到，乃是玄德引着伏龍鳳雛親自來接，遙見張松早

先下馬等候。

非敢接松也，敬西川耳。

松亦慌忙下馬，相見玄德曰：久聞大夫高名，如雷灌耳。

恨雲山迢遠，不得聽教，今聞回都，專此相接，倘蒙不棄，到荒州暫歇片時，以

敘渴仰之思，實為萬幸。

非謂張松直講得一個西川來了。

松大喜，遂上馬並轡入城，至府堂上，各各

施禮，分賓主依次而坐，設宴款待。飲酒間，玄德只說閒話，並不提起西川之

事。

孔明教法絕妙。

松以言挑之曰：今皇叔守荊州，還有幾郡？孔明答曰：荊州乃暫借東

吳的每每使人取討。今我主因是東吳女婿，故權且在此安身。却用孔明回松曰：

東吳據六郡八十一州，民強國富，猶且不知足耶？龐統曰：吾主漢朝皇叔，反

不能占據兩郡，其他皆漢之蠹賊，却都恃強侵占地土，惟智者不平焉。又換龐統

孔明只言玄德無處安身，則統便言他人合當相讓。一吹一唱，大家說着暗話。玄德曰：二公休言吾有何德，敢多望乎？龐統不平之語，漸漸說得近了。

松曰：不然。明公乃漢室宗親，仁義充塞乎四海，休道占據州郡，便代正統而

居帝位，亦非分外。玄德拱手謝曰：公言太過，備何敢當。玄德一味謙遜，自此一連

留張松飲宴三日，並不提起川中之事。三日後還不起妙甚。松辭去，玄德於十里長亭設

宴，送行。玄德舉酒酌松曰：甚荷大夫不棄，留敝三日，今日相別，不知何時再

得聽教。到西川來，個教便了。言罷，潸然淚下。非為張松而淚，為西川而淚也。張松自思：玄德如此寬仁愛士，安可捨

之不如說之。令取西川，乃言曰：松亦思朝暮趨侍，恨未有便耳。松觀荊州東

有孫權，常懷虎踞，北有曹操，每欲鯨吞，亦非可久戀之地也。只說荆州不可居，尚未說玄

德曰：故知如此，但未有安跡之所。以言松曰：益州險塞，沃野千里，民殷國富，智

能之士，久慕皇叔之德，若起荊襄之衆，長驅西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至此

不得只得玄德曰：備安敢當此？劉益州亦帝室宗親，恩澤布蜀中久矣，他人豈可

得而動搖乎。

張松明說出已是極力相就矣。始有玄德又用一語深開了去。

松曰：某非賣主。

不敢不披瀝肝膽。劉季玉雖有益州之地，本性暗

魯在北時，思侵犯人心，離散思得明主。松此一行，專欲納款於

劉季玉，傲賢慢士，故特來見明公。先取西川為基，然後北

中收取中原。匡正天朝，名垂青史，功莫大焉。明公果有取西川之意，松願施

犬馬之勞，以為內應。未知鈞意若何。

劉季玉與備同宗，若攻之恐天下人唾罵。松曰：大丈夫處世當努力建

功立業，著鞭在先。今若不取為他人所取，悔之晚矣。

備聞蜀道崎嶇，千山萬水，車不能方，軌馬不能聯轡，欲取之用何良策。

松於袖中取出一圖，遞與玄德曰：松感明公盛德，敢獻此圖。但看

此圖，便知蜀中道路矣。

闕狹山川險要，府庫錢糧，一一俱載。明白松曰：明公可速圖之。松有心腹契

友二人，法正、孟達。此人必能相助。如二人到荊州時，可將心事共議。

玄德拱手謝曰：青山不老，綠水長存。他日事成，必當厚報。松曰：松遇明主



不得不盡情相告。豈敢望報乎。說罷作別。

編似迎賓館中文字七首。作臨別時方纔一露求意。

孔明命雲長等護

送數十里方回。張松回益州。先見友人法正。正字孝直。右扶風郡人也。賢士

法真之子。松見正。備說曹操輕賢傲士。只可同憂。不可同樂。吾已將益州許

劉皇叔矣。專欲與兄共議。

打躬將一國交與人了。

法正曰。吾料劉璋無能。已有心見劉皇叔

久矣。此心相同。又何疑焉。少傾。孟達至。達字子慶。與法正同鄉。達入見正。與

松密語。達曰。吾已知二公之意。將欲獻益州耶。松曰。是欲如此。兄試猜之。合

獻與誰。達曰。非劉玄德不可。三人撫掌大笑。

做買賣詞。又合着野計了。

法正謂松曰。兄明日見

劉璋。當若何。松曰。吾薦二公爲使。可往荊州。

不用法正二人請。却用張松薦之。

二人應允。次日張松

見劉璋。璋問幹事若何。松曰。操乃漢賊。欲篡天下。不可爲言。彼已有取川之

心。

先將取川縣他。

璋曰。似此如之。奈何。松曰。松有一謀。使張魯曹操必不敢輕犯西川。

不即及何計待他自問。璋曰。何計。松曰。荊州劉皇叔與主公同宗。仁慈寬厚。有長者風。亦

糜兵之後。操聞之。而膽裂。何況張魯乎。主公何不遣使結好。使爲

拒曹操張魯矣。

不須玄德自來。却是劉璋去請。亦可謂善於賣國矣。

璋曰。吾亦有此心久矣。

正孟達不可往也。璋卽召二人入。修書一封。令注

達領精兵五千迎玄德入川爲援。正商議間，一人自外突入，汗流滿面，大叫

曰：「主公若聽張松之言，則四十一州郡已屬他人矣。」松大驚，視其人乃西閬

中巴人，姓黃名權，字公衡，現爲劉璋府下主簿。

黃權後亦從劉璋而此時則忠於劉璋

璋問曰：「玄德與

我同宗，吾故結之爲援，汝何出此言？」權曰：「某素知劉備寬以待人，柔能克剛，

英雄莫敵，遠得人心，近得民望，兼有諸葛亮、龐統之智謀，關、張、趙、雲、黃、忠、魏

延爲羽翼，若召到蜀中，以部曲待之，劉備安肯伏低做小？」與郭嘉之度劉表見語相同若以客

禮待之，又一國不容二主，今聽臣言，則西蜀有泰山之安，不聽臣言，則主公

有累卵之危矣。張松昨從荊州過，必與玄德同謀，其言可先斬張松後絕劉備

則西川萬幸也。璋曰：「曹操張魯到來，何以拒之？」權曰：「不如閉境絕塞，深溝高

壘，以待時清。」璋曰：「賊兵犯界，有燃眉之急，若待時清，則是慢計也。」遂不從其

言，遣法正行。又一人阻曰：「不可，不可。」璋視之，乃帳前從事官王累也。說魏就拒其相而狀武備絕

之劉璋欲拒玄德而黃權王累諫之，前後正相相如累頓首言曰：「主公今聽張松之說，自取其禍。」璋曰：「不然，吾結好

劉玄德，實欲拒張魯也。」累曰：「張魯犯界，乃解疥之疾，劉備入川，乃心腹之大

患。况劉備世之梟雄，先事曹操，便思謀害，後從孫權，便奪荊州，心術如此，安

可同處乎。今若召來西川休矣。

王業之可更切於黃權故其後黃權不死而王業殆死

璋叱曰：再休亂道。玄德是我

同宗，他安肯奪我基業？便教扶二人出遂命。法正便行法正離益州，巡往荊州來見玄德，參拜已畢，呈上書信。玄德拆封視之，書曰：

族弟劉璋再拜致書於玄德宗兄將軍麾下。久伏電天，蜀道崎嶇，未及齋貢，甚切惶愧。璋聞吉凶相救，患難相扶，朋友尚然，况宗族乎？今張魯在北，且夕興兵，侵犯璋界，甚不自安。專人謹奉尺書，上乞鈞聽，倘念同宗之情，全手足之義，即日興師剿滅狂寇，永爲唇齒，自有重酬。

即以四川之

書不盡言，崑

候車騎。

玄德看畢大喜，設宴相待。法正酒過數巡，玄德屏退左右，密謂正曰：久仰孝直英名，張別駕多談盛德，今獲聽教，甚慰平生。

前張松初來再三推託今日却念於自說前後急變化不同

法正謝曰：蜀

中小吏何足道哉。蓋聞馬逢伯樂而嘶，人遇知己而死。張別駕昔日之言，將軍復有意乎？

只消將張松語一題不必更說自家話

玄德曰：備一身寄客，未嘗不傷感而嘆息。常思鷓鴣

尚存一枝，狡兔猶藏三窟，何況人乎？蜀中豐餘之地，非不欲取，奈劉季玉係備同宗，不忍相圖。

既言欲得西川却又假意推託

法正曰：益州天府之國，非治亂之主，不可居也。

今劉季玉不能用賢。此業不久必屬他人。今日自付與將軍，可不錯失。豈不聞遂兔先得之說乎？將軍欲取某當效死。

初得關是今又得一死

玄德拱手謝曰：尚容商議。

當日席散，孔明親送法正歸館舍。玄德獨坐沉吟。龐統進曰：事當決而不決者，愚人也。主公高明，何多疑耶？玄德問曰：以公之意，當復何如？統曰：荊州東有孫權，北有曹操，難以得志。益州戶口百萬，土廣財富，可資大業。今幸張松法正爲內助，此天賜也。何必疑哉？

知苞森大以吳魏總之語

玄德曰：今與吾水火相敵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誦，吾以忠。每與操相反，事乃可成。

不款取劉

表正是此意

若以小利而失信義於天下，吾不爲也。龐統笑曰：主公之言雖合天理，

奈離亂之時，用兵爭強，固非一道。若拘執常理，寸步不可行矣。宜從權變，且兼弱攻昧，逆取順守，湯武之道也。若事定之後，報之以義，封爲大國，何負於信？

此後說封以大國後乃欲聯殺之於涪城何耶

今日不取，終被他人取耳。主公幸熟思焉。玄德乃恍然曰：金

石之言當銘肺腑。於是遂請孔明同議起兵西行。孔明曰：荊州重地，必須分兵守之。玄德曰：吾與龐士元、黃忠、魏延前往西川，軍師可與關雲長、張翼、德

趙子龍守荊州。孔明應允。

取川之謀惟龐統力勸救川之事又惟龐統任之耳

於是孔明總守荊州，關公拒襄陽。

要路當青泥隘口。張飛領四郡巡江。趙雲屯江陵鎮公安。玄德令黃忠爲前部。魏延爲後軍。玄德自與劉封關平在中軍。龐統爲軍師。馬步兵五萬。起程西行。臨行時。忽廖化引一軍來降。二十七回中所伏之人於此處始來玄德便教廖化輔佐雲長。以拒曹操。是年冬月。引兵望西川進發。行不數程。孟達接着拜見。玄德說劉益州領兵五千遠來迎接。玄德使人入益州先報劉璋。璋便發書報告沿途州郡。供給錢糧。璋欲自出涪城親接玄德。卽下令準備車乘帳幔旌旗鎧甲。務要鮮明。主簿黃權入諫曰。主公此去必被劉備所害。某食祿多年。不忍主公中他人奸計。望三思之。既於遣使時諫之。又於出迎時諫之。張松曰。黃權此言。疎間宗族之義。滋長寇盜之威。實無益於主公。璋乃叱權曰。吾意已決。汝何逆吾權。叩首流血。近前口銜璋衣而諫。璋大怒。扯衣而起。權不放。頓落門牙兩箇。黃權之詞。落黃權之心。盡矣。璋喝左右推出黃權。權大哭而歸。璋欲行一人叫曰。主公不納黃公衡忠言。乃欲自就死地耶。伏於階前而諫。璋視之。乃建寧愈元人也。姓李名恢。叩首諫曰。竊聞君有諫臣。父有諫子。黃公衡忠義之言。必當聽從。若容劉備入川。是猶迎虎於門也。李恢後來亦事玄德。然此時則忠於劉璋。璋曰。玄德是吾宗兄。安肯害吾。再言者必斬。叱左右推出李

恢張松曰。今蜀中文官各顧妻子。不復爲主公效力。諸將恃功驕傲。各有外意。不得劉皇叔則敵攻於外。民攻於內。必敗之道也。臨是賣國之人。反說別人不忠。璋曰。公所謀深於吾。有益。次日。上馬出榆橋門。人報從事王累自用繩索倒弔於城門之上。一手執諫章。一手仗劍。口稱如諫不從。自割斷其繩索。撞死於此。知此諫法。從來未有。

劉璋教取所執諫章觀之。其略曰。

益州從事臣王累泣血稽首。竊聞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昔楚懷王不聽屈原之言。會盟於武關。爲秦所困。今主公輕離大郡。欲迎劉備於涪城。恐有去路。而無回路矣。倘能斬張松於市。絕劉備之約。則蜀中老幼幸甚。主公之基業亦幸甚。

劉璋觀畢。大怒曰。吾與仁人相會。如親芝蘭。汝何數侮於吾耶。王累大叫一聲。自割斷其索。撞死於地。黃權李恢之義同於王累而王累之忠則過於此二人。後人有詩嘆曰。

倒挂城門捧諫章。拚將一死報劉璋。黃權折齒終降備。矢節何如王累剛。劉璋將三萬人馬往涪城來。後軍裝載資糧錢帛一千餘輛。來接玄德。却說玄德前軍已到墊涪。所到之處。一者是西川供給。二者是玄德號令嚴明。如

有妄取百姓一物者斬於是所到之處秋毫無犯百姓扶老攜幼滿路瞻觀焚香禮拜玄德皆用好言安慰

初來使收拾人心極妙

却說法正密謂龐統曰近張松有密

書到此言於涪城相會劉璋便可圖之機會切不可失

張松之計太狠

統曰此意且勿

言待二劉相見乘便圖之若預走洩於中有變

龐統直欲并隔過玄德

法正乃秘而不言涪

城離成都三百六十里璋已到使人迎接玄德兩軍皆屯於涪江之上玄德

入城與劉璋相見各敘兄弟之情禮畢揮淚訴告衷情

切見劉表未嘗揮淚今見劉璋而揮淚者以璋欲取西川故有所不忍而垂淚也

飲宴畢各回寨中安歇璋謂衆官曰可笑黃權王累等輩不知宗兄之心妄

相猜疑吾今日見之真仁義之人也吾得他爲外援又何慮曹操張魯耶非

張松則失之矣

且備謝須仔細

乃脫所穿綠袍並黃金五百兩令人往成都賜於張松

人言劉璋聞即此便知其間

時部下將佐劉瓚冷苞張任鄧賢等一班文武官曰主公且休歡喜

孫來此四人皆死於戰可謂璋之忠臣

璋笑曰汝等皆多慮吾兄

豈有二心哉衆皆嗟嘆而退却說玄德歸到寨中龐統入見曰主公今日席

上見劉季玉動靜乎玄德曰季玉真誠實人也統曰季玉雖善其臣劉瓚張

任等皆有不平之色其間凶吉未可保也

劉璋無應可尋以手下人爲政

以統之計莫若來日設宴

請季玉赴席於衣壁中埋伏刀斧手一百人。主公擲杯爲號，就筵上殺之一擁入成都，刀不出鞘，弓不上弦，可坐而定也。勅殺劉璋孔明必不出此言玄德曰：季玉是吾同宗，誠心待吾。二句是實更兼吾初到蜀，中恩心未立。二句是下句若行此事，上天不容，下民亦怨。公此謀雖霸者亦不爲也。不曰王者不爲曰霸者亦不爲拒統之甚統曰：此非統之謀，是法孝直得張松密書言事不宜遲，只在早晚當圖之。言未已，法正入見曰：某等非爲自己，乃順天命也。玄德曰：劉季玉與吾同宗，不忍取之。正曰：明公差矣。若不如此，張魯與蜀有殺母之讎，必來攻取。明公遠涉山川，馳驅上馬，既到此地，進則有功，退則無益。若執狐疑之心，遷延日久，大爲失計。且恐機謀一洩，反爲他人所算。廟統只言取之之法正知言不取之害與進一層不如乘此天與人歸之時，出其不意，早立基業，實爲上策。龐統亦再三相勸，正是

人主幾番存厚道，才臣一意進權謀。

未知玄德心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